



愛 儷 兒

法 國 莫 洛 懷 著  
李 惟 建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新 文 藝 叢 書

愛 麗 兒

法國 Andre Maurois 著  
李 惟 建 譯

1 9 3 1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二十年四月發行  
民國廿九年四月再版



新文藝叢書  
愛儷兒 (全一册)



實價國幣九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譯者 李惟建  
主編者 徐志摩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 愛儷兒目錄

第一章	濟德的方法	一
第二章	家庭	一〇
第三章	至友	一九
第四章	附近的松樹	二六
第五章	開除	三五
第六章	父怒	四三
第七章	女學堂	五三
第八章	這專制的鐵鍊	六四
第九章	一對很年輕夫婦	七二
第十章	荷格	八一

第十一章	荷格（續）	九二
第十二章	初次與中年人相遇	九八
第十三章	胰泡	一一一
第十四章	尊敬的朋友	一二一
第十五章	黑琴籟女士	一二九
第十六章	哈淚葉	一三七
第十七章	比較	一四八
第十八章	第二次戀愛	一六一
第十九章	六週的遊歷	一七三
第二十章	流落者	一七九
第二十一章	哥德文	一九二
第二十二章	唐裘安被征服	二〇〇

第二十三章	愛儷兒和唐裘安	二〇九
第二十四章	愛園裏的墳墓	二二四
第二十五章	遊戲規則	二三四
第二十六章	「大理石與泥土的女王」	二四七
第二十七章	羅馬瑩地	二六一
第二十八章	破壞婚姻制度	二六九
第二十九章	武士的從僕	二八四
第三十章	一封毀謗的信	二九一
第三十一章	拜輪爵士的緘默	二九四
第三十二章	迷蘭達	三〇三
第三十三章	門徒	三一四
第三十四章	撒謨爾第十三段第二十三節	三二三

第三十五章

躲藏

.....三三一

第三十六章

愛儷兒被釋放

.....三四一

第三十七章

餘波

.....三五三

# 愛儷兒

## 第一章 濟德的方法

一千八百零九年喬治第三委任濟德博士爲猗頓的校長。濟德是一位短小，可畏的人；他認鞭笞的房舍爲達到完全道德的路程上必經的驛站。他在他的講訓中說過：『聽着，孩子們，存心要純潔！要不然，我便要鞭撻使你們純潔的！』

州郡中的紳士和有錢的商人，把他們的子弟交給這位博士管理，也並不因這樣一種威駭的教育方法而不高興；他們也不能輕視這位博士，因爲差不多國中一半的官吏、僧徒，和將軍都受過他的鞭訓的。當時最嚴厲的教法爲一般上等人士所贊成。最近法國革命能影



響到有政權階級，證明了自由主義的危險。官方的英國，那是神聖聯盟國的靈魂，認定了對拿破崙決鬥，就是向穿着帝王袍服的自由主義宣戰。因此英國須要她的官立學校替她訓練出一班巧舌的僞君子。

爲要剷除猗頓少年貴族腦筋裏可能的傾向共和的熱心，學校裏的課程的組織是根據於因循舊例不鄭重的辦法。在五年內，學生讀荷馬（一）兩遍，差不多全部的浮吉爾（二）和編選過的荷累士（三）；他以寫些勉強對付的關於威林頓（四）與耐爾遜（五）的拉丁短詩。當時引用拉丁語句的風氣是非常盛行，所以畢提\*在衆議院中引用依已得詩句頓住了的時候，全體的議員，不分新派與舊派，都站立起來，異口同聲的替他接續那句才說一半的引語。這當然是文化教育一致的一個好例。科學，因爲是選科，自然是不注重的，跳舞却是必修科。關於宗教的問題，濟德認懷疑爲一種犯罪，否則也就不值一談。他怕神秘主義比

怕冷淡還厲害，他許在教堂中大笑，對於禮拜日也不很注意。

在這地方，要使讀者明白這位有名的青年訓育家的——或者出於不自覺的——麥基雅弗利式的政治手腕，我們可以注意他並不以對他說誑爲有過：『這是種尊敬的表示』他說。

野蠻的風氣在學生中間也很盛行。小孩們是大孩們的『苦力』。他們爲他們的主人理床褥，早上由外邊汲水盛進來，刷衣服，擦鞋子，若是不服從，那便有相當的處罰。一個孩子寫信回家，還不是訴苦，祇是描寫他自己的生括，說：『我是諾兒的苦力。他用馬鞭逼我跳，我跳不過的溪溝，我畏縮了，他便拿鐵馬鞋踢我，自然我的腿出血了，我的『希臘詩人』也扯爛了，我的新衣也撕破了。』

光榮的『自衛的藝術』是被尊敬的。有一次一陣猛鬥之後，一個孩子躺在地板上死了，濟德看見死屍，不過輕輕的說了一聲：『這自然

是可惜的，但我總願猗頓的孩子有膽氣，喫一拳就得還一腿才是。」

這種學制真正的但是深隱的目的，是在養成青一色的『不屈撓之士』。舉動方面，你盡可自由獨立，但是在思想，服式，語言方面，你若有特異的地方，那便是最大的罪案。要是對於種種學理或書籍洩漏最細小一屑的興趣，那就是一種可恨的飾僞，非得連根剷除不可。

這樣生活，在英國大多數兒童看來是很對的，他們以實行英王所建設的像猗頓這樣學校的校風爲可傲；並且這學校又爲歷代的國王所保護，又是王宮的緊鄰，這自然使他們忘憂而快意。

祇有少數感覺靈敏的感受痛苦，而且受苦的時候很久。

例如年輕的貝洗比其雪梨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蘇舍克斯一個有錢地主之子，是男爵比其雪梨之孫。他處這樣的境況，很不能安適下去。這孩子是特別的漂亮：碧目閃光，黑髮起波，皮膚柔細。他在班中很

特別的顯露出一種良心道德方面的銳感，同時他有一種非常的不服輸敢於發難的精神。

當他初到校時，第六班的班長們看他細弱帶女性的神氣，都以為很容易威駭倒他；但他們不久便察覺這是不易的。一個顛撲不破的意志，不過缺乏實行的相當體力，預定他將來的反叛。當他是和平時，他的眼睛像做夢似的，但當熱情或怨憤時，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可稱為豪野的光；他的聲音，平時莊嚴而甜蜜，也變為急燥而峻峭。

他的酷愛書籍，他的藐視遊戲，他的在空中飄浮的長髮，他的在處女似的喉上張開的領圈，一切關於他的事物，都引起那在猗頰小小世界中負有維持他們自傲的凶殘風氣的人的厭惡。

但雪梨剛入校時，就視奴隸風氣為有傷人的尊嚴，曾經抗拒過他的主人的命令，因此被認為法外之人。

人都叫他『瘋雪梨』。促狹鬼裏而最凶的幾個非得壓服他，但他們還得放棄單人決鬥，因為雪梨一動手就發毒，怎麼也不認輸。他一面抓，一面張開手來打他的敵人，真似女孩一般。

組織了的『雪梨戲』成了最快意的娛樂。有些兒童發現這怪孩子在河旁唸詩，就立刻叫出『看哪！』雪梨的髮在風裏流盪，便即刻逃過草地，穿過學校的房舍，和猗頰的街衢。最後，如鹿困在海灣，他便發洩出長而刺人的驚喊。他的對頭就來拿泥球把他一釘一在牆上。

一個喊聲叫『雪梨！』第二個叫聲『雪梨！』續了下去。這些古牆也充滿了各種音調的『雪梨！』的嘶喊的回音。一個諛媚的奴隸便抓雪梨的短衫，又一個便捏着他，第三個便踢開他緊挾在臂膀下的書本。於是每根指頭都指着他，而同時新的喊聲『雪梨！』『雪梨！』『雪梨！』終於撩亂了他的神經。

這班擾亂者等待的時機到了——一陣瘋怒的暴喊，雪梨的雙眼閃出光來，他的兩腮轉成白色，全身顫抖戰慄。

他們常常得着同樣的結果，也覺得無味，也就回到他們的遊戲去了。

雪梨拾起了塗滿了泥的書，沉默的緣着太姆氏河的草地漫走着，躺臥在日光照着的草上，注視着河水的流逝。流逝的水如音樂一般，使人從難受轉成憂鬱，但是水和音樂用它們平順不息的流漾，使他的靈魂龍往到遺忘與和平之鄉去。文色和猗頓高大的樓，在這少年叛逆者看來是象徵一種仇恨的不變的世界，但是那反映戰顫在水裏的柳影，用一種細弱纖綿的力量安慰了他了。

他回到他的書籍，讀狄德洛，(六)服爾德，(七)和朶爾巴黑，(八)的哲學。他的先生們最恨這些法國著作家，而他却偏偏愛他們，這好像是

種值得他的勇氣的挑戰。一部英國書總括他們一路的思想。那就是哥德文的『政治的正誼』他最愛讀這部書。

哥德文使一切東西顯得簡單。倘如人人都讀他的書，那末這世界也會得着純樸的幸福的境界；倘如他們都聽着理性的聲音，那就是哥德文的，那末一天兩小時的工作，便可滿足他們的需要了。自由戀愛也得代替了那種癡愚結婚的禮法，哲學也會驅逐了迷信的危險。

不幸，『偏見』還把人們緊鎖在真理之外。

雪梨關上了他的書，長躺在日光照着，花朵綴着的草上，深思人類的厄運。在他的後面，從學校建築裏發出來無意思的，混淆的低語，遍滿了這清秀水木的景緻，但是全無有嘲笑的眼來窺探他。這孩子迸出淚了，兩手緊捏着，發出這誓來：『若是我有這力量，我便發誓的要正誼，明哲，自由。我誓不與自私和有權的人爲伍，我決不能容忍他們。終生獻致

於美之崇拜。』

若是齊德博士親自聽得這宗教性熱烈的迸發，這在任何一個有規則的學校都不能容許，他一定按着他的老手段對付了他了。

(第一章註)

(一) 荷馬 Homer 希臘古詩人。相傳著 *Qiad* 及 *Odyssey* 兩長史詩，均述 Trojan War 的故事，為後代史詩之祖。

(二) 浮吉爾 Virgil (70 B. C. — 19 B. C.) 羅馬最大史詩家，著有 *Aeneid*。

(三) 荷累士 Horace 羅馬的抒情詩人。

(四) 威林頓 Wellington 英國陸軍名將。

(五) 耐爾遜 Nelson 英國海軍名將。

(六) 狄德洛 Diderot 法國十八世紀哲人，同時也寫過劇本



小說。他編彙百科全書，此書包羅萬象，尤注重科學方面與民治主義。

(七) 服爾德 Voltaire 法國十八世紀大思想家，多所發明。

(八) 朶爾巴黑 d' Holbach (1723——1789) 法國哲學家兼文人，原爲德人。

\* 畢提 Pitt 英王喬治第三時大政治家，二十四歲便當了國務總理。

## 第二章 家庭

放假的日子，這頑強的奴隸，便變爲承嗣獨一的王爺了。他的父親牧士雪梨是蘇舍克斯地方的田地的地主；一個精好，低矮，白色，房舍，爲公園和野林圍繞着，在那裏雪梨遇着他的四位美麗的姊妹，和三歲

大的小兄弟，他教了他說『魔鬼！』來駭他的虔誠而美麗的表妹哈戾葉格洛夫；人說她是像他。

一家之主男爵比其雪梨，住在村裏。他是英國舊學校裏的一位紳士，自誇有公爵之富，而生活却似偷竊一般。他的身段有六尺高，面龐威嚴而漂亮，性情很堅決，心是藐視外界一切的。不像家裏其餘的人，他們都有光明的碧睛，他的眼却是櫻色的。

他曾耗費八萬磅來建築一所宮闕，後來因費用太大，也就中止了。因此他祇雇了一個男僕。他在村裏的酒房消過日子。他的服裝像農夫，和往來行客談講政治。他有種美國式粗暴的談諧，往往驚駭了一般良善的英國兒童。他曾經使他的兩個女兒在家中不快樂，後來她們都私逃了；他便說這是不給嫁奩與他女兒的主因。

他唯一的志願是在積蓄大的地產，不改動的遺傳給無窮的子裔。

因此，他不管旁的兒孫，以大部分的財產遺留給雪梨。他看待他的孫子是他尚未達到雄心的必須的撐持者。對他也有些愛護。但他的兒子提牧士雪梨因言辭高傲，他對他只一概的輕視。

提牧士雪梨是國會的議員。和他父親一樣，身材也高大，美麗，莊嚴。他比他父親聰明，但意志力却不如他。他的父親頗能惹人注意；大都自私與高傲的人都是如此。提牧士有良好的意思，但是不能實行。因為他目不識丁，所以他極力的羨慕智慧。他假學時髦的偽敬宗教，對於新思想忍耐的服從，一種虛誇的哲學。他對於政治和宗教的意見自稱爲自由的；但是也很小心的不敢誹謗他的同夥。他對於愛爾蘭舊教徒的解放很高興的說，『這是諾爾弗公爵的同志。』他隨時可以流淚的，倘如一朝人們忤逆了他的虛榮心，他便大發起脾氣來。平時，他偽裝謙恭禮讓的樣子，但是也想把拳頭握緊。關於小事他做得很漂亮慷慨，如其是

大事，他便露出本來的粗鹵的面目來了。不干犯他便罷，倘若犯了他，那就不得了，他是很相當的來考驗沒經驗的批評者的性情的，他這種愚呆的行爲，後來很弄得雪梨入於智慧的孤單。至於雪梨的母親，她是州中最美麗的女子，喜歡人當個戰士和紳士，很嘲諷的看見他的長子不帶枝槍而挾了書本向林間去。

雖然如此，雪梨在他的姐妹眼中便是一超人。自從他由猗頓回來時，屋裏就充滿了熱烈的客人，公園裏也如『盛夏夜夢』似的，遍盈了混雜的低語。這些小女孩們常在一種不斷的，但是合諧的恐怖中。雪梨喜歡「神化」日常生活的物件。古牆上沒有一洞穴他未拿棍來探視洞裏的幽路的。在最高層樓上，他尋出間鎖了的屋。他說，那裏住個長鬚的煉汞術士，名字叫着可怕的壳里尼亞。阿格雷怕。高樓上如有點響聲，那便是壳里尼亞打倒了他的燈盞。一禮拜之內，雪梨全家都

在園裏爲壳里尼亞掘成一間避暑室。

這孩子歸家時，別的怪物也再醒了。池裏有隻「大龜」還有條可怕的老長蛇，曾經實在的常常來拜訪過叢林，後來便拿給家裏的園丁用鐮刀弄死了。「這園丁小女孩們，這園丁，同你們和我一樣，有人類的面貌，他實在就是一時間父」自己，使一切古怪的奇物死滅。」

因爲說這樣話的人，自己也不很信他在創作，所以使這樣的話有這樣的誘人動人。女巫和鬼魔的故事，煩擾他靈敏的童心。但是他越怕鬼魔，他越要找他們。就是在倚頓時，他曾在地上畫一個圈，在碟裏點燃些酒精，綠的火焰將他包着，他便祈禱：「空中，火中的鬼魔們……」「你在地上做些什麼呀，雪梨？」他的莊嚴的先生伯塞爾有天打岔了他說。「唉先生，我在招喚鬼怪……」在鄉間「黑暗之主」有時也被尖利的童聲叫來過。有時小孩們都歡天喜地，因爲雪梨命他們都穿着衣

服，打扮像鬼魔似的。

雪梨對於科學毫無興趣，但也喜歡關於浪漫的方面。帶着新發明的機器，他來驚駭那些可愛的小女孩們。但是無論何時，其中最小的女孩愛倫祇要一看他拿着個瓶子和塊電綫，她便哭起來。

但是他最親愛最忠誠的信徒，是他最長的姊依麗沙伯和他的可愛的表妹哈淚葉格各夫。這三個孩子，因為感官初在萌發，大家都熱烈的愛真理，所以時常在一塊。凡是本性初發動時，常能給思想以特別的魔力。雪梨領着他的美麗的學生往教堂裏的塚地去那裏他覺得死者的神祕的住處顯露出一種詩意。他的父親也不會來管他，他便在古禮堂倒影之下，他的兩個學生之間，坐在頹敗的墳上，兩臂抱着她們的細腰，開始雄辯的討論天上地下的一切，同時可愛的眼睛把他的每個字都斲盡下去。

他對於世界的意思是很簡單。一方面是罪惡：國君，僧徒，富人，他方面是道德：哲士，不幸者，窮人。一方面有宗教來虐人，他方面有哥德文和他的政治的正誼。但是他更時常對她們談戀愛。

『人類的法律想來限制我們自然的感情。怎樣的荒謬！當眼看見可愛的人兒，心裏便沸騰了。人那能够叫自己愛？或是不愛？但是愛的要素是自由，不然，也會枯萎凋零。愛，絕不能與服從，嫉忌，畏縮同時存在；它須的是完全的信任和絕端的自由，結婚是種監牢……』

婚姻加了懷疑的思想，便成爲一種機詐；這是未婚的女子不能很懂的。形而上學的邪怪的思想有時也可以使她們高興但是婚姻方面的怪思想她們總不同意的。

『縛束』哈淚葉說『無疑……但是縛束如果輕時，那有甚要緊？』

『如果縛束輕，那便無用了。誰去桎梏一個甘願當獄犯的人？』  
『但是宗教……』

雪梨請了朵爾巴黑來幫助哥德文。『如果上帝公平，我們如何能信他將懲責他命定爲弱者呢？如果他是全能全威，那如何能干犯他，或抵抗他？如果他講理，爲甚麼他對那些不幸者要發怒，那些不幸者他偏偏又給他們以不講道理的自由？』

『風俗……』

『在我們稱爲十九世紀的這短促的永久的時間內，風俗與我們有何關係？』

依麗沙伯贊成雪梨了。這樣一個半神半人的少年，有閃光的眼睛，領圈在柔美的頸上張着，頭髮似絲般的美，哈淚葉那能反抗？

她太息了；轉過話頭，『我們再講我們的利什促塞罷』她提議。



這是他們三人正同寫的一本小說。說的是一個盜魁，一個高傲的暴君，和一個『美麗純潔俱全的女英雄。』

他們談利什促塞很快活的過了多時。天發黑了。依麗沙伯讓這對無辜的愛人獨自在黑暗中。

雪梨和哈淚葉手挽手的經過草場上起的白霧，遨遊的歸了家。微風搖撼着樹梢上的葉，掃過月兒的臉。葵花閉了蒼白色的花杯，垂着牠們的頭。夜色的沉愁使雪梨想起他不久便要回到抑鬱無味的猗頓房舍。但是覺得他的表妹的熱誠的可愛——當他接觸她時，她就覺得戰慄起來——他便感覺他的生命注滿了工作和奮鬥的新勇氣。

(第二章註)

(一) 盛夏夜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 莎士比亞著，愛情充盈，情節幽美，其中歌唱及低語甚多。

### 第三章 至友

一千八百十年十月，提牧士雪梨帶着他的兒子到牛津大學去，這位議員是在最高興的時候。

他不願住旅舍，因此在他的舊屋裏住下——『鉛馬。』那裏他遇着他從前的地主之子。提牧士雪梨曾入過大學書店的股，但是過了多年，毫無成就。這樣的禮節很合英國人的脾胃；尤其是驕傲如提牧士雪梨者。所以他立刻領他的兒子到賣書人司拉特面前，說他可以無限的購買書籍雜誌。

『我這兒子，』他指着立在他旁邊的毫髮的少年說，『他有文學的興趣，司拉特君。』他已是一部小說的著者（那就是有名的刹什促塞）。如果他再想印行，那就請你許他罷。』

雪梨喜歡大學的生活。可以在他自己的房裏任意作事；可以任意的聽或不聽講；任意讀他願讀的功課，任意的唸書，寫作，或散步；這是種自由思想的哲士和隱士的合併的生活。就這樣他夢想着度他的一生。那晚上他覺出旁處坐着位少年，同他一樣的是大學新生。這少年說了他的名字『極弗生荷格』後，也便回到牛津學校高傲的常態了。但是，飯用一半時，這倆少年再不能不發言了，開始談他們的功課。

『如今最高的文學要算德國的了』雪梨說。

荷格微笑的說德國文學的缺乏自然性，浪漫的書太多，使他厭倦

……

『近代那國的文學你可以拿來給他們比呢？』

荷格說了意大利的文學。

這引起了雪梨的熱情，他就論個不休，直到飯廳中的僕人要來拭

掉時，他們才覺出只剩他們二人了。

『你願到我房裏來嗎？』荷格說：『那裏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雪梨不躊躇的答應了；但是在路上時他失了討論德國文學的線索，熱心也減了。當荷格點燭時，這客人鎮定的說他自己對於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文學一點也不懂，那敢來討論，不過只是閑談罷了。

荷格微笑的說他自己更絲毫不懂，跟着拿出一個瓶子，幾個玻璃杯，同些餅乾在桌上。

『還有，』雪梨正式的說，『一切的文學都是無用。學古今的語言有甚用處？不過是學些字句和物件的名稱罷了。假如探尋物體的本身，那是如何的高明呀！』

『物體的本身？』荷格說：『可是怎樣去做呢？』

## 『比如，從化學』

雪梨比對德意志文學更有興趣的熱烈的討論化學分析，物理學上的新發明，和電氣方面。

尚格覺得這些題目沒味，便細細研究他的新友的容貌。他的衣服是很貴，也很時髦，但是不整齊，也未曾刷過。他的身段細長而纖柔；雖然高，但看起來沒有實在的高。他的肩是圓的；因為性情熱烈，時常把頭傾向前面。他的舉止秀雅而暴烈，皮膚紅而白，如處女似的。他的髮濃長而椶黑。他的形狀露出種熱情，火燄，和超常的智慧。道德方面所表示的高超並不弱於智慧的顯露，因為他有一種溫柔，和靄和富羅綸絲（二）大畫師所畫聖像的一種特別的宗教的欽仰。

鐘敲了，雪梨還在談話，他猝然的叫出來『我的礦物學班！』便逃下樓去了。

荷格約過次晨去訪他的。他看見雪梨正和一僕人猛烈的在爭執，因爲那僕人要清整他的房間。

書啦，靴啦，紙啦，手槍啦，麻布啦，火藥啦，玻璃瓶啦，碟子啦，滿佈在地板上。一副電機，一個抽氣筒，一座日光的顯微鏡，在亂七八糟的東西裏特別的露出來。雪梨搬動機柄，猛烈爆響的火花四散。他立刻加上玻璃脚，他們大鎖也聳立起來了。荷格帶着有趣的容貌，擔心的守着他的朋友的舉動；特別的諦視他的玻璃杯和茶杯。他的主人動身要注茶時，這客人匆匆的從茶杯底倒出一塊七先令的金幣，一部份被硝酸融化。

這兩少年不能一刻分離。每晨他們有長遠的散步：途中雪梨似小孩般的爬河岸，跳溪溝。

當他來到有水的地方，他便放下紙船，他跟着牠們，直到牠們沉淪，

荷格在紙船起程的水畔從順的等着，但是暴怒了。

散步之後，他們回到雪梨的房裏。雪梨費力過多，倦了；便在熊熊的火前在地氈上如貓似的捲縮一團，從六時睡到十時。十時，他忽然的起來，狂猛的揉眼，匆忙的用手指梳頭髮，即刻就討論形而上學的問題，或是背誦詩詞，做得這樣起勁，差不多受着痛苦一般。

十一時他用餐。飯是簡單極了。大都不吃肉，他愛麪包。衣袋裏時常滿了的，他走路一邊讀書，一邊細嚼。途中現出一長綫的麪包屑。其次，他愛葡萄乾和乾梅子，他在雜貨店裏購得。規矩的坐下來食飯，他厭惡極了，總是難吃完了。

飯後，他的心清了，談話也有精彩。他對荷格談起他的表妹哈淚葉，他說他寫了些長信給她，信中用哥德文的哲學加以他自己的愛潮。他又說他的姊依麗沙伯是個反對風俗的健將。他或許狂笑的讀他父親

最近給他的莊嚴的信；或者拿起他愛讀的書——洛克，（二）虛謨，（三）或服爾德——熱誠的加以解釋，

荷格常常問他自己爲什麼這些作者對於他的朋友的宗教和奇秘的性情，能生這樣的影響。他好像忽然從旁邊發現了他讀書之多，知道哲學之富，這似種深谷與巉崖的感亂，一種暈眩定會捉着雪梨；但只是一個簡明的哥德文的道理，能使他免脫形而上學的眩惑，他用晶澄的理論的飄幻去替代繁冗「歷史」的記載，來使自己快愉；但是他歡喜靈魂從虛幻的雲網中研究事實得來的更要和諧的幻境，而不喜真實的世界；因爲這世界不合諧的地方使他畏懼。

校裏的鐘報二下，荷格站起來，不管他的朋友的阻勸，回去睡了。

『怎樣一個異奇的動物！』荷格在回寢室的道上這樣想……『少艾的美貌，未曾離過母側的處女，但有不破的力量……堅忍的魂魄』



革命的思想……』

那實在是值得思索的一種混合雜品。但是極弗生荷格不願有這些使人疲倦的沉思，而他的朋友雪梨常給他一種渴欲入睡鄉的傾向。

(第三章註)

(一) 富羅淪絲 Florence 文藝復興時意大利學術藝術的中心城市。

(二) 洛克 Locke 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主張民治；法國盧梭最受其影響。

(三) 虛謨 Hume 十八世紀英國大歷史家大哲學家，著有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 第四章 附近的松樹

聖誕節前幾天，提牧士雪梨從倫敦某印刷人名師它得兒君者收得一信；信中這印刷人請他注意他的兒子想出版些異常的作品。師它得兒曾收到一部小說名聖愛凡（或若色克盧先）的稿本，書中塞滿了舛謬的思想，所以這印刷人很懷疑的想這樣可敬的提牧士的兒子，不當走到這種危險的路上去。他自以為當警告這少年的父親，尤其是這少年的鬼惡的天才，和他的同伴極弗生荷格君；這荷格雖是北英島上一個好的老王族家裏的子弟，但是品性非常的譎詐，危險。

提牧士答師它得兒說他的兒子的印刷費，他一文不出。這樣一來，便大大增加了這位印刷人的形而上的和教訓的擔憂了。提牧士一面待他兒子的歸家，在田地過聖誕節的第一個禮拜。一面便預備一篇不連貫的熱愛的，暴怒的訓辭；這樣浮誇的言論，他早就會了多年。

辯論一陣，尚未使任何人滿意。但是人都以為父親的言論如果能

改變兒子的意思，那便是爭辯的狂熱的最高處。爭論畢，雪梨立即走了，被家人的愚蠢弄到傷心，心中又塞滿了公理的憤慨，對於那無價值的師它得兒的無意思的行爲，不單告了他，連他唯一的朋友極弗生荷格也告了。那晚上，他挖心的寫了封長信給荷格：

『人人因我可憎的理論都攻擊我，他們目我爲外人……可怕的暴風起了，但我尙似燈塔一般，忻喜的微笑着下面狂浪的無意思的攻擊。我試啟悟我的父親。離奇的言論！一會兒他靜聽我的言論。也承認我們不能與神有何直接的關係。他又承認女巫，鬼怪，無稽的神妖爲不可信。但是我剛要把我們這樣長久同贊的真理來「應用」一切時，他便用猛烈的言論不准我發言。』我信，因爲我信。』

『我母親信我已在入地獄之道上。她猜想我要把我所有的小姐妹們組成一隊神怪的團體。如何的可笑！』

這些事件發生時，平時在放假日最快活的田地也慘淡索然了。雪梨的母親勸她的女兒們少給雪梨交談；這些小姑娘也變羞澀而靜默了。家人因風俗的原故也不得不準備過聖誕節，但是誰都感着無趣；小的娛樂和奇異的遊戲，雖然如往常一樣的安佈好了，但是沒有笑聲與趣味使得聖誕節快樂——在快樂家庭中的那樣快樂。

僅有依麗沙伯還秘密的和雪梨相好，但是哈淚葉就不然了，一天天的更躲避，更冷淡。

哈淚葉從牛津接得的信裏滿了難於實行的言論，早已使她爲難了。信中引些哥德文的話，使她討厭至於墮淚，尤其使她恐怖了。大凡美麗的女性多不喜歡奇異的主張。美麗這樣東西，是秩序和法律的自然的表示，大都是守舊的，牠支持一切宗教，尤其是崇拜禮節；美神永是天帝的實行者。

美麗的哈淚葉把雪梨寫的信給她的母親看，她的母親叫她給她父親看，這位紳士說雪梨的主張可惡。兩家的父母都替這孩子的將來擔憂。哈淚葉應該和一位僻性使人人厭棄的人相好麼？她喜歡的是修飾、舞蹈、和誇獎。她如果同這位連婚姻也看不起的瘋孩子同居，她的生命又將如何呢？但是，究竟，宗教有權利來……

在雪梨未歸家時，這兩個少女已有過熾烈的爭辯。依麗沙伯爲雪梨辯護。哈淚葉那能減少幾家可憐的世間的成就，來同人類中最奇異的人同居而享快樂呢？

「你說你的兄弟是個異人，但是我怎能相信？我們自小就住在鄉下，對於一切毫不知道。我們的雙親就是你的父親，他當了議員，經驗宏富，也不贊成你兄弟的意思。雖然，我們承認他是天才罷。他定會失望的察覺我是如何的卑劣，不如他理想那樣的高超；那末，「我」又有什麼

權利來和他親近呢？我不過是個平凡的少女，和別的女子一樣；他把我太看高了；倘如他察知時，他將怎樣的驚訝！

這樣多的謙辭，已使人想：愛情不能這樣的來論理的。

雪梨回了家，依麗沙伯便把情形告訴他，不久他覺出哈淚葉對他的冷淡，疏遠，恰如依麗沙伯之所言。她也未求雪梨改正他自己；她只求他讓她一人，不要挨近她。她責備他對於一切懷疑的主義。

『但是，真的，哈淚葉』雪梨辯護，『很奇怪，我不能表示我從最合論理學的方法得來的意思。因為我的宗教的意思，怎麼會被他人不視爲兄弟，朋友，或愛人？』

『你怎樣的想隨你罷，』哈淚葉回答，『我一點也不管，但是不許要我同你共同命運。』

那是雪梨初次嘗着女人對他冷淡的滋味，恰像中非洲夜色陡然

而降的一般。

他氣瘋的走了。經過淒涼無葉的樹林，向田地而歸。也不覺得飄散的雪片，他在塚地徘徊多時，那塚地便是愛的癡夢的真像。

次晨二時，他方到家，在他身邊他放好了一支裝彈丸的手槍，和從他化學庫裏拿來的各樣毒藥之後，他才上床去睡了。但是一想到依麗沙伯尋着他死屍時的淒愴，他也不能自殺。

第二天早晨，他寫信給荷格。對於哈淚葉他未資一句，對於他的父親和格洛夫君，他也未報怨隻字。惟有「不能忍耐之神」對於這場悲劇，須負完全責任：

『我的好友，我在此處發誓——如果我食言時，願「無窮」毀滅我——我發誓決不赦宥「不能忍耐」那就是鼓勵我報仇的主因。我終生要同他拼命。「不能忍耐」是社會的大姦賊；他激動偏見使一切

最親愛，最溫柔的根基打動。哦，我如何的想當那報仇者呀！——把鬼魔打成粉碎，拋他進他原居的地獄裏，使他決不再起，因此永遠的建設了宇宙的完全的忍耐。

「我想寫詩來發洩點我這永遠不能滿意的怨感。你將知，你將聽，他怎樣的傷了我。」她「不再是我的了！」她「恨我是個懷疑者，如「她」從前也是的！呵，盲從喲！當我饒了你對我這最終，最酷的慘刑，願上天——若果上天有怒——願上天毀滅我……」

「赦我，我已做了。我怕愛的情感中含有自私，因為我不能一刻的不覺得我的靈魂似在爆發。但我「願」不再覺着。那是自私。我願爲他人覺着，但爲我自己——呵，我怎樣的情願死在奮鬪之中！是的，那是個解放……自殺不對嗎？昨夜我同有彈丸的手槍和一些毒藥睡，但是未曾死。倘若不是爲我的姊姊，爲「你」，我已經同你們長別了。」



在田地還有兩禮拜的假日。不快活的兩禮拜；因為他父母的不高興和他姊妹的窘難。就是依麗沙伯請她的話，哈淚葉總是不來田地的。人們起始秘密的說她和別人已經定婚了。

雪梨想安靜他的靈魂來使別人快樂，所以他決定的以為荷格應同依麗沙伯戀愛——她，荷格從未見過。雪梨送了些依麗沙的著的詩給荷格，詩裏滿了一些好意思——痛恨暴虐，與詩學韻的過錯。

『我們都是兄弟們』依麗沙伯像好學生似的歌着，『我們都是兄弟們，甚至於那些受着殘酷的英人的鞭打的非洲人』……她的詩大都如是。

同樣的，雪梨把荷格的詩給她，雪梨以為是『最美麗的』荷格的詩裏，比雪梨是一株小橡樹，比哈淚葉為一條藤，用她的纏抱把雪梨纏死了。

『你還未說，』雪梨寫着，『這條藤把橡樹纏死後，似在嘲笑她曾致成的禍災，她又把站在不遠的松樹繞着了。』

這附近的松樹就是海列君。他是有錢的地主，信仰又很堅固，天生他專來送他的夫人到州中的跳舞廳去的。

『我永遠失了她！她結婚了！和一塊土結婚！她也會同樣的變為沒有知覺的！一切可愛的才能都將消滅！我們不再說這題目，我的朋友。』他想請荷格來田地；依麗沙伯可以親自批評他的朋友的美的性質。但他的父親記起師它得兒關於某「鬼才」的警告，也就禁止了這番宴會。

## 第五章 開除

大約在這些不快樂的日子後一月，牛津的賣書人夢得和司拉特

兩君——提牧士曾介紹過他們說他的兒子的文學的狂想——看見這少年衝進他們的書店。他的髮飄浮着，汗衣的領圈大張着，臂挾着一大包的小書冊。他願這些書六辨士一冊的出售，要把牠們很引人注目的陳設在書舖的窗內，他怕別的人不能做得好，他便自己來佈置這些書。

這賣書人們高興的，仁和的守着他擺書；這是牛津賣書人對於新生的常態，因為新生有豐裕的錢。他們如果注意諦視，他們也得驚愕。這少年把櫃上窗內盡擺滿了這樣可怖爆裂的書。

書的名稱是「無神主義的必要。」在信神而言語含糊的牛津老城市，這個題目是最引人反對與誹謗的。書是簽着不出名的「吉銳邁司他克立」的名字。倘使這兩位賣書人翻閱這書的內容，他們便得被這假的司克立的蠻悍的理論所驚懾。

『細究一個理論所須的引證之有力與無力，便永是達到真理唯一可靠的徑途，至於對於它的利益要下註釋，那是不必須的。』

用這個膽大的公理，這本小冊起了頭；再用幾何證明的方法，證實了神的不能存在，書的終行是得意的用「全不錯」*quod erat demonstrandum* 三字結束的。

雪梨對於數學毫不知道，這公式對他永遠像是一個魔術家的符咒，可以換出「真理」。雖則他很信宇宙的善之神是一切的創造者與指導者；雖則他承認英國『沙屋亞牧師』(一)的個人宗教；但是『不信神者』這字發音的有力量，使他喜悅。他愛把它擲在「盲從」的臉前。他像個俠客上前爭鬪，再拾起了這個字；他在猗頓時早已被人攻擊過的。在英國民族身體和道德的勇氣方面，他注以智慧的熱血，因此遭了大險和不能免的誹謗。

『無神主義的必要』剛印好才二十分鐘，約翰瓦克牧師（他是新學院的會員。爲人陰險而好事）從書店的窗邊經過，向裏瞧着。

『無神主義的必要！』『無神主義的必要！……又驚異又大怒的這位牧師便跨進書店，大叫着，『夢得君！司拉特君！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先生，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還沒有親自檢察過那小書……』

『無神主義的必要！……就單是書名，也很可以告知你了。』

『實在的，先生。我們現在注意了……』

『現在你們注意了諸君。你們不如立刻的把窗裏的和所有的書，全拿到廚房裏去，都拋在火裏。』

瓦克君自然一點也沒有下這樣命令的權力，不過賣書人知道他祇要一告了大學的當局，那他們的書店便要關門。所以他們諂媚的徵

笑的服從了這位瓦克的話，派了位書記去請少年雪梨君來店裏有幾分鐘的談話。

『我們很對不住你，雪梨君，真的對不住，但是我們也沒法子想。瓦克君一定要這樣；也爲你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自己的利益』雪梨毫不關心。他用刺人的、緊急的聲音對這些焦急的賣書人說，他有思想自由的權利，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告給世人的權利。

『不但如此』他得意的對他們說『更糟糕的，我不僅用我的張網把這未脫乳氣的牛津的小鳥們圈着，我還將無神主義的必要送給每個僧侶，大學裏的監督，每個學校裏的校長，教會委員，和教務長，後面還有我寫的「吉銳邁司他克立」的信函！』

幾天後，荷格室裏立着一個聽差，拿起教務長給雪梨君的信，請他

立刻到教務長那裏去。雪梨到了公共堂，看見教務長和幾位學會會員；那是一小羣有學問的信教者，都是清純有勢力的耶穌教徒。他們老是憎厭雪梨的長髮，服式的怪僻，和他真的對於實驗科學的無興趣。

教務長拿了一本無神主義的必要給他看，問他是否是著者。因為他聲音的粗鹵唐突，又無禮，雪梨竟未答覆。

『你是，或不是，這本小書的著者。』

『你如說是我著的，那就拿出你的證據來。你這樣的問我，既不公平，又非合法。這樣的手續將成爲審訊員的法庭，但非自由國家的自由民族。』

『你願說不是你著的嗎？』

『我不回答。』

『那麼，你被開除了；我要你至遲不過明天早晨離開學校。』

一個封好蓋有學校章印的信函，從一個學員手裏交給雪梨了。其中便是開除的話。

雪梨衝回荷格的房屋，躺在沙發椅上，氣得發抖，重復的說，『開除！……開除！』

這個懲罰是嚴了。使他不能讀書，不能再進任何大學，剝奪了他飽享受過的安寧生活，並且使他遭受他的父親奇僻而不可撲滅的震怒。荷格也同樣的怨憤，因為少年的慷慨，他立刻寫了幾句話給教務長和會員們，說他很憂傷，很異訝的聽見雪梨這樣人應該受這樣待遇。他相信這不是最終的辦法。

這封信交了去。教務長和會員們尙未散。瞬間，聽差帶了『教務長與荷格君的信。請他立刻去。』

問答不久。



『你寫的這個嗎？』

那是他剛寫的信，他承認了。

『這個呢？』把無神主義的小書放在荷格的手裏。

宏辯的，如王黨般的狡猾，荷格指出這個問題的荒謬；並且說雪梨不答這問題而被懲罰的不公平，要緊的是在每人對於他的權利的覺悟……

『那够了，』教務長暴怒的叫起來。『你也該開除！』……他好像要把校裏人人開除的神氣。荷格也得着封好加印的信函。

一下午的工夫，大堂門上帖了一張大的公示。校長和教務長簽名，蓋得有學校的印章，上面公佈湯姆士極弗生荷格和貝洗比其雪梨因不答某某問題，應驅出校外。

(第五章註)

(一) 沙屋亞牧師 *Vicaire Savoyard* 這是盧梭著的愛彌兒教育論裏的一段，一位老牧師對一位少年講他如何不信迷信與宗教，祇信自己內心的指導和良心的教訓，他祇有個人的宗教。

## 第六章 父怒

這兩個流落者的全副行李都搬上了牛津的馬車。雪梨從賣書人的手裏借得二十磅，拿來作在倫敦的用費，同時等着他父親的消息。

他同荷格所找過的房子對他都不合式；或是街道太喧囂，地方太齷齪，女僕太樸素。後來，波蘭街的名稱使地想起了瓦爾梭……想起了「自由」……他一定的以為在那街的無論那間房屋都是值得一個自由的人的選擇的。就是他頭次找得的屋：一張有格的紙，葛藤的葉，蠟

纍的綠的紫的葡萄，對他似乎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了。

『我們將在這兒住下，』他說，『起始再過我們的牛津日子，我們在火爐旁讀書，我們的遨遊，我們的有趣的經驗。在這兒我們將永遠的住下。』

一切都不需要，只是他們父親的許可——雪梨君和荷格君。

得到他的兒子在牛津的消息，提牧士雪梨不知道怎樣的發怒了。對於一個有錢的地主，國會的議員，又是一「和平的公道」裏的人，這自然是件很不如意的發生；尤其是無神主義使他爲難了，因爲他自己是個自由黨人，在政治方面這樣維新的思想，使他難於措手。

他坐下寫封莊嚴的信給荷格的父親，慘訴：『我的兒子和你的兒子在牛津同遭的不幸的事，』並且逼勸他最快的叫他的『少年回家。

『至於我呢，』他再說，『我要叫我的兒子讀怕立（一）所著的自然神學：那是頂有益的。我將同他一同讀。』

他又寫封信給他自己的『少年』，言辭很硬：『雖然我當父親的人對於你所遭的厄運表同情——那是你的犯罪的思想與不正當的行爲自討得的——但你須知道我自己也有照着我自己的性格所當做的責任，這是一樣的對你的兄弟和姐妹們的。尤其是因爲我是個基督徒，我便不得不對你有堅決的態度與行爲。』

『你若還須我的幫助——我是保護——你便得服從下面：

『第一。立刻回到田地來，在長時間內不許同荷格君來往。

『第二。你須服從一位先生的啓悟，指導：這位先生我將爲你尋找。』

上面的條件如果不能遵照實行，那末提牧士便要棄了他的兒子

遭受如像上面一類的兇殘的意想的憂愁。

雪梨簡單的答覆！

我親愛的父親，你賜我以尊榮，要聽我的決心拿來當作你以後對於我的舉動的判斷。雖然我很悲慟的傷了你的「對於自己性格的責任心，對於家庭的責任心，和你的基督徒的感情，」但我覺得這是我的應當：完全不贊從你信中的提議。我知道如何的反抗將有如何的報果。深謝你的仁愛。

『我還是你的親愛盡責的兒子。貝洗比其雪梨。』

這種外交的主要的困難是在這父親最怕父子之間一旦有決裂，因此使教訓的實行艱難。他的『條件』既被堅定的拒絕，提牧士便不知所措了。

喝了瓶陳古的烈酒，他便相信：究竟不是個壞人。他決定到城裏去一趨請這兩個犯人在磨坊旅館喫飯，那裏有好的酒。

『究竟，』當他等待這兩少年時這樣的對他自己講，『一個人應當拿好的性情來待遇年輕人，不特這樣，還要——看來好像可笑——和他們討論商量一切……思想成熟的人，應當一點不辣手的勝過一個十八歲的哲學家，並且一切的大不幸的事只須適當其時的用一個智慧的字來免掉……我不要忘了貝洗是我的嗣子，他將續下這個稱號：他須得引回到家欄裏去。』

他一面準備着怕立的重要的議論，一面滿意的擦着手。

同時那兩個少年從波蘭街步行到南瓦，互相讀着福爾泰爾的哲學字典：雪梨在書攤上找得的。他們都覺得這書異常的有味，大笑那著者對於猶太人的嘲諷，聖經中滿塞了偏見和迷執，和耶和華討厭而無

用的殘酷。

當他們來到旅館時，某格輓漢君（提牧士的雜役）已經同他的恩主在那裏。提牧士假仁的招呼荷格，轉過來向他的兒子，起始奇怪的不連貫的說話，話中加以一些手勢，使這兩位少年真覺得可笑已極。

「你看我的父親怎樣？」雪梨低語的對荷格講。

「呵，那不是你的父親。那是猶太人的上帝，你剛才讀過的耶和華。」

—

雪梨發出鬼魔似的狂笑，從座位上滑梭下去，長輪在地板上了。

「怎樣了，比你病了嗎？瘋了嗎？你爲什麼大笑？」羞怒着他的父親問他。

恰好同時飯預備好了，都覺得味道很好，談話也幾乎變爲誠懇。水菓拿來的時候，提牧士令他的兒子去叫驛馬備次晨之用，他自

己便來努力的爭服荷格。

『你和我想像的你很不一樣，先生；你是位完好，有禮節，講理，可愛的人。你以為我應怎樣對付我的兒子？他有些放肆，是不是？』

『是的，有些。』

『那末，我怎樣辦呢？』

『倘如他娶了他的表妹，或者要好些……他需的是有人看管他——一個好的太太。倘如他結了婚，怎樣？』

『但是我怎麼可以那樣做呢？那是不能的。我若告訴他去同一個女子結婚，他立刻便會拒絕。我很知道他的。』

『無疑的你如叫他結婚，他定會反抗，我也不應懲責他。但是假如你使他和你視為配做賢妻的少女接近，一點也不要說關於結婚的話，或者他會愛她的；如果他不愛她，那你可以再試別的。』



格輓漢君插入的說這是個好策，便同提牧士低聲的談他們所認識的少女們，直到雪梨回來。提牧士叫拿他們從來未有過的更强的酒，便吹牛起來了。他說他在衆議院裏很爲人尊敬；全體議員都看重他，尤其是那位主席有次對他說『雪梨君，沒有你我們不知道怎樣辦才好呢。』他在州郡中被人人敬愛；他是「和平之公道」裏的一位可慕的人。他又長篇的敘述他最近懲罰了兩個偷犯：『你知道他們的，格輓漢，你知道他們是甚麼？』格輓漢承認了。『是的，當他們從監獄裏釋放出來時，有一個還來謝我。』

爲甚麼受了一點不寬赦的法律，這偷犯還來謝他，荷格決不知道的。這有價值的縣官覺得酒有些力量了，便說出他主要的思想。

『宇宙間定有個上帝』他說。『神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無論如何是無疑的。』

聽的人沒有表示一點懷疑。

『你，先生，』他對着荷格說，『對於這個題目毫無疑惑。有嗎？』

『無論怎樣是毫無的。』

『你如有，我立刻便可以替你證明的。』

『但是我沒有。』

『哈……你也許還是喜歡聽我的言論？』

『很想』

『那我便讀給你聽。』

他在所有的衣袋裏摸索了一會，拖出各種的單子，信件，最後才拿出了半張的稿紙來，就起始讀。皇畏的身體傾向前面，很注意的聽。

『我從前聽過這言論的，』幾分鐘之後他說，轉向荷格，『我在那裏聽過的？』

『那是怕立的議論。』

『是的。』這位讀者很高興的說。『那是怕立的議論。今晨我從怕立的書中抄來的，但是怕立也原本從我得來的，怕立書中的一切都從我得來的。』

因此他摺起這紙，放進衣袋裏。他的兒子比從前更輕視的看他；飯喫完了，還沒有點講和的希望。雪梨拒絕和他的父親一同歸家。他的父親一文錢也不給他。僅有荷格同提牧士似乎還互相滿意。提牧士察出他兒子的友人比他的兒子近人情多了。他不像雪梨，處處自覺，留心，常常在言論中探求；旁人很難攻擊的言論。雖然年小荷格了解生命；對於婚姻也有明白的觀念。荷格一面說：雖則提牧士的雄辯的言辭自然有點愚昧，但是他却是很仁慈而良善。

過幾天，荷格同他的父親講和了，不再爭辯了；這更可證明他對於

生命的了解。他的父親是老王黨家庭裏的家主，很著名的嚴守正教，自然不必再須對他的『少年』的行爲加以恐駭；不過田地的民黨的地主還不能辦到呢。

荷格的父親勸他在法庭中做事，可以在約克的一個立契人的房裏住下。荷格因此不得不在波蘭街的房裏和雪梨分別——一個深思明眼的狐狸在纍纍的綠色紫色的葡萄間。

（第六章註）

（11）帕立 Paley (1743—1805) 英國神學家。

## 第七章 女學堂

無友，無事，無錢，孤單的一人在倫敦，雪梨失望了。他只好寫些憂悼的詩或是寫信給荷格來度他的時間。晚上他不知道做什麼，只好入點

鐘就去睡了。僅有睡覺可以使他忘掉了他所經過的苦痛。他剛剛一想，他的美麗的無情的表妹便入了他的頭腦來使他痛苦。他用三段論法來消滅這種苦惱的印象。

『我愛一個人』他對自己講。『我愛的人現在與從前不一樣了：所以，因為愛是屬於心而不屬於身，所以他不再存在了……不然，我可以向一個在潮濕黑暗的塚裏的死屍所發生出的蠱蚋求婚。』

這種邏輯對他自己這樣的精密，他自己也驚訝爲什麼一點都不能安慰他。

經濟問題愈緊急了。他的父親一點生命的消息也沒有。雪梨有天偶然的碰着他，恭謹的問他好不好？他給雪梨的不過是一個似黑雲般的容貌和一句嚴峭的『你的最卑賤的僕人，先生！』

還好，他的姐妹們尚未忘了他，把她們的零用錢也送給他了。那就

是他唯一的生活費。依麗沙伯很嚴重的在田地被注守着，但是那些較小的女孩們却進了個女學堂，這學堂是芬寧女士在客來漢辦的，所以不久這學堂裏的女生們也和愛倫雪梨的奇異的哥哥認識了——明眼的，張着領圈的，捲髮的雪梨。

他有時來學堂裏，他的衣袋塞滿了餅乾與葡萄乾，便開始在一羣可愛的小女孩間討論一切根本的問題。他自擔要『光明』她們中最美麗的。他不能眼看這樣可愛的人兒將被『偏見』所攻襲。

他頂仰慕他的妹妹們的好友哈淚葉西河——年紀十六歲，淡黃色的髮，又紅又白的皮膚。她纖細巧小，有青春的快活的神氣，可愛的鮮明。剛好，雪梨認識了她，因為芬寧女士得住提牧士的命令叫雪梨少來找他的妹子們。哈淚葉的家住在媚扶兒的教堂街，時常回家去；這些小妹們便託她把她們給雪梨的餅與錢拿到波蘭街住的隱士，所以這兩

個年輕人自然成爲最好的朋友了。

哈淚葉西河的父親是位退職的民黨；他找了點錢，很想給他最幼的女孩一點好教育。她的母親死了，她跟着比她大得多的姐意立薩養大的。我們很容易的想像西河家裏怎樣注意這位男爵的兒子，大地產的承受者，他又像神般的美，現在却孤單的在波蘭街住下，一天只吃些麪包和葡萄乾來過活，並且西河家裏最幼的女孩還親自把他的妹子們的私錢帶給他，怕他餓死了。

意立薩銳利的看出這位英雄哈淚葉下次便領住她同去。雪梨有點拿給這位較長的意立薩窘澀了；她是個成熟的處女，清癯枯瘦，皮膚死白色還有痕點，像魚似的眼一點沒有智慧的看法，頭髮蓬勃而黑黝；她却特別的以髮自驕。她的假僞的舉止和哈淚葉等的自然而又活潑的動作很不相同。但是雪梨察出她的用意是友誼的，也就不管別的

了。她不但反對（這是很被擔憂的）哈淚葉到波蘭街去，並且她自己還願意帶住哈淚葉同去，有幾次趁了西河君不在家的時候，她還請雪梨到她們家裏同喫飯。

她完全得了這位少年哲學家的歡心，因為她請求雪梨一同的教她和哈淚葉讀哲學字典。

哈淚葉和雪梨的來往引起了女學堂裏的談議。有一個女生想她應該警告她的朋友。『少年雪梨君著名的是他的維新的思想，或許他的道德也跟他的思想差不多。』哈淚葉不得不棄了封信，信裏盡是些毒惡的言論；又因為她同一個『不信神者』通訊，所以她有開除校外的危險。別的女生都對她冷淡，校中的生活因此很痛苦。

一夜，雪梨獨坐爐旁讀書，從意立薩那裏帶來了一封信說哈淚葉病了，盼他來伴着她。他看見哈淚葉在床上，很蒼白，但是比往常更要可



愛，栗色的髮披散在周圍。

老西河走上樓來說：『你好嗎？』雪梨很窘難，因為他不論怎樣的不拿禮儀拘束，但他也不能不覺得不對，在這樣晚的時光還在一個少女的寢室裏。

不過西河也很客氣的。『對不住，我不能陪你，樓下我還有朋友。或許你現在就可以同我們一起？』

雪梨謝了他，也不管別的了。西河的友人不能引動他。他坐在哈淚葉的床旁，離意立薩不遠。意立薩滿腔的雄辯血，大講起愛情被虐待的題目。哈淚葉報怨說頭痛；她受不着談話的鬧聲。

『那很好，』意立薩說，『我去罷。』

這兩個年輕的東西獨自在房裏，一直到中夜後，西河的友人便在樓下暢飲狂叫。

次晨，哈淚葉全好了。

自從雪梨得住一個少女的訪看，自己又來『光明』她的靈魂的時候起，他的流落的苦痛便減輕了。不過因為同他的姐依麗沙伯分離，他還是感着難受。她甚至不再答覆他的信了。她會被關在屋裏嗎？他決意無論如何都要偷偷的到田地去看她。有時他想着個和平的攻襲。倘如他有晚上秘密的到那裏去靜悄悄的聽住他父親的詛罵，又怎樣呢？但是這種冒險被他的舅父船長皮爾福滅了些下去，因為這船長適當其時的自願給他的甥一個疏緩的餘地，使他不必匆迫的攻擊田地。

皮爾福是個熱心快樂的海狗，曾在耐爾遜部下，在穿非格兒地方指揮過一艘軍艦的。他非常的喜歡他的瘋狂的甥而不喜歡他莊嚴的妹夫。無論雪梨是或不是個不信神者，這船長一點兒不管。這孩子有力

勇那便是最要緊的。他請雪梨到喀客斐（這地距田地有十英里路遠，）張開兩臂的來歡迎他。

雪梨除了感謝外，自願的來『光明』他的主人。這船長是一個很容易承受教訓的學者，所以十天後他用他熱烈的三段論法把校長博士都驚震了。

在喀客斐地方雪梨認識了黑琴籟女士，她是學校裏的教師從海什堤耶樸王來的。她有些好看，有羅馬式的鼻，正是二十九歲。她在政治方面是民黨；因為多情而自傲所以大享盛名。她自己悲傷沒一個人了解她。雪梨也羨慕她，因為她的態度舉止的自然與高尚；不過他很失望，因為她還是個信神者。他發起一個『論辯的通訊』，他便好來醫診她的這個病。她贊同了。

同時皮爾福起始勇敢的來鈎連提牧士。這船長很有見解的想在

諾爾弗公爵（民黨的首領）處登個名。諂上驕下的主義比父親的虐待強多了。雪梨帶着戰勝的榮耀回到田地。他無條件的每年可以得二百磅。

他現在可以再見依麗沙伯了。但是他驚駭了，因為她比從前更要活潑些快樂些，但是極其輕浮了。雪梨記住她前此是怎樣的莊重熱心，但現在她却顧一切祇管跳舞，無意識的娛戲，與愚笨的癡談。她現在只是為社會而生活。

他想讀荷格的信給她聽，如像他從前常常的那樣的讀。

『呵，你和你的可笑的朋友！人人都以為你們兩人是瘋了。』

因此她便談婚姻：她沒有別的意思，沒有再使雪梨厭煩的了。她似乎把他們曾經讀過關於這個题目的哥德文所有的高尚的思想忘掉

了。

『結婚是可惡可恨的，』他對她說。『我一想起這專制的鐵鍊我便懊喪極了。那是人造的最強的桎梏來鎖鏈熱情的人的。懷疑主義與自由戀愛如宗教與結婚，必須的互相伴連住。可敬的人不須什麼法律的天呀，依麗沙伯，你試去讀「結婚的義務」你自己問問自己，一個有程度的人願不願他所愛的女子受這樣的卑辱。』

『那你要我嫁給你的朋友荷格嗎？』

『是的，但不須什麼牧師，也不照着人類的法律，祇是自由的用「愛」來當作最高的牧師。』

『這難道就是一位兄弟給的可敬的勸告嗎？』藐視的依麗沙伯說住。

對於一個已經成爲無用的人要想醫治，那是絕無希望的。『我爲

什麼要欺自己？她無用了，對於一切都無用了。她只知道謔語與假僞。她要我的只是當個時髦的兄弟，平常的丈夫，唉，我拒絕！我竭力的拒絕！

他回田地的目的是想看依麗沙伯。沒有什麼別的希冀了。到別的地方去又不必要。船長皮爾福很喜歡他再回喀客斐去。西河不久又要到威爾士地方去避暑，他的女孩們懇請雪梨同去。荷格又要他到約克住一月；就是這最後的意思使他最動心。但是他的父親看出分離這兩個牛津罪犯的舉動有明白的價值，也不讚同，又因為第一季的錢該於九月一號發給，可以不如忍耐點好些。荷格滑稽的說那好看的哈淚葉自然勝過老朋友多了。

『你的笑談使我覺到有趣，』雪梨答覆。『但是我如果知道什麼是愛，那我已「不」在愛裏了。不過我還從兩位西河的信聽到過，這兩個人我極端的敬仰。』

他還在猶豫不決往那裏去的時候，湯姆士格洛夫（他的母親的一個表弟）請他到卡木伊蘭——瓦特羅錫的一個僻野的角隅。那裏他可以節省費用，一面等他的俸錢。他便應了格洛夫的招請。

在路上經過倫敦的時候，他去看黑琴籟女士帶住她一同去吃飯。但是這位有羅馬式的鼻子的教師恐怕那不很適當因為她和雪梨社會的階級這樣的懸殊。這個意思使雪梨生氣了，他便寫封長信給她說明平等的意思，信裏他稱她為「心靈中的姐」。黑琴籟女士起始以為「雪梨太太」是個好稱呼，便在鏡中研究她自己的倩影。

## 第八章 這專制的鐵鍊……

這是雪梨初次在山間幽靜的地方住，他聽見谷中的急流，但是山的力量不能感動他。『這是最神聖的風景，』他寫信給荷格說，『但都

很無生氣，無意味，平淡，無用；實在的這是個非常討厭的地方。『坐近一些樹蔭蔽着的泉水旁，他讀了又讀他的朋友給他的信，這樣來過他的時間。他是無數『心靈』的指導者；黑琴籟女士，忠實的荷格，船長皮爾福，虔誠者的恐怖，意立薩與哈淚葉西河，還有不可計算的許多不知名的人呢。』

西河家裏的人剛回到倫敦的時候，雪梨從哈淚葉得住一封擾人的信。她的父親定要她回到芬寧女士的學堂，那裏她是怎樣的不高興。那裏她的同學怎樣的不睬她，稱她爲『一個拋棄的墮落者。』她不願穿在這樣一個牢獄裏住，她寧肯自殺。『幹嗎要活着沒人愛我，我也沒有愛的人。一個人對於別人是無用的，對於自己又不能忍受着生活下去，在那樣情形之下，自殺算是種罪過嗎？既然上帝沒有法律，那麼人類的法律還有什麼權利來阻止這樣一個極自然的舉動。』



一種恐怖管着了雪梨。這個學堂裏的女生的邏輯看來是不可以辯駁的，並且就是他把她的心占據了。他怎能冷淡的回答她，讓她去死呢？他寫信給她要她堅持到底；在失望以前她須得反抗，她須得反抗的不進學堂，他自己却又寫封信給西河君——一封勸告的信。

這位老的民黨大怒了。這小小貴族少年有什麼資格來干涉我們的事？他這半年來（也許有多）都在追隨這西河家裏的女孩們，意立薩以爲他將要同哈淚葉結婚呢，但是那時才有一個將來的男爵和一個酒店主人的女孩結婚；這年輕的東西想要的自然是旁的了。

西河那晚上早就在哈淚葉的臥室裏知道他的了。他請他下樓來在客廳裏喝杯酒，雪梨君曾經看不起的不理過。

男爵比其雪梨（有錢的人）的孫子那能給平民做朋友呢？那能是「平等」的信仰者呢？呸！貴族總才是一樣。

哈淚葉接到準備動身的吩咐。她又給雪梨寫信，信裏說個不如自殺那樣悲悼的計策。她在家中是太難受了，太被虐待了，只要雪梨一答應她便要同他一齊私逃。

他立刻乘馬車到倫敦，心裏有不可描狀的沸騰。

他該對哈淚葉負一部分的責任，那他不能懷疑的。他曾造成了她，他曾有高尙的勇氣與不公平的恐懼來激昂過她。就是他的一封信才使她有第一次的侮辱。

但是假使他跟她私逃了，他們又怎樣過活呢？他沒有職業，沒有把握——他又真的愛她麼？在他的表妹把他從前的希望凋萎過之後，他能再愛別人嗎？

仍然，哈淚葉是迷人，只要一想起和一個可愛的人兒一同旅行，那人兒他有晚在床上看過的，她有散漫的褐色的髮，這也有些醉人。

再有更熱摯的意念，也不容易取消。

當他再看見她時，她的面孔青白，疲瘁，悲慘。

『他們使你受苦嗎？』

『不……』她躊躇的說，『我受苦，因為我愛你，』但是她的眼舉起來，遇着了他的眼，承認了實情。她瘋狂的愛上了他了。他完全的把她改化過了。沒有遇見他以前，她不過只有些英國女生的普通的脾胃罷了。她從前是怎樣的重視陸軍的兵士，當她白晝做夢時，那英雄常常是個軍官。但是當她一夢到結婚，那英雄便變成一個黑服的牧師。

雪梨把這些有理性的理想都給他拋滅了？初次她聽他講論宗教與政治時，她被駭倒了，她便決定要來改變他。但一開始，他的邏輯把她壓倒了，她便拿給比她高明得多的敵人所征服了，她沒有別的，只在她的戰敗中覺得快樂。

當他決意不和她們來威爾士的時候，她生怕失了他，所以在信裏她加倍形容她的苦楚，希冀叫她的英雄轉來。

雪梨對於兵士的武勇一點不羨慕，一點都不覺有味。一個人沒有權利來把生命傾獻給「女人」，那個生命是該爲「人道」盡義務的。但是一看哈淚葉的臉，只是他的關於那面孔的一個字已含有無窮的幸福了，所以他也顧不得他的主張了。他用手來握住她的手，說明他自己的心與靈魂都是她的。

各方的謹慎的思維使他決意立刻同她私逃。那自然是危險的，也不須來管別的事情。如果他們想壓迫她，她只要告給他知道了，他便要從天涯地角的飛來把她帶跑了。

她的臉又起了少女的玫瑰色的快樂，因爲她知道有人愛她了。

但當他剛離了她時，她只深深的歎息，墮入窘難與憂戚的境界中。雪梨寫信給荷格詳述這個情形，荷格的回信很倔強的說在未同哈淚葉結婚以前，他決不同她私逃。他知道雪梨是怎樣的恨結婚，但是他用的是強硬的言論。『你如不娶她，誰將受苦？你或她？明明白白的只有她。世逃人將嘲笑的就只有她。就只有她才要犧牲她的名譽和地位。你有權利來求索她的這些嗎？』誰當有罪，自然是很顯白的了。因有雪梨在一切罪惡中最恨的是自私。但是他又覺得婚姻是種羞恥而不道德的事。他不能忘掉政治的正誼裏關於結婚的鐵鍊的章頁。現在又有人告訴他說就是偉大的哥德文也結了兩次婚的。

『要想拿一個人的例來改革社會的種種形式，』他給信與荷格說，『那明明白白毫無益處；我們須的是理智可以弄成這樣大的變化，並且那改革者不會再遭別的攻擊。』

同時他一點不忙的來實行他的新主義。船長皮爾福請他到喀客去，他知道在那裏他可以看他的『心靈的姐』——美麗而有羅馬式鼻子的教師。他想完成他的「真理」的起頭。所以他再託囑哈淚葉說只要她有點表示，他便會再回來的；他離了倫敦。

一個十九歲的人那知道將來的種種發生。一個少女深入了戀愛之境，又有這樣的希望，不能持久的抵抗她心中的慾念。還不到一禮拜一個緊急的信函把雪梨叫回城去了。她家裏的虐待者堅決的要她回學堂去！

雪梨以爲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和哈淚葉私逃了，過後才來娶她——能好快就好快。

第二天愛丁堡的驛站的馬車載了這兩個年輕的傢伙往北去了，他們總共的年齡還不過三十五歲。

『一種意志的行爲，不是情感的舉動，』這少年的「武士」對自己講，一面向着他的小小的可愛的情人，同得驛車顛簸的嶙嶙的往前去了。

## 第九章 一對很年輕夫婦

一對被虐待而又美麗的年輕夫婦，有不可抵抗的迷人。愛丁堡（因爲錢的關係，他們難於達到）的市民不能不快樂的豪爽的來歡迎這對夫婦；他們這樣的窮困的來到他們的門。

在離倫敦以前，雪梨從友人給得幾磅。當他到愛丁堡時，一錢也沒有剩下。要希望他父親的帮助自然是不成的，那父親聽着他的兒子的私逃定會氣瘋了的。

不過他遇了一位良性的房主，他把他的來歷告訴了他；又因爲哈淚葉的美，還債又非常的迅速，所以這房主便讓了一間樓下的房給他

們。

更好的是他還幫助他們在城裏幾天的用費，一面又照着蘇格蘭教堂裏的簡單的禮節安排了婚禮。他唯一的要求是雪梨在結婚的晚上須得請他同他的朋友來吃晚餐。

因此就在愛丁堡的商人裏這男爵比其之孫吃他的喜宴。酒有烈香；這年輕的夫婦前面走着一羣少年，他們都是忠誠的清淨教徒，但是雪梨輕視他們的太放肆。笑談變爲淫蕩了。本分的哈淚葉的臉通紅，雪梨站起來說他與他的夫人將退休息。

回答只是一陣狂笑。

一會兒他們的門上有敲聲。雪梨把門打開，看見房東的友人和他自己。房東醉昏昏的說：『本地的風俗是這樣：只要有喜事，我們就可以中夜的來用酒洗浴新娘……』



『再進來一步，我便把你們的腦漿打出！』雪梨吼着，兩手都握有手槍。

他們看見這處女似的少年這樣兇，便祝他尊敬的晚安，顛顛倒倒的下樓去了。

這樣的雪梨與哈淚葉成了夫婦，不拘的孤單的在一個生疏的大城中。他們快樂的相視着。

幾天後已使得這幼少的丈夫滿覺着愛意；他從前在驛車中還憂戚的忖度。『一種意志的行爲不是感情的舉動。』

哈淚葉真好看；老是美麗，老是新鮮，老是紅潤，髮也梳得很好，沒一根亂的；伶俐，衣服樸素清潔，臉上沒一線皺摺，沒一點斑痕，她似朶又紅又白的花。

實在她未曾受過好的教育，不過她曉得的却多。她讀了許多書，她

成天的還在讀着，讀些高尙的倫理的書。

她的教師就是她的丈夫，給她一本他最愛的關於道德的書，那就是費勒農著的德立馬。(一)她練習說幾個神靈的字『不能忍耐』『平等』『公道』她像小孩似的脣說出的諺語也得使「國務總理」驚懾。至於英國的宗教，她像開立朴梭(二)與羅森卡(三)一樣，絲毫也不知道。

小孩們是有趣的，但他們的社會是厭煩的。雖然雪梨被哈淚葉的魔力，美的性情，與慷慨所養活，不過他屢次也爲荷格的譏俏話與黑琴籟女士的熱誠太息。他不安的問他自己黑琴籟對於他的結婚有什麼意思？

『我最親愛的朋友，』他給她的信，『我還能這樣的稱呼你嗎？或』

許因我唐突的行爲我便失了智者德者的尊重嗎……才一個禮拜我們所有的計劃怎樣都改變了，我們怎樣的是環境的奴隸！你將問我——一個不信神者——爲什麼能受結婚的禮節，我的良心怎能許可呢？這就是我要向你說明的……」

因此，他步了荷格的後塵，他證明了一個人不該剝奪一個可愛的人兒的一切權利；這些權利是被美名縛住的。

『你如願意，請責我吧，最親愛的朋友，因你「仍」是我的親愛者，不過請憐我吧，如你要責我時，哈淚葉僅十六歲，你的年紀長得多，請幫助我來把一個真正高尚的靈魂鑄成一切有用而可愛的……倘如我不是罪過的奴隸中的最弱者，那她已是可愛的了。』

信後還請她來愛丁堡同他們結伴，在那裏哈淚葉可以減去一切不禮貌的思想。黑琴籟女士沒有許可。顯白的這些詩裏用的『可愛的

你』自然不能使這位女士寬赦他，因為這似乎是哈淚葉與黑琴籟兩人年紀上生出來的不幸的關係。

雖然這位喀客斐的處女不來，也不幫助鑄成哈淚葉的靈魂，但在一個光明之晨，雪梨聽見扣門聲，他伸頭向外一看，便高興得了不得，因為荷格立在街上，手裏握着袋囊。

『我們總再見了！』雪梨叫着。『我們將永不再分離！你該在屋裏有個床！』

哈淚葉進來。荷格被她的美迷着了。他從未見過這樣年輕，艷麗，活潑的人。房主也被召來。

『我們立刻的，緊迫的，一定的再要一間臥室！』這可憐的人說樓頂上有間屋。

這三個朋友問了又說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們都一齊說話，同時一

個醜醜的小女神——房裏的僕人——捧了茶進來，他們發出了許多喧嚷的大喊。

這種急烈稍微減點時，雪梨說要出去散步，他們便同到瑪麗司土瓦（四）的宮去。

哈淚葉是個女學堂裏的好學生，不厭倦的愛讀歷史小說，解釋了這位不幸的王后的故事。從那裏出來的時候，雪梨說他得回家寫信，但他願荷格能同哈淚葉攀上小山，從那裏可以鳥瞰全城。

荷格喜歡這風景，他們同在那裏坐了多時，他的旁邊有這樣可愛的伴侶，他也許覺得什麼風景都可愛。

當他們下來時，風起了，把哈淚葉的腳脛現露出來，荷格從旁邊有趣的細看。

這使哈淚葉又坐在一個崖石上，她願在那裏『永遠』的留着！

荷格餓極，說些無益的話。所以他離了她……不過她立刻又跑下來跟着他了。

就這樣的這三個少年快活的度過幾禮拜。

錢的問題還是急人，但好的舅父皮爾福常送些禮物來。『對於他的兒子狂怒，那是對的；但是不給錢，就未免太不好了。』荷格有些剩下的錢，雖則提牧士雪梨不怕厭繁的寫了一封信給荷格的父親說：『我覺得應該告知你，我的少年剛同一個年輕的女性跑到蘇格蘭去了，你的少年也伴着他們的。』

每晨雪梨出去收信，信還是很多。早飯後，他繙譯巴風（五）的著作，那是他曾經擔任過的，同時荷格與哈淚葉便出外散步。天氣如果好，他便讀書給荷格聽。她喜朗讀，她讀得極好，發音清晰悅耳。

荷格聽德立馬的大部分，從未報怨過。那有道德的愛多門拉司給

克銳提的明哲的法律，是非常的倦人，但是這讀者有那樣的美，荷格一點也不煩怨的整天的傾聽。

雪梨沒有這樣的守禮節，有時聽睡了，他的無意思的睡眠犯了不赦之罪。他的朋友便幫他的太太罵他是個疏慵的賤夫，荷格不知不覺的感着同哈淚葉有相共的意思爲有味。

那是有名的彗星的年頭，更有名是葡萄成熟的那年頭——一八一。那些夜晚是澄潔而光明。

(第九章註)

(1) 費勒農 *Fénelon* (1651—1715) 法國作家兼大僧正，德立馬 *Télémaque* 一書多道德的教訓。

(11) 開立朴梭 *Calypso* 這是 *Odyssey* 史詩中第二部所敘 *Ulysses* 在海中遇了暴風，同伴均溺斃，唯彼僅存，在茫茫大

海飄泊九日，後至一島，島上住一仙女名開立朴梭，遂與同住，後又告別到別處去了。

(三) 羅森卡 *Nausica* 這也是 *Ulysses* 在海中流浪所遇的仙女。

(四) 瑪麗司士瓦 *Mary Stuart* 蘇格蘭女王，因政見和宗教與英女王依麗沙伯不合，致被監禁多年處以死刑。

(五) 巴風 *Buffon* (1707—1788) 法國十八世紀自然科學家。

## 第十章 荷格

六禮拜後，荷格必須回約克。因為雪梨與哈淚葉沒有事使他們一定要住在愛丁堡——真的，世上任何地方，他們都可以隨便住的。所以，他們願同荷格一齊走。他們將同他住在約克一些時間，（因為他必須的，）過後，他們三人都搬往倫敦，那裏他們將「永遠」的住下；寫，讀，聽



別人讀。

不想使哈淚葉太疲倦，他們僱了輛馬車。道的兩旁只是些無趣的蘿蔔田和大麥田互相間隔着。

『那是蘿蔔？那是大麥？』哈淚葉問。

『唉，你倫敦本地人！』雪梨——大地之承受者——不高興的歎着。

在角邊，荷格——譏諷者——問他自己爲什麼有道德的愛多門拉司教他的學生這樣的少。

想混過時間，哈淚葉在車中大聲讀着德立馬。這位莊嚴的作者的強硬的語調沒有趣味。雪梨有時深歎。

『一定要把那些都讀完嗎，親愛的哈淚葉？』

『是的，絕對的。』

『你不能跳過一些麼？』

『不，那不能的。』

車子第一次休息時，雪梨不見了。他常常有隱匿如妖精的可驚人的本能。他又被荷格捉住了，他正站在海邊，傷悼的凝視落日。

他簡直恨約克極了。那個古城的神教的市政的好處對他沒有引力，他們能尋得的房子不過是污垢的街的一對污垢的女衣匠的污垢的屋子。『這裏不能住，』雪梨堅決的說。但是遷往別處又須用錢。他決意去看船長皮爾福——良善與自由的人的保護者；在那裏，喀客斐地方，他可再遇黑琴籟女士；也許他將勸她同往約克，並且當他們路過倫敦時，他們還可以帶了意立薩西河，因為哈淚葉喜歡伴着她。所以第一次雪梨的靈魂的姐們可以在一塊兒住。

他便上了馬車，哈淚葉與荷格獨自的留着——一種奇異有趣的

安排。在這城中他們不認識人，他們如像在荒島上一樣的自由，哈淚葉覺到小孩般的快樂，她和她的年輕的滑稽的侶伴『管家』荷格的譏諷的舌調使她感得有味，並且可以減少些雪梨的嚴厲，那種嚴厲她也是最敬仰的。荷格總是說她好，在愛丁堡的時候，在上路的時候，他都是這樣的；她也不覺着有什麼危險。雪梨總有點『教師』的氣味。她知道的都是他教她的。他正嚴的糾改她的錯誤。他知道她的程度。荷格便不然了，稱讚她所做的一切，注意她的遊戲，和她怎樣的理髮。他聽她唸德立馬，讚美讀者的音調。他總是快樂。那實在是有趣。

荷格的性情很不一樣，並且沒有什麼可以稱讚。因為常常同這個迷人的女子一塊，他起始熱烈的想她了。起初他對自己講這是不行的，並且他最好的至友的妻那可以成爲他所希望之物。但是一個人有了智慧。一個人就知道怎樣的把它用來替自己的慾望做事。

『我該受責，』他說，『若是比其把她拋入我的臂內？他有了像哈淚葉這樣可愛的人，還坐下來寫些關於「道德」的長信，那不是瘋了嗎？因為她是破天荒的美麗。當她在街上走時，就是那最守禮儀的人也得到窗邊來看她……比其真的愛她麼？他對她表示的是種輕視的愛意，他還有種種的說法呢。因為哈淚葉是……甚麼？一個民黨的女兒……她是走近的……』

自從他認得雪梨時起，兩個矛盾的意思分了他的心靈。他敬佩他友人的道德的勇氣直膽，熱誠。他知道他是統一的，是最純潔的水晶。但同時他的滑稽的意思被貝洗的公開的熱烈所攪動，被他的瘋狂的勇氣（那還沒有成就一事）所阻止。

在牛津，荷格會對這美麗的唐魁若提做了有德的山缺潘利，也與他同受過那可怕的風車所生出的刑罰。他當初因為羨慕他，所以他的

譏諷也壓下去了，那不過是暫時的疏緩。現在被一個犯罪的慾念所激動，他的譏諷顯明的增加起來了。

雪梨走了的第一天，當荷格離了他的房間時，他便領着哈淚葉在海邊散步。他欣喜的凝視她的兩眼，低聲的說了無數的癡話。她談起她的丈夫，她望他早日回來，一半是爲她自己，一半却因爲她的丈夫要把她頂親愛的意立薩帶來。『意立薩很美麗，你將知道她有好的髮，黑色光澤……她極其聰明……就是她才常常指導我生命中一切重大的事情。』

『這孩子的生命中還有過重大的事情嗎？』

哈淚葉說她在學堂裏的苦楚……說她的婚姻的阻礙……她悲憐的追憶往事，頃刻之間……她又說，『你對於自殺有什麼意見？你決未想毀過你自己嗎？』

『決不！你也不，我希望？』

『哦是，常常的。就在學堂裏我常在夜間起來，決心要自殺。我望出窗外向月亮，星兒，睡着的女孩們說分別了……過後我又回到床上去睡了。』

一路走，一路的親密的談着話。於是他們回家去預備茶，這是種禮節，荷格總是極有趣的。茶後，哈淚葉自願讀書給他聽，但聽的什麼，他一字不記得。當她說『晚安』離了他時他問自己『她真實的是一「好」嗎？』

第二天他見她時，他給她說他是瘋了的愛她。

哈淚葉驚悸憤怒了。一個十六歲的少女，這也算很能抵禦了。她談及雪梨與「道德」。『你不知道你的行爲可憎麼？貝洗把我交託給你，你却騙了他……但我相信你已改過……請別一字的提及那樣的事』

……我也一字不語貝洗，以免使他不安。」

她熱誠的說了。愛的景場是漂亮女人的戰場，兵士們喜歡打仗。哈淚葉的勇氣戰勝了，荷格說以後他要為好人。

那晚上他作工歸來時，看見哈淚葉的旁邊沙發上坐着一個大女人：黑髮，死白色的臉，她來了，她豈不仁慈嗎？意立薩，這是荷格，我們最大的朋友，貝洗常給你說過的。」

意立薩略點了個頭。

「我先以為比其要帶你來的？」

「呵，那不！」意立薩說，她便繼續的同哈淚葉談話，不再理他了。

荷格在雪梨家裏沒有操習過如此待遇的。

「怎樣，這就是意立薩？」他想「她可惡，容貌也平常。這終給了我同哈淚葉的鈎通——雖則或許那也還好……」

『最親愛的哈淚葉，』他大聲的說，『我們今天不喝茶嗎？你不喝茶，西河女士？』他禮容轉向她問着。

『呵我不！』那女士答。

『你呢，哈淚葉？』

『不，我也不。』

荷格退出去作自己的茶，悄悄的喝了。

從這天起房裏有些難受。意立薩把種種家事都攬來給她管。她管理哈淚葉自生至現在，在這婚姻內幾週她棄了她的職務與雪梨。但是現在她正如船長把旗高高的舉在桅竿頂不許旁人專權似的，她又再掌她的位置了。

她起頭嚴厲的批評雪梨的行爲。『那我如不來，你便會孤單的跟着這位少年那是不可信的！並且他還稱你爲「最親愛的」你也准了』



他！天呀！華爾女士將怎樣說？」

荷格提說要散步，『你在想甚麼？』意立薩說。『哈淚葉是倦極了，一點真不好過……』

荷格駭着了。『哈淚葉？』他重複的說。『在世間她有什麼事呢。』  
『那是她的可憐的神經，你該瞎了不看它。』

當哈淚葉要朗讀愛多門拉司的道德的議論給荷格時，那種議論他現在很需的：『大聲的讀，哈淚葉，你的可憐的神經將怎樣呢？華爾女士將怎樣說？』

『鬼怪的華爾女士是誰？』剛剛意立薩回她房裏時，荷格便低聲問哈淚葉。

『她是意立薩最好的友人，我們很敬重她的。』

『怎樣？她所受的教育或是她的身分使她異乎常人呢？』

「呵，那不，她的父親和我們一樣的開個鋪子。」

荷格歎了口氣，舉起眉來。

「那親愛的意立薩在房裏做什麼？她讀書嗎？」

「不。」

哈淚葉靠近他，用奇秘的音調說：「她梳她的髮。」

「我們出去吧，哈淚葉……」

起初哈淚葉不許可，但是因為梳髮的時間延長了，她願同荷格出去幾分鐘。

自從他初次試過她的道德後，他守約的要「當好人了。」她雖高興——但是失望。她相信她自己也願樂享引誘。

他們二人立在古的羅馬橋的中段；下面的水很澎湃。吳施河的兩岸已被淹沒，河中浮流些木柱等物。

『最親愛的哈淚葉，你想意立薩將如何的幽美的在河中急轉！她將如何美妙的像那木柱似的轉來轉去……唉，天呀！華爾女士將怎樣說？』

哈淚葉把頭轉開來掩避她的笑。荷格說了些可怖的事，不過他實在太有趣了。

『你有這樣悅耳的笑聲，哈淚葉……這樣如音樂似的，這樣快樂的！』

哈淚葉滿腔勇氣，覺得戰爭快要結束了。

## 第十一章 荷格（續）

次日雪梨回來了；都以爲他還要晚些才回來。他沒有成功，他的父親不見他。他和雪梨的意見很不同，他以爲他的兒子的結婚是不可赦

宥的。

『我干願供養隨便多少私生子，』他給船長皮爾福說。但是他該「娶」了她……決不再向我說他了！』

黑琴籟女士因爲名譽的關係也不與雪梨結伴。到倫敦時，他才曉得意立薩沒有等他。他到約克時，疲乏失望極了，想從他的妻和他的朋友那裏得點安慰。但是他察出的只是一種窘難局促的空氣。

意立薩關在屋裏成天的梳她的髮。哈淚葉與荷格都失了他們從前在茶盤邊的笑談，他們以冷淡來對付大家。當荷格給她講話時，她只是很簡捷的答覆，看起來實在那些怪事。

當哈淚葉與雪梨兩人獨在一起時，『我愛，』他說『我不願你這樣高傲的對待荷格。他是我的至友。我不在時他會照顧過你。現在你的姐來了，你不該疏遠荷格。我待他如弟兄一般。』

哈淚葉歎氣了。『他到底一是種好朋友，』她說；音調裏滿隱着意思。

雪梨驚了，逼她再爲解釋。

她把事情說了。『他向我求愛……兩次。初次他告我說他太愛我了……我以為那只是笑談……我安靜了他。我以為那便完了，連告訴你我也不想。但是昨天他又說起來了。他正式的說他沒有我便不能生活，他願自殺，我如不許他。』

雪梨覺得他的血凍了。他的心似不跳了。

『荷格？荷格做的？但是你未曾講給他聽……？』

『哦，我說了我所能說的……他是個僞友，他要騙你……』那有甚要緊，當其一個人是在愛中？』他回答。『貝洗是個純潔冷酷的人，愛談道德，那他便够了……但我是愛你，別的我一概不管……不但如此，

我們給雪梨甚麼損害？他決不須知道的。你怎樣不真愛我，假愛他；他真的替你打算嗎？」

『他說過那些話嗎？』

『是的，還有許多別的話。他說你把邏輯和事實混淆，在那些事實中邏輯是不須的。他說你是個理智的火燄，感情的冰塊，但是人生要的是感情……我盡力的答了他……』

雪梨倒在沙發上，忽然間全世界好像被一面黑布掩蓋。他暈眩了，他的頭腦飄盪了，他冷得發抖。

『那荷格要來姦誘我的女人，利用我把她交託他時……荷格，我有時凝視着他的臉，直到我幻想這世界也要凝視才能改良……再沒有比這更恥辱的事……但我一想起他在牛津時的高尙慷慨……我一定要同他講講，我一定要使他看見真理……』

他溫柔的吻了哈淚葉，便請荷格同往約克外的田間去散步。荷格知道有事發生。他預備好了。他承認了一切。

『是，那是真的。自從在愛丁堡看見她時，我便愛她了。那是我的罪嗎？我不能抵禦女人的美，哈淚葉又非常的美。我再說我一見她，便愛上她了。』

『那不是愛，那是淫。下等動物的一種本性。不是分別人與獸的高尚的情感。愛？稍微想想，荷格。「愛」是要忘了自己而為被愛的人謀幸福。你只能使哈淚葉不安。所以你的情感不是屬於愛的而是自私的……』

『隨你用什麼字來稱呼……字又表示些什麼？只要我不覺得那是不可壓制的，我又須抵抗的，那總是種可怕的情感。』

『沒有不可壓制的情感。我們的意志總永是戰勝的。你會為我想』

過……這事還比二十年的愁傷厲害，使我灰心老顏……我的心似乾枯……哈淚葉在那裏，你不想這都使她感痛苦嗎？」

荷格臉色灰白失望。他看來是羞慚不安；他自己也覺得這樣。因為他也愛雪梨，便嚴峭的責備自己的行爲。「世界沒有婦女，」他想，「可以值得的使我棄絕這樣一位朋友。」大聲的他又說，「我有不可言喻的不安，對於所發生的事，比其。我試忘了一切，請你與哈淚葉宥我罷。讓我如往昔那樣的開始一個新生命。別再向我發怒……」

『我不對你生氣，我恨的是你的行爲，不是你。我盼望有一天你也如我現時一樣的痛恨你自己的過錯。那一天來了時，你也不再有了。』  
一個人覺着悔罪便不再有了。我也不再責備你，因為我待人是以此他現在的情形而定，不記從前的發生。』

雪梨把他的憤怒與忌心都消滅了，又察出荷格的懺悔，也該覺着



滿意，並且這種干犯也幾乎全忘却了。

但是女人就沒有這樣的大量。雪梨歸家時說他已赦了這罪犯：『怎樣！』意立薩叫着，『你想繼續同那傢伙住麼？天呀！哈淚葉的可憐的神經又將怎樣？』

第二天荷格從他的房裏進來，看見一所空屋。

## 第十二章 初次與中年人相遇

雪梨與兩女子從可憐的荷格跑走了，他們決定在「湖」邊住。這很同他喜歡波蘭街一樣，的有種感情的理由。兩位詩人都是自由黨——少色（一）與苦兒雷（二）——都長久的在「湖縣」住過，說得好也許他可以認識他們。沒有再使他高興的事：遇着與他的思想相同的大偉人。

雪梨們在克司威找得所一躲在花叢裏的小房。他們不能進這花園，不過這地主以爲雪梨與哈淚葉比一對流落的孩子較好點，也准他們在園裏亂跑。

郵差漸漸察出雪梨信件之重。起初有荷格的信，非常的使人失望。他寫些長信給哈淚葉說他發誓的尊敬她，但是同時永遠的傾慕她。這樣不要求的恒心使他傷悼，但是她自覺矜驕。雪梨說，『時間空間將使他忘了你，』她懷疑的搖着頭。真正爲她的仰慕者發愁，她也許覺得能醫治爲更可愁：『空間，』她說，『可以使人忘却小的憂傷，反增加大的哀悼。』荷格給她的信，『或者哈淚葉赦宥我，或者我願將腦漿在她的脚前擊出，』她凱旋而悲傷。但是因爲在這花叢的靜氣中沒有別的刺激她也好了——失望。

此後便是黑琴籟女士的信。自荷格顛仆後，她成爲雪梨唯一的至

友，差不多每天他都要給她幾頁緊急的讚美的信。哈淚葉便常常在她丈夫的雄論後加段誠摯的請帖，請她來伴着他們。

諾爾弗公爵住在隣近。他曾經替雪梨與雪梨的父親講了和；因爲錢的問題緊急，他們決定給他寫信。公爵的回信請雪梨，他的太太，同他的大姨子來到堡壘過禮拜日。他關照這少年，也許是因爲天性仁厚，也許他自視爲盡職，因爲他自己是政黨的首領，須得一個人約友誼，這人或許年長時將入國會每年得俸六千磅。

哈淚葉在克銳石頭的堡壘飾裝得好看。女公爵（她已被告訴了雪梨的異常的婚姻）非常驚訝他的太太的美容舉止。就是意立薩也被視爲『十分迷人』——至少因哈淚葉的關係。這拜訪是成功的。西河君知道他的女兒們與一個公爵同住，知道他的女婿到宮門時袋中僅有十二先令，他忽然覺得要表示他的慷慨，便自獻與這對年輕夫婦

每年以二百磅。

雪梨君也不能更吝嗇，主因是他的長官領袖叫他該仁慈些。他再來許可每年給他兒子二百磅；這樣一來，窮的問題都解決了。

但是雪梨的眼中以為最滿意的是收得些主要的結果，而同時他自己方面不稍讓却：『我覺得應該的：我的這些退讓無論可生怎樣大的利益，但是我決不能退讓我在政治與宗教方面的意見……這種法子使我倆都不值去做。』他的父親回答：『我給你錢用，因為我怕你在外邊欺詐生人。』他這樣的不能攀至雪梨思想的高峯。

在克銳石頭，雪梨認識少色的一位朋友，他願携雪梨同去看那詩人。所以第一次他將親見他最敬慕的作者之一。但他實在遇着少色時，他大驚了，因為他常以為詩人總是最誘人最有仙氣的。

他看見的是在一所陳設精美的很暖和的房裏有一位少色太太，很像廚子而不似女神。實在她曾經是衣匠，她用她製衣時剩下的布塊來裝訂她丈夫的書。她的布室便是她的廟宇，在那裏她操習她的天才。她說的是錢，炒茶，僕役，同那些最可厭的家婦一樣。這詩人像全不知道這種情形。他是個誠實的動物，但是沒有理智力。他許可社會變遷，但是宣言那變遷也得慢慢的來。他用那令人討厭的公式，『你與我都等不到看見那改變。』他反對舊教徒的解放，國會的改良。最壞的是他自稱為基督徒！心中悲痛，雪梨離了他。

少色——有價值的人——簡直猜不到他所生的印象『一個異常的孩子！』他想，客去之後。『他的主憂似乎是因為他是大財產的承受者，他又爲他將每年收得六千磅所攪擾，正如我同他一樣大時，因爲我一文沒有。除此以外，他對我做的正如我自己的鬼所做的。他跟我在

一七九四那年一樣。他自以爲是「不信神者」，實則他才是「信神者」。那是少年的病，我們都經過的。他幸而遇到我。他不能有更好的醫生。我已醫了貝克立，所以不到一禮拜他也得被醫好。他定會驚奇的，在他生平第一次遇着一個完全了解他的人，並且對他最公道……上帝助我們！這世界需要修補，雖則他沒有把它恰恰的放在對的路程上。我也不失望的使他相信一年得六千磅很可以做些好事。」

這樣的「少年」與「中年」在他們的道上遇着。「少年」尊重的看着「中年」，但是不能忍耐的。「中年」用仁慈的譏諷看待「少年」，並且希望用那多受過培養的頭腦來管看「少年」。

「中年」忘了各時代不同的頭腦，正如勒布立（三）的原子是不可穿透的。

少色同他的夫人盡力幫助這對年輕的夫婦。他勸雪梨的房東減

了些栗村的房租。少色太太給可憐的哈淚葉（她不懂一點家務事）一些關於烹飪洗衣的好教話。她甚至把床布桌布借給她：那是寵愛的最高度了。但是雪梨發現一事，阻止他與「中年」的進行。

他偶爾在某雜誌上讀少色的一篇文章，其中稱喬治第三爲「從來沒有再好的國君」，這自然是一段明顯的諂媚，但是少色希望當英王宮之詩官，並且達到官榮的路是峻峭難爬。雪梨從不饒赦這類卑行的。他寫信給少色說他以後視他爲求利之奴，罪孽之主，絕不再看他了。

就在這時，他一點不留戀少色，因爲他剛發現了哥德文，偉大的哥德文，政治的正誼的作者，婚姻的破壞者，宗教的反對者，不信神者，民黨人員，革命人物。哥德文還活着的，他住在倫敦，與每個人一樣的他有郵局的地址，一個人可以寫關於「道德」的信給「道德」的高大的宣傳者！

『你將驚奇，』他寫，『得着一封生人的信。沒有介紹可以來禁止這常人以為自由的舉動。但這是自由，即使非風俗所許可的，也是理智所不責備的。人道主義的要素是在使人類打破虛偽的禮儀來互相攜手。』

『哥德文這名字常常鼓動我的敬重與仰慕的感情。我總視他是一個光明，對於他的四圍的黑暗太光明了……你對於我以看不出的情感來知道了你的存在住址，你也不必驚訝……我已把你的姓名同那些尊榮的死者錄在一起。不，那不是這樣。你還活着，並且我十二萬分相信你還在為人類謀幸福。』

『我初入了社會裏面，但我的情感同理智與你的相通。我的路程短……但是有用……我所遇過的虐待比從前的更把我的主張的真理印在我的判斷上。』



當哥德文接得這信時，他高興極了。他著政治的正誼時，有許多人談議他，此後他便比較的堙沒下去。雖然沒有他的少年學生那樣多的理智，不過他也能談及一個『有用的生命』。他最初的職務是個牧師，在三十歲時他變為不信神者，民黨。

一七九三年他出版他的名著。畢提都很想逮捕他的，不過因為那本書的昂價（賣七十二先令）使這「國務總理」覺得也很可以免除那書中言論的危險。

四年之後，他同瑪麗鳴爾斯敦克那夫提結婚——一個有天才的女作家——同她共居過。她因為生個女孩便死了。這酷恨婚姻制者立刻又與某某克勒忙夫人結婚了。這女人是位寡婦，住在他的房子隔壁，從她的洋檯上因為癡愚的諂媚便認識了他。

這對夫婦的生涯是艱澀。總共有五個孩子——繁雜的子裔。第一，

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與哥德文（天才與天才）所生之女。瑪麗第二，克勒忙夫人第一次結婚所生的兩孩子，姐恩與查爾士。第三哥德文與克勒忙夫人所生的一個小男孩。最後，年紀最長的少女，她不再屬於家裏的人，她是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與她的美國的愛人船長吉爾伯印勒所生。這便是那溫柔動人的凡立印勒。

這第二個哥德文太太是位『可厭的帶綠眼鏡的婦人，』說話虛詐性情又不愛潔白。她虐待凡立與瑪麗，在石坑賴街管理『少年圖書館；』這書館爲哥德文開辦，想來維持他家裏自己的少年的生活。這可憐的『哲人』的生活是憂愁而艱難，完全沒有虛榮的樂趣。因此，一個學生從克司威給他一封熱誠的信，自然很受歡迎。一個『小孩書籍』的印行者受了金錢的壓迫，再好沒有的來認識一位人，那人又說他是太光明瞭不能仔細的看。

他答覆雪梨的信裏說他願同他的不知名的通信人有私自的細談。在回信中他得着一本自傳，傳中提牧士與牛津的校長都成爲卑賤的脚色。他知道他的通信人每千可收入共六千磅，又結了個同他意思一樣的女人，並且他已經出版了兩部小說和一本小書，那些書他隨後就要送給他心理的『主人與構成者。』

這封熱忱的信被哥德文克勒忙家中的少女們熱烈的讀了，但是這政治的正誼的作者有些狐疑。他既是一家之主，他比從前更看重父親的威權。或者提牧士君不過只是替他的兒子謀利益，一個人不應該批評他少年時所受的威權，最不該的是出版些評論。當學生時，一個人應該忍受着創痛而爲一個教師。

如果不是『尊敬』的哥德文而是別人寫的這些話，那他定會貶他爲一班「不能忍耐」的撐持者。但是「威權，」「聖教」對於「少

年是這樣的重要（甚至於對於反叛的「少年」）所以這「少年」也得心悅誠服的在他的良心中的好教師的前面屈膝。

雪梨的神秘的天性比旁人都更急需的要有個神龕來使他拜禱。『我願當個學者；不，一個學生，』他回答。『我的謙遜與信任不是假偽的，不全的，在那裏我相信我未受騙，在那裏我看見天才與能力是這樣無疑的高超。』

他忻悅的發現了哥德文，他把最大的計劃定好了。要想完全的變更別人的生活，要想把他們的命運同他的連合，那他看來只是小孩的遊戲。他若不完全的替哈淚葉與立意立薩設想，還有更簡單的嗎？在威爾士租院大房，請黑琴籟女士，他的『尊敬』的朋友哥德文，與哥德文可愛的家人同住？

但是，起初略略被哥德文的疑惑所刺激，他想用種驚人的行爲來

證明他雖然年輕，他也知道如何辦事。在『永遠』的居住在威爾士『默想之家』以前，他將偕哈淚葉與意立薩同往愛爾蘭，在那裏費三月的工夫特爲「舊教徒的解放」工作，其次才爲悲慘的地方謀進步。

美麗的哈淚葉與終日梳髮的意立薩怎樣去解放愛爾蘭的舊教徒？這問題未曾回答，但是雪梨帶着『與愛爾蘭人的演講』其中這樣的滿了哲理，聰明的議論，愛慕人道主義，所以只要讀讀便似乎可以動人人的心了。

這明眼的飄泊的少年武士便這樣的上了船去征服「綠島」了。不帶一支長矛，他携的是一篇文章，娟好的哈淚葉是他的夫人，黑的意立薩是他的先生；意立薩管錢，管家事，管一切齷齪的職務。

(第十二章註)

(一) 少色 Southey 英國十九世紀詩人。

(二) 苦兒雷 Coleridge 英國十九世紀詩人，古舟子詠爲其名著。

(三) 勒布立 Leibniz (1646—1716) 德國哲學家數學家。

## 第十三章 臆泡

這「慘容的武士」被他想解放的奴隸所攻擊。雪梨在「舊教徒解放」同志的會議時被別人輕視不理；他說如果因爲愛爾蘭宗教的關係而反抗羣衆的工作，那是有害的，既然一個宗教與別個宗教都是一樣的好。他的聽衆寧喜他們虎待者的狂望，而不喜他們保護者的懷疑。

那有名的「演講」也討論這個問題。其中指出舊教徒的解放爲達到完全解放的第一步，並且政治上的主張應是道德的而不是求利

的。愛爾蘭人不必向英人求自由，而當竭力的變成高尚，公平，仁慈，雪梨以爲他的教訓定可直入可憐的道不寧人的心中，他自己已經準備爲此犧牲的。

哈淚葉也很熱烈，她的改革的奮勇看來是有趣的。這對年輕夫婦的袋裏塞滿了小書，在塞克維街上走來走去；他們碰着『神氣相像』的人，便溜一張救了靈魂的紙進他的手裏；或者從他們住房的洋臺上散些『演講』在行人的頭上。當雪梨巧捷的放了一篇『演講』在老嫗的大墜內時，哈淚葉便笑得要死，不得不衝走了。愛爾蘭人的談論真是最有趣的遊戲。哥德文與黑琴籟女士每天都正等着雪梨被捕。這位教師甚至於以爲有政治暗殺的可能。但是『道不寧的宮』安靜的知道了有一個年十九歲的英人剛演說了一篇關於『道德』的言辭。

警察送了一本『演講』給『秘書長』，雪梨勸愛爾蘭人要高尚

忍耐，使這位官人笑個不了。

這樣的免脫政治上的危險，使人非常的失望；就是愛爾蘭人自己也一樣的令人灰心。『他們飲這樣多的酒，』慈心的哈淚葉說：『是因爲肉價太高。』雪梨要救一個流落者不要去偷竊或爭吵，但是巡警發出同情的微笑，證明給他看，說這人是醉了。

聖怕罪的晚上人人都醉了；「宮」中有跳舞會。雪梨同哈淚葉注看那些俄民圍着馬車羨慕這種華麗。這樣的卑賤使雪梨失望。

他們自己可以做個平淡生活的先例，三人都只食蔬菜，雪梨也不再覺着『殺房裏的慘懼』與『無辜禽鳥的屠戮』的恐怖了。但陸靜太太來時，他們便可破例。她是他們在道不寧所識的唯一的友人。她以製衣爲職業。在他們所愛的愛爾蘭人中他們不識一人，那就是他們地位的一個困難。『我想，』哈淚葉說，『有一天貝洗出名時，我們立刻便



可以認識無論何人了。」

但是雪梨沒有多的希望。在虛幻無底的織網中常遨遊，被蹂躪的愛爾蘭像個高傲而美麗的女性，雪梨像個漂泊的武士與福音宣傳者，倘如必須的時候，他便準備的爲她死；蠶湧的無賴漢在街上跟隨他們，蠻悍的英兵阻止他，棒擊他；但是他的福音的勇武的甜蜜使這些野獸馴服了，哲理成爲使仇敵和平的神符。

漸漸的這光明的幻想消了下去，霧裏的虹的最後的暉彩在污黑的屋上飄浮，真的愛爾蘭也現形了，一大片固體的城市，田莊，森林，與無數不清楚不相似的人民，一大堆古舊的風俗與法律；賭博，畋獵，殘殺之地；縣官的座位，兵士的駐營，警署的中心；愛爾蘭墮落但是還在譏罵，受罪但是還在吵鬧，不滿意，並且以不滿意爲樂事。曖昧不明之島……荒謬之島……凝視着這可怖的「真實」他能做甚麼他有甚麼希望。他

被壓碎了，失力了。

越來越固執，哥德文逼迫他的學生棄了這遊戲。自從雪梨稱他爲精神之父後，他就用了父親的音調——報怨，憤恨的音調。

『相信我，雪梨，』他預言，『你正在準備血盆的洗滌？』

假如他能看見他精神的兒子在那裏草成一篇不觸他人之怒的『對於爲人類謀幸福之會的諫議』——一邊有意立蘆在縫一件鮮紅色的大衣，一邊有哈淚葉在備蜂蜜與麪包的飯，他也許會安靜些。

可是，他的勸告這樣有力，所以使雪梨有個好的口實；雪梨說他可以不救那些受壓迫者，因爲他們甘願不被解放。

除了幾個知道怎樣向他討好的窮人而外，在道不寧地方沒有人重視他的。因爲如果愛爾蘭人眼中還有一個更可嘲笑的人，那便是個愛爾蘭人的英人；如果在全世界上一個老倚頓的兒童與牛津的人

所不能忍受的，那便只有愛爾蘭的紊亂與塵垢。

他看出人民的愚行與慘運的快要臨頭，他的思想漸漸的渴望着英國鄉間的美麗與安寧。

『我讓步了，』他寫給他的『尊敬』的朋友。『我決不再向愚民宣講……我也滿意，因為我當了一種結果的主因；多年後等我自己已變爲泥土時，那個結果便會自然實現的。』

哈淚葉把所有剩餘的小書都裝好了寄給黑琴籟女士，這女士沒有這『不可燃燒的東西，』也能好好的過活下去。

意立薩摺起鮮紅色的大衣，這三個福音宣傳者便搭船返英國了。

\*

\*

\*

\*

\*

他們現在將實行計劃的第二部：住在威爾士，那裏這『精神的團體』可以聚在一起，「一切」問題都可解決。他們以爲找到他們所求

的東西了；雪梨結婚以前所住過的地方，那鄉間的美麗與漫野引動他了。房的附近有山間的急流在石上洶湧，構成些湖池湖上他曾放過一尺長的船。船帆是五磅的紙票做成的；搭客是一位受驚的貓。他盼望黑琴籟女士勸她的父親，能來同他並耕一百三十畝的地。

但是還有困難。房子太貴。黑琴籟君怨怒在喀客斐的關於雪梨與他的女兒的誹謗，所以不許她到勞提威去。這教師得到這請帖便得意起來了，不謹慎的就向人人誇口，人人就以嬸母皮爾福爲首領，糟糕的解釋一些。

雪梨第二次又被世間的惡毒所驚愕。他曾同他的太太潛逃，在蘇格蘭結婚的，誰還能猜他將對哈淚葉不忠心呢！這個意思這樣的使他受薦，所以那比較不道德的黑琴籟女士或許也會觸怒的。

至於黑琴籟君，他得着他所希望的待遇。他也是個退隱的鋪裏的

管理者，因為上帝喜歡把水晶似的雪梨放在給『商業』一起。『先生，雪梨寫給這女士的父，』我很難受的聽見「你」拒絕我對「你的女兒」的邀約。有什麼權利誰使你當她的主人？……天的法律，英國的法律都不能視兒女為私人的財產……別了。當我再聽你的話時，我盼望那時你的性情將要自由解放些。」

雪梨們將離威爾士時，哥德文介紹他們一所村屋，那屋他的一個朋友要想租的。他的話總有力量。雪梨同哈淚葉去看房子，覺得沒有希望。房子很平常，差不多還未完工，並且對於他們太小了。但是他們從這無益的旅行回來時，發現一個風景絕佳的村莊。總共三十所村屋，屋頂是茅草的，有玫瑰花和藤枝蓋着；那便是寧慕的可愛的小村。恰巧有所屋要出租。那屋的地位是最好的了，上邊有叢林的山道，從窗望出，可俯

看海水三百尺以下。他們立即決定『永遠的』在那裏居住。

『尊敬』的朋友得到這段消息，便寫了一封硬話的信。他粗暴的說雪梨們有奢侈的習性，並且一所很規矩的小屋應當使自命爲哥德文的學生滿意。假如這信是提枚士寫的，這些強烈的形容詞定會在雪梨的腦中志忘的，但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父親所不容納的對於生人也能收受下去。

雪梨未曾想報怨，只是想糾正自己。如果他說他的指導者，哲人，朋友所介紹的房子太小，這不是因爲奢侈或安逸的原故。但是房間太少，看起來似乎兩人——並且是異性，又未結婚過——共同寢室未免不對。他相信在文明的社會中這種偏見可以消滅，不過在現在情形之下他覺得雜亂是不能的，雖然，他還小心的改進他的意思——他怕那意思有些反抗性。這「教師」也還好，就忘了。

可愛的寧慕村不久便成爲大事發生之地——黑琴籟女士的光臨。雪梨希望她將給他的生命以智慧的結晶，那他是缺乏的。這種安排也不能使哈淚葉失了什麼，因爲她的『心靈的姐』將幫助雪梨來鑄成她自己。雪梨以爲這兩位年輕的女性都很可以擔任她們的責任的。

寧慕的村人很驚異的看見雪梨有天早晨同這憔悴枯瘦的生客作長遠的旅行。此後，他就與她討論宣傳他的思想的計劃。「道德」的繁殖變爲困難了。倫敦有個印書人被處罰了。雪梨不怕什麼厄運。但是他也不使一個無辜的印書人遭禍。

幸好，這「術士」有方法來抵禦加色雷亞王的巡警。當他寫了些好的煽惑的小書時，他將把那書放在一個小箱內，箱是用蠟封得很好的，下面有塊鉛，上面有隻細桅竿與風帆，便放入海中；或者他將做些小

的火球，載以「智慧」，使它們在夏天的空中飄行。或者他將出神的注視着一小隊船艦——深綠色的瓶，蓋子蓋得緊緊的，每瓶都裝有神藥——在碧波間起伏的往大海飄流。

他勤苦的這樣「工作」後，他愛的遊戲便是吹胰皂泡子。坐在門前，手裏拿着宗教的書，他吹出些光滑的球泡，細薄的球泡上反映出天地的形形色色。他看見它們飄走開，直等它們破裂湮滅。

於是短時間的他離了「邏輯」的透明的宮殿，他常常以為必須的要在詩中將這些閃解的紫色，綠色，黃色的微妙的美麗顯出。

## 第十四章 尊敬的朋友

寧墓的玫瑰快要謝了，秋風如掃枯葉一般把散漫的雲片在空中掃蕩。黑琴籟女士的星快要隱歿了。常常有個生人在旁邊使哈淚葉不



安。雪梨自己也看見夢影消散，變爲更粗的形狀，並且自己也驚異他旁邊坐着一個平凡而說癡話的女人。他無益的請求他的女英雄，自己又悔自己的愚行。

既然曾經很用力的把她從學校裏抓出來，自然很難再把她送轉去。但是在秋天的靜寂中繼續的同她住下去，那是不能忍受的。或者在大城中別的友人與別的紛繁可以使他忘了她的討厭。同時哥德文又逼迫雪梨們回到倫敦，他們決定轉去長住。

\*

\*

\*

\*

\*

就在一八一二年十月的一天他們熱烈的離了聖姐牧街的旅館初次去訪哥德文及其家人。纖細美麗，紅潤的哈淚葉在她的高而圓肩的兒童丈夫旁慢行。他們猜疑這一「偉人」將如何的招待他們。黑琴籟女士路過倫敦時曾去石坑賴街，碰過冷的招待。這也許可以證明哥德

文的智慧。

他們看見這全家都在「少年圖書館」樓上會聚，因為哥德文他們自己也好奇着想看雪梨們。那裏就是「哲人」自己，短肥，禿頭，看來是聰明，有牧師的容貌，與別的「革命」思想家都差不多一樣。

第二個哥德文太太穿上她最好的絲服，要考查「男爵」之孫與他的美妻時，她才帶上綠眼鏡。有人警告過雪梨們說她是個進譜言者，但是這一次她裝作和靄的樣子。

凡立印勒也在那裏，和靄，愁思；姐恩克勒忙，美麗活潑意大利派的微黑女子。

『沒有在的，』哥德文說，『只有我的女兒瑪麗，現在在蘇格蘭。她很像她的媽，她母親的像片我就與你看。』

『他領着這對年輕的夫婦到他的書齋。雪梨很被感動的久視着

那迷人的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一)的照片。於是都坐下了，哥德文與雪梨便談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牧師的位置，德國的文學。這婦人靜默的佩服的傾聽。哈淚葉以爲哥德文像蘇格拉底，(二)他有同樣大的額；雪梨在他旁邊坐着，像希臘的美少年，那少年的不忍性被尊敬心壓下了。

\*

\*

\*

\*

\*

雪梨們與哥德文們之間起了親密了。哥德文常到旅館束帶雪梨去散步，或是哥德文太太請哈淚葉與雪梨吃飯。她連意立薩與黑琴籟也請了，不過請黑琴籟時是很不願意的。有時哈淚葉自己還大膽的請人吃飯。

十一月五號是介福克斯紀念日，(三)雪梨們同哥德文們吃飯。飯後，小維廉哥德文年九歲，說他將因他的朋友隣居小牛頓出去放煙火。雪梨此時正在同他的尊敬的朋友討論些深奧的問題。但是「一煙火」

這字立刻把田地的化學家弄活了。他躊躇一下，又想起了火箭火輪顯出各種色彩把倫敦的街市光明了。

『我願同你去。』他向這小孩說。他們就走了。

煙火放過後，小牛頓被這年長的朋友所誘惑，這朋友如小孩般的遊戲，並且能講這樣奇怪的故事，所以牛頓便帶他回家介紹與自己的父母。雪梨毫不拒絕，過後也決不追悔。他察出這些牛頓們都是可愛。他們立刻就親熱的隨便談起來了。

牛頓就是使雪梨喜歡的人，他有不盡的學說，他能實行。他有個最喜歡的學說：當「一人」從赤道的地方向北遷殖時，他採用些不自然的習慣，因此一切苦痛發生了。這種惡習之一，便是穿衣服：牛頓家裏的孩子一絲不掛的在房裏亂跑。還有個惡習便是吃肉；牛頓家人都不吃肉。沒有再能使雪梨熱心的事了，並且牛頓君又給他些新議論。

「人與肉食動物毫無相似之處；他沒有爪來掘取食品；他的牙的構造告訴他說果蔬才是他的食物。他一喫肉便生病了，肉對於他只是毒藥。這裏你可明白蒲羅迷沙故事的意義，那故事自然是不吃肉的神話。蒲羅迷沙——那就是說人——發現了火，發明了烹飪，立刻就有隻鷹來咬他的肝。這鷹便是肝神，那是很明白的。」

自從牛頓家人實行「不食肉主義」之後，他們未曾請過醫生，也未用過藥劑。孩子們是世上最強健的。雪梨很有機會看見這些小女孩們，覺得她們有雕刻家的模特兒那般美。

他是熟客了，只要客堂裏有他的聲音，這五個孩子便衝下樓來遇他，帶他到他們的房裏。牛頓太太同她的姐姐（布娃維的夫人）都同孩子們一樣，也被雪梨迷着了。

在哥德文家裏，凡立與姐恩整夜的快活的聽他講話。她們狂喜他

的美，並且他的言論對於她們似乎是不可攻擊的。就是在民黨的家裏，這位少年貴族——大財產的承受者，又這樣的輕視錢——也發出了豪野之光。

在這兩女子之間——凡立和靄，鎮定；姐恩，熱烈，急燥——他覺得好像重新過着少時熱誠而快樂的日子，當其一羣可愛的姐妹們，表姐妹們攀繞着他的時候。

哈淚葉不大使哥德文的女孩們高興。她們察出她從來沒有爲自己想過，只是重複的說她丈夫所喜悅的字句，並且她的文法又有瑕疵。『可憐的親愛的雪梨！』她們說，剛剛這對夫婦走時。『他簡直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太太。』

這是很平常的印象，當其少女們看見她們想要的男子被別人佔有的時候。哈淚葉不在時，她們甚至於敢用些刺人的話來攻擊她；她們

不知不覺的以爲她的喜歡空想的丈夫對於那些批評是最能感覺到的。

『哈淚葉把我駭倒了，』凡立寫信說，『她是這樣好的女人。』雪梨生氣了。

『哈淚葉是「好的女人」就是有才這樣的控告她，在我眼中她是最不可赦宥的嗎？她的舉止的自然簡單，常常是她的最美處；並且又不像時髦生活的俗麗。你不要拿你的意思來改變我，一直等到我親眼看不出你的意思的荒謬的時候。』

後來，凡立的這封信回到雪梨的腦海。

(第十四章註)

(一) 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 Mary Wollstonecraft 英國十九世紀女思想家，提倡女權。

(二) 蘇格拉底 *Socrates* 古希臘哲士。

(三) 介福克斯紀念日 *Guy Fawkes Day* 介福克與其同伴因炸英國國會而被擒，處以死刑。後人於每年十一月五日紀念他。

## 第十五章 黑琴籟女士

荷格現在已同他的家庭完全講和了，在約克經過一年流放之後，又回到倫敦來完結他的法律功課。

一晚，他正坐在一把舒適的有手臂的椅內，用一件溫暖的長袍包圍着，旁邊有一壺滾茶，他聽見屋外一堵門上有劇烈的敲聲；一會兒，這堵門很厲害的撞在牆上，使得全屋都震顫起來；荷格回憶一雙發亮的眼睛，一個高長彎屈的身形……



『倘若雪梨此刻還同我當朋友的話，我將想像……』

有人衝上樓梯，使我們回想到許久前在牛津樓梯的急遽足聲。

『祇有雪梨才那樣跑上樓！』

房門開了，雪梨立在那裏，光着頭，大張着衣領，帶着野放智慧的樣子，老是像天上的神靈誤入了塵寰似的。

『我從你的「特別辯護者」那裏得到你的住址，同時也費了許多力氣！他當我是騙子，不願告訴我。你最近一年如何？……我剛從愛爾蘭回來……我去向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宣講人道主義……我們便回到威爾士——一個可愛的地方……哈淚葉現在很好……她望生一個孩子……你讀了貝克立（二）沒有……此時我正讀着嚇兒維他（三）……很聰明，但太乾枯無味……』

荷格用昔日的企慕，愛情，與諷刺注視他。除了雪梨還有誰能同一

個在一年前絕裂過的朋友起始討論赫兒維他？

雪梨滿臉熱誠與歡欣，在房內踱來踱去，翻開書籍，發出些從未待答的疑問，看來好像全忘掉了荷格曾經得罪過他似的。

他談到深夜，荷格隔壁的隣居遽急的在牆上敲，警告他的來客的聲音太高刺人，使他們不能安眠。

荷格因為顧名的關係，提議叫雪梨還是去的好。雪梨仍舊談下去。他解說他剛才發起一張募捐的單子，想修完一堵堤，這可以使在脆馬多克的威爾士人賺得海邊的五千畝地。他在單上首先捐了一百磅，他傾注他的生命，他的力量，以及他的財產在這件冒險事業上……荷格輕輕握着他的手臂，引他到門口，可是他拒絕了。

『你的隣人麻煩我！他們是野獸，他們不知道祇有夜間我們的靈魂才真覺着自由。』

荷格設法使他安全無事。

『我就走，但有一條件，就是明天你要來同我們共餐。哈淚葉很願見你。我得道歉，我們有一位可怕的動物黑琴籟女士……不過一兩天內她就得走了。』

『黑琴籟女士——你靈魂的姐姐？』

『她，我靈魂的姐姐？』雪梨嚷着。『她是個爬起走可輕視的蟲……我叫她「黃鬼」』

但是他已來到街上。荷格輕輕推他的朋友出了房子，便獨自把門掩上了。

\* \* \* \* \*

次日六時，荷格將名片遞進給哈淚葉。她熱摯的接待他。她看來比從前更年輕，更艷麗更可愛。

『這是怎樣一度離別呀！』她說『可是不再會有的了。現在我們將在倫敦永久住下去！』

意立薩很驕傲的沉默的坐在一邊。她冷冷與荷格握手，並沒有自降身分與他交談。

『你看來像是很好，哈淚葉。』

『她？哦，可憐親愛的東西！』意立薩用那假感情的聲音說道。『她的神經在一種可怖的狀態中。異常可怕的撕碎了！』

荷格想『這屋裏一切不變，一個人應當留心一個人所說的話。』  
雪梨此際像砲彈一般衝進了屋裏，晚飯已準備好了。

飯後，意立薩低聲的向哈淚葉的耳邊說了些神奇不可推測的話。  
哈淚葉服從的走到荷格面前說聲晚安，並且邀他禮拜天早晨再來。

『那天是「黃鬼」離開的日子，談話是很不易的。可是你常是如

此有趣可笑，你將爲我們的最大幫助……貝洗已告你過我們的「傷害者」麼？」

一提起黑琴籟女士這個名字，意立薩現露一種深刻但是沉靜的厭惡的表示。

『她是個可怕的女人，』哈淚葉說下去『她設法想使貝洗愛上她。她假裝着他正在愛她，我呢，祇適合於管家。貝洗已許了每年給她一百磅，祇要她走的話。』

雪梨准許這事。他看出因這樣而犧牲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這是不慎，但也必須的。那年輕的女人因爲他們而失了地位，此外還失了她的名譽與健康，她還得多謝他們蠻野的行爲。

『她真是個可怖的動物！』他顫慄的說。『一個淺薄，醜惡，半陰半陽的一種女人禽獸。我從未這般厭惡過，自從同她住了四個月之後……』

：如果這種女人在天堂上，地獄又將如何呢？唉，她還寫詩！她寫過一首悼「女權」的哀歌，這樣的起頭：

『都是都是人類，女人與其餘的人是一樣的……』

他忽然發出驚人刺耳的笑聲。

第二天，荷格並未忘了來。那天的「女英雄」在他看來是討厭，却不惹人生氣。她是一個高大，多骨，有男性的女人，黑色皮膚，帶着鬍鬚的痕跡。

雪梨立刻嚷說他必得走開。哈淚葉有劇烈的頭痛，須要清靜。荷格的命運是領了兩位意立薩出去散步。

右邊有「黃鬼」，左邊有「黑金剛石」（他給意立薩西河的外號。）他領她們向聖姐牧的方向公園走去。『我可以像哥尼里亞的說——這些是我的寶貝！』他這樣的思索着。

這兩個美好的對敵從他的兩邊用高傲的輕蔑互相攻擊。疲倦的意立薩忽然用一種沉靜柔和的暴戾發出些使人驚嚇的攻擊。黑琴籟表示祇同荷格講話的態度。她討論女權的問題。意立薩因為不能談論這題目（別的題目也一樣的不會談）察覺她自己變成恥辱的沉默了。

當他們歸家時，她把荷格圈在大廳的一隅。

「你怎能同那個齷齪的動物談這樣多的話？你怎能許她向你喋喋這麼久？哈淚葉會非常不願意你的，我敢相信！她將會很生氣的。」

可是哈淚葉祇向他微微笑笑，問道：「你對『黃鬼』不厭倦嗎？」點心喫過後，他詭詐的把談話的題目轉到「女權」上，於是，「理智的女神」立刻便釋放了。雪梨從椅裏站起，來到她的面前，熱烈的討論起來了。西河姐妹倆用黯淡的憂悶看他，好像看一個與敵私通的罪

人一般。

『意立薩向荷格低語』如果你祇知她身上怎麼髒，你就不會挨近她了！』

可是解圍的時刻到了。那位流徒者的口袋箱子都堆在四輪馬車裏；雪梨家中的女人們只好留在那裏欣欣然跳着舞唱着歌。

(第十五章註)

(1) 貝克立 Berkeley (1685—1753) 愛爾蘭大僧正與哲人。

(11) 赫兒維他 Helvétius (1715—1771) 法國哲人與文人。

## 第十六章 哈淚葉

自從黑琴籟女士走後的幾個月真是快活的幾個月。雪梨們仍是



手無半文的流浪人，但內心的滿意補填了家庭與金錢的缺憾。他動手寫首長詩蘇撲女王（一）寫這首詩使人覺得生命是有價值的。哈淚葉已有了小孩，沉溺在喜悅的癡痺中；保存她所有的力為創造的目的。所以被她自己的感覺與希望所娛懽，同時又使她有興趣，因之，毫不感着一點兒煩擾。

當此際，他們到威爾士作短時間的游歷，第二次到愛爾蘭，但這次不復參加政治。要想得貝洗的歡心，哈淚葉起始學拉丁。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教授。不管一切文法。他叫她直接一躍而讀托累士與浮吉爾。

她在學習時間，雪梨便繼續寫詩或讀歷史書籍。哥德文曾經確切的告訴他過說他判斷一切錯誤最大的主因是他缺乏歷史知識；雖則他討厭這門學問可是仍然無畏的去進攻。傍晚時分，哈淚葉喝些愛爾蘭古調『魯濱胡特』、『客尼底格提』或者他們共讀報紙，這些報紙

當時載滿了『自由作家』被逮捕的記事。

常常對於這些因言論自由而被定罪的不相識的同伴們，雪梨甘願獻上罰金，可是自己從未有過十磅在手裏；爲實行這事起見，他不得已祇好出百分之四百的厚利去借錢。

此時，非回倫敦不可，因爲哈淚葉的產期近了。雪梨快要二十一歲，那對他是個重要時期，也許他能和父親講和。

他在阿爾貝馬街的苦克旅店住下。同他們在一處的意立薩以過分的小心看護哈淚葉。她的大驚小怪使雪梨難受，雪梨祇要「自然」指導一切好了。

當他不在前時，意立薩便預備教她的妹子如何運用婚姻的策略。

『真奇怪，雪梨已滿二十一歲還不能同父親講和，那時你才能歡迎到家裏，度將來男爵夫人的正當生活！如果你稍微靈巧一點，多勸他

一點，我擔保你。一切都與現在不同！你應有自己的城內住宅，自己的金錢，自己的車輛；那些那些你都可得着，祇要貝洗願意的話。」

哈淚葉也有同樣的意思。她是個美麗的女人，她自己也知道的一個美麗的女人。如果沒有奢侈生活，正如聰明人祇有附屬的地位一樣難忍受。她在街上所碰着的羨慕使她明白她的魔力，她也了解少年時期不可持久的。正如一個强有力的國家在未解散兵隊之先，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確定它的地位，「女人」也要從她的對敵「男人」那裏強求滿意的條件，當她未入老境之前。

除了這些，意立薩還不息的可憐哈淚葉。自憐是這樣自然的來到我們身上，以至於最堅固的幸福都會被一個愚人的慈悲所搖動。

哈淚葉爲意立薩所唆使，雪梨被哈淚葉感動，同時又有諾爾弗公爵重新勸告，雪梨就決意再作書父親。倘如他不以爲這是榮耀而且

必須，他便不有此一舉了。他異常想看母親，就是那「長者」經過這樣時間與空間，看來似乎對他也是個多感而不可厭惡的人物。

『我親愛的父親：我又來膽大的向你陳述我的誠心，我願意恢復我與你和家庭的關係，那家庭我得不着，祇因為我從前的癡行……我望快快的我倆更能互相實行父子之道。我呢，不再是分散家庭幸福的人物。約翰格洛夫昨天與我們同餐，他說你老人家玉體仍然安康，我聽了很高興。我與我的妻同問您好。』

不幸，提牧士雪梨特別剛愎乖戾，要想試試比其的服從與否，這自然不能使比其低頭的；他不能作書與「大學校」當局說他而今已是個誠心盡責的教堂的兒子。

所以，這個一失敗了，他的父親也不再理他。

『我是如此低賤而愁悲的奴隸，』雪梨給諾爾弗公爵寫道『以

至於不承認我的信仰。祇要是稍有常識的人，便能很清楚那些感情的。忽然的擯棄，正如一種智慧的公正所能計劃出的不幸一樣……我願相信一切合乎理的東西，我願相信那些祇要不包含「自尊」的講和的一切東西，沒有那自尊，生命便成爲一種負擔與恥辱。」

意立薩以爲這類固執是荒謬的。「這樣，哈淚葉不久就臨盆了，連使他別親自奔跑街上的車輛都不能有！」雪梨大怒了，借錢買了一輛車，但不用它。他恨關在不透氣的車裏，寧願同荷格長途跋涉。

雖然討厭死了意立薩在家，但也有許多他可以藏身的愉快的地方。在石坑籟街有哥德文住宅，那裏凡立與姐恩用張開的兩臂迎着他。在吉士特公地有牛頓住宅，那裏他找到情愛、智慧，與古世的禮貌。牛頓夫人，頭等音樂家，是杜色籠愛的徒弟，將坐下來彈鋼琴，雪梨便坐在地毯上，被一羣孩子圍着，用低沉的聲音給他們講鬼怪無稽之事。

時常，布娃維女人來拜訪她的姐姐。這兩位女士是某某聖開聲的有錢的植樹者的女兒，她們受過英法合雜的教育，雪梨却十分愛慕法國哲學，所以很了解她們。尤其是布娃維夫人使他着迷。她與一個摧殘的移民的婚姻（這人是安罪心疑也（一）與拉費也提（三）的朋友）使她得着詩的可愛。她是白髮女人，可是有一張小孩似的面龐，這般含意欲吐的兩眼，一顆活潑合時的心，這些使一個人同她談話比同更年輕的女性談話所得的興趣還多。雪梨平生第一次在她和她的姐姐內發現了智力能與他自己相抗衡的女人。

意立薩和黑琴籟的言論現在在他看來是絕對可笑。

自從與哈淚葉同住後，他不自知的已成了習慣視女人如小孩，一種抽象的意思必得變為最簡單的形狀。與布娃維夫人在一塊兒，他驚訝的察出他不但能對她吐出他所有的意思，並且用她的語言的魔力

與適當她給那些意思以一種新誘惑。對於她的姐妹，以及對於雪梨，思想的辯論是最高的消遣了。沒有修養過的禮貌學問也祇等於零。但是，當這兩件東西合成一塊時，你就有文化上最美好的東西之一了。

拿着一種已經得到的完美的秘密快樂與纖細的感覺，雪梨了解他最後找到了適合於他的幸福的環境。前此他所知道的一切是變態的不配適合他。

在那些女性們方面，因為發現雪梨而被迷着了——發現這位面貌娟好，天賦獨厚的少年，同她們一樣的愛主張，又用熱情表現這些主張。他已脫掉了十六年來那種拘泥的自大心，而現在，當討論時，他露出禮儀與忍耐。他們從未遇過像他這樣不自私，這樣慷慨，這樣離脫了物質主義。平常是莊嚴的，可是有時也談諧。他有自然的舉止，輕視虛文禮節，充分的文雅。那些全是這位少年貴族的特徵。『還有能比，』她們自

問，『一位神人更可愛的麼，這位神人同時又是世間的人？』

荷格帶着嫉妒的色彩，同時又帶情愛的興趣，注視這般美女圍攻他的光明磊落的朋友所用的戰術。在哥德文家中，那些女子叫雪梨「妖王」或「仙王」；在牛頓家中，他被呼爲「愛儂兒」(四)和「阿貝龍」(五)；祇要他一到，女人們便聚在他的四周。不過他是不易按時來到的「神靈」。他時時有奇怪的反覆不定，忽然間的惶恐，非常的懼怕，有時因入了詩的幻境，他便忘了有人在等待他赴茶點會。有時，他真被擒捕，人人都以爲牢固捉着他了，忽然間有種幻想的責任在叫他，誰也不知叫他到那裏。

『在有些國家裏，』荷格對他說，『人們信山羊是鬼怪的孩子，這些山羊在每廿四小時內有一小時是住在地獄裏的。我想你就像山羊雪梨。』



反過來說，當他與他愛的女人正有着正經熱烈的討論時，這樣享受這種討論，他便把時間和空間一併忘了。夜已深了，但美麗的安東尼仍舊引着他的一聲不響的女牧師們不斷的談下去。天曉了，他還談論着。於是，再上床去睡已經太晚了，所以在清冷美好的早晨空氣裏散步也使一切都滿意了。

『怎樣的鬼魔，你通夜不眠的對你的一羣美人談些什麼？』那困難着的荷格將問道。

『我相信我都不知道。』

哈淚葉也同樣疑惑她的丈夫能給這些女人說些什麼。她此時已快臨盆了，也稀少出門。雪梨往往離開她。在那些住宅裏他是個受歡迎者，而她呢，却自己感到不受歡迎。在哥德文家中她不能和哥德文夫人合作。在布娃維裏中，起初她被視為可愛，因為她如此美麗，同時又是詩

人的太太，但不久她便被目爲一個非常平凡的女人了。

(第十六章註)

(一) 麻撲女王 *Queen Mab* 這是雪梨的第一首長詩，滿了哲學思想，反對迷信，神學。

(二) 安罪心疑 *André Chénier* 法國十八世紀詩人，詩中多有希臘情調，且更努力革命運動。

(三) 拉費也提 *La Fayette* (1634—1692) 法國小說家。

(四) 愛儷兒 *Ariel* 莎士比亞晚年名著暴風雨 *Tempest* 裏的一個小妖精名愛儷兒，當某荒島上的主人蒲拉什伯羅 *Prospero* 的奴隸主人有愛女名迷蘭達 *Miranda* 與一位美少年費丁蘭 *Ferdinand* 講戀愛。愛儷兒專聽從島上主人的命令。

(五) 阿貝龍 Oberon 莎翁的盛夏夜夢裏仙王。

## 第十七章 比較

小孩是女的，美麗，碧藍的眼睛。她的父親名之爲愛安。她的母親加上個伊麗沙伯。因此，我偉與西河女士在搖籃上拍着手。雪梨抱着小孩在屋中踱來踱去，唱一首他自己編的無味的調兒。生養一個新生命，他可以使那新生命不至墮入偏愚之見，這種意思使他高興。既然他是崇拜盧梭（一）者，他盼望哈淚葉親自喂乳，他自己却很熱以最溫柔的注意力看護她們兩人，在這樣新職任的激刺中，那可愛的意立薩便被忘了。

哈淚葉被她的姐姐鼓動，不願親自喂那孩子，她雇了個有乳的奶媽，『一個雇人』雪梨很憤恨的稱道。但是就這一點上哈淚葉可是柔

和但堅定的固執着。

自生了愛安後，她奇怪了改變了。那好像她想要補滿那九個月來的死板生活。她的拉丁課也不再上了。她現在不顧別的，祇想出門，看看製婦女冠的舖子和賣珍珠者的窗子。對於這些無聊的瑣碎事上覺的愉趣，真使雪梨以為奇怪不可理解。他甘願付哈淚葉的一切『有理由』的幻想，即使借貸以及無盡的煩惱；可是，如果要把那些幫助『被虐待的著作家』所應當用的錢花在首飾和冠帽上，這事他看來是可輕蔑，他便使他的妻和他的大姨子覺出他的意思。

意立薩小心的明白的表示出雪梨的失敗。

『貝洗找得充分的錢去付他親愛的哥德文的債，他盤算他，而他的太太又對我們不好。他有錢替那一夥可憐的胡寫文章者交付罰款，可是他不能供給他自己的太太穿得時髦些！他真是傻子，如果他以

爲一個年輕輕長的又美貌的女人不應愛好的冠帽。假如你十八歲時不想穿好了，那時你才「能」呢？」

西河女士鼓勵一個男子軍隊，某某銳安市長，叫他時常來拜訪她們。這市長她們第一次在愛爾蘭相見過，現在呢，却又在倫敦相遇。他也以爲像哈淚葉這樣迷人的年輕女人應當過一種更世俗的生活。哈淚葉有同他相合的趨勢。拉丁與哲學對她真是重大的壓迫。她從前毫無怨恨的忍受着，正因爲她愛慕貝洗的緣故。但是進舖子瞎談天合她的脾胃正如牛頓們合雪梨的脾胃一樣；她從這些瑣碎事中所得的樂趣與她曾經對於她的『功課』所用的痛苦的注意力，正相反對。

雪梨以爲城市生活與城中的引誘是一種毛病的原因，他同所有的情人一樣，察覺出彼此間已有黑雲了，很自然的想再回到他們愛情未被雲翦掩蓋的環境裏去。哈淚葉的有名的車預備好了。雪梨用一種

死後付還的二千磅的契紙貸借了五百磅；伴着那不可分離的意立薩，他們遊歷到克司威和愛丁堡。

一路上不斷的風景使他們忘却了他們的焦憂，他們很快樂的又回到倫敦，可是剛才安定下來，那往常的不合諧又產生了。哈淚葉和意立薩渴望一所好房子，時髦的生活，長袍，并且一夥社交的朋友。雪梨痛恨這一切，更痛恨的是他的妻子要求這些。他還是愛她，但他起頭覺着一種輕視。

荷格來看他們。他看見哈淚葉完全恢復常態，此昔日更美麗更艷好。但是她不再自願給他讀愛多門拉司的智慧的勸告。反此，她求他同她一塊兒到她的服裝舖那裏去。她衝進了舖子，讓他在階前等候。她起始煩擾他了，一個人對於曾經拒絕過他的女人，自然是沒有什麼奢慾，所以荷格令雪梨知道這事。雪梨也不能再隱藏他的不耐心了。雪梨們

已達到將來信任第三者的危險時期了。

當布娃維夫人邀請雪梨同荷格跟她在鄉間同住幾天的時候，他們欣然的答應了。在那兒他們看見她的女兒可利亞亞是有修養，深思，美觀，和她的姐姐牛頓夫人。雪梨又知道了從前在晚間和她在城中相會時所得的愉快的感覺。他稱布娃維夫人爲梅姆黎因爲她使他回想着塔臘書中的女英雄，那女英雄的。

『臉兒雖則像處女，

她的髮却是灰白。』

那引人注意的可利亞亞給這兩位少年以意大利課，布娃維夫人以她的細巧的嗓子解釋法國哲學家的豐富的教訓。『要享受生命，要幫助別人享受生命，而不傷害任何人，那裏便是道德的全體。』香佛（

二) 的這個格言，是布娃維夫人的寵愛的信條，自然能激動雪梨的憤怒。可憐的哈淚葉從未談過這樣明白反抗道德的話……但是她說得也很不好。

在布喀勒地方，即使遊玩對於雪梨也是快樂的，因為在那裏，最簡單的遊戲也染着思想的色彩。可利亞有一種習慣，就是祇要初一醒就要讀一首皮薩克 (三) 的十四行詩，並且時常還得熟誦呢。這些十四行詩她思索着終日的吸收着。她們問她早安時，雪梨與荷格便要問那天的是怎樣一首十四行詩，有時那首詩是這般的動人，她便不自信能背誦，所以把那一步不離的袖珍皮薩克打開，指出了那一行詩。

她在兩位少年的中間在花園裏散步時，她將雄辯的誦明的論到戀愛的題目。

『在一天的開始，』她說，『得着了一腔溫柔，這腔溫柔甜蜜着我



們的一切思想，言語，形爲，直到夜晚。」

這些散步，這些談話，對雪梨似乎是有價值性的惟一的東西。那住宅雖美好可是簡單，一種完善和樸素（奢華是他最惡的）使他迷着了。那才對他是一個安息和免去憂心的所在。哈淚葉被邀請了與他們結伴。布娃維夫人以仁厚接待她。「她是個很美麗小巧的東西。」她對荷格說。但由我看來她對於我們親愛快愉的「淡泊者」是個瑣碎多事的伴侶。不過，她還不到十八歲吧，我想。」

不幸，哈淚葉便確實的看出她未曾受同等待遇。她看見貝洗異常覺得有趣的同可利立亞讀皮薩克，而不願同他的妻子商量如何改良他們生活的方法；所以，因為反抗她自己暗暗的以爲可恨的環境，不管那些熱誠的表示，她便戴了上冷淡譏刺的態度。

當其餘的人都在嚴厲的討論「道德」或「改革」時，雪梨看見

她同荷格與皮哥克互相交換着嘲諷的微笑，這皮哥克，是他們剛才發現的一位新而且十分懷疑的朋友。

他能宥赦荷格的諷嘲。他的妻的諷嘲却使他大怒了。荷格的世界與他的完全迥異。他允許這個差別。可是哈淚葉的心是他親手做成的。他曾形成她，訓練她，養修她。他時刻以爲那是他的心的回音。忽然間發覺了這另外一半已經同他自己的一半分離，並且有時甚至於嘲諷他所說的一切，他那時才驚哦，深深的刺傷了。

沒有使女人更顯得愚癡的，除了秘密的忌嫉。不願明白的攻擊敵人，（那看來是自然而且動人的）她却因藐視天真的言語，和不使人討厭的行動來批評；表現出一種十分的缺乏機智，使得那種非常有理的感情戴上了卑污的氣習。哈淚葉在布喀觀察出每件事物都不對，因爲她有充分的理由來忌妒可利立亞特勒。但是雪梨當她那些諷刺的

容貌和譏嘲的言辭爲一種無價值的幼稚，此刻用冷冷的輕視待遇她了！

因此，她的驕傲更甚了，她的行動更壞了。『意立薩是對的』她想，『貝洗是絕對的自私，自以爲他所做的事都完美。因爲他喜歡這種索然無味的生活。這些愚笨的討論和這意大利的詩，他想免強我，我也愛它們。可是他有什麼權利使我不能度『我』的生命？可利亞特勒讀皮薩克未必就這樣比我好？他所羨慕這一夥女人既沒有我年輕，又沒有我好看。他不久就會須要我回去的。』

存了這個念頭在心中，她宣佈說她要回倫敦與意立薩在一塊兒的意思。她的女主人們除了幾句禮節所須的抱歉話而外，并不阻擋她。『可憐的雪梨』這些女人們說『他不曾得到他應該得的妻子。』

哈淚葉成了習慣，有時便和意立薩住了幾個禮拜，留她的丈夫獨

自在布喀勒。不久，那照常的『仁慈的朋友』讓雪梨知道他的太太在同市長銳安有糾葛。自從結婚以後，這是他初次嘗到一種可能的不貞節。那是個他在抽象情形中以最大的輕視所討論的問題。忽然發覺他和哈淚葉也許是可能的演員，他被從未受過的悲傷所壓倒了。

理智告訴他說如果她能從一個很平凡的女子分離，這他應當自視爲一件幸事。倘若在那時他仍舊愛，那豈不是那個天神似的可利立亞而不是那個新近因悲苦的憎恨而使他這般的受累的哈淚葉？並且，如果他不再愛她，同她離絕豈非最上策。他總是教導別人說當其熱情的昏迷過了以後，每人又恢復自由了。但是就是他自己這樣思索也是無補於事的。他恍惚間察覺貝洗雪梨與哈淚葉西河不再是兩個分離而自由的生命。過去的回憶，安慰，欣樂，以後受苦的總量把他們倆人籠在一個網子裏，使他們不能逃出。

他衝回城裏，決意要獻給哈淚葉以他的宥赦，或者是懺悔他的過錯。可是哈淚葉以粗暴的譏訕接受他。無論什麼傾心的談話都是不能的。

她的「小孩似的妻子」三個月以前是這般的柔順，服從，現在却冷淡而高傲，這樣一個變遷從何而來的呢？有時，雪梨以爲他從驕傲的冷酷的表面下偵探出另一哈淚葉的飄影，但是當他想用一個可愛的字去捉着它時，它便消散了。在她的心的鋼甲上他無益的敲着。

在街上無月時一人游浪他想：『我曾當了怎樣一個傻子！我而今永遠被一個不愛我的女人縛束着，她從未愛過我。很明顯的，她僅爲產業與名位才同我結婚……此刻她眼看她的希望消溶了，她自己的錯誤，反來責備我……』他恨惡的反覆道：『冰的心……一塊冰！』

如果他祇去會她，也許會有溶化這塊冰的可能，但是意立薩固執

怨恨，可惡，永立在他們當中，還有那豪爽的市長銳安時時刻刻都預備要可憐這位守教條的丈夫的苛刻。

努力奮鬥了幾天之後，雪梨的熱心忽然冰消了。當一切事物沒有不可能的時候，他便能有猛烈的進攻，這時，正如昔日在牛津經過了長久的散步後；他便墮入了不可克制的麻木，而他的意志力像快要熄止的臘火，在死滅以前閃出最後的一片光燄來。

當他看見哈淚葉是堅固不改時，他不再希望救他結婚的幸福剩餘，他於是寫信到布喀勒說他將往往一月并且是一個人來的。他明白分離了一個月之後，哈淚葉將完全被她可惡的環境毀壞，他又明白在布喀勒的分離期間一定是個災難，可是他真太疲倦，不能再繼續戰下去。

「我現在還是個什麼不過是一隻蟲飛集在一陽光之下第二次

快樂的雲將伴我入於死的冰凍的黑暗中。」因此帶着愁悲的心境，他背誦貝恩什（四）的幾行詩：

『但是快樂也不過是芙蓉，

你捉着了，它的顏色消溶；

或者好像是河中的雪片，

頃間白色，但久遠已消散。』

在他那似乎是哈淚葉，愛安，意立薩曾經忽然像許多有生命帶反抗性的物體拋進了他幻想住居的透明水晶宮裏。無益的，他用盡了所有邏輯的力量去抓他們出來。他柔弱的武器在沉重的真實下面被粉碎了。

（第十七章註）

（一）盧梭 *Rousseau* 法國十八世紀最有名的作家於政治

教育，文學，哲學都有貢獻。

(二) 香佛 Chanfort (1741—1794) 法國文人。

(三) 皮薩克 Petrarck (1304—1374) 意大利大詩人，善寫十四行詩體；文藝復興之健將。

(四) 貝恩什 Burns 英國十八世紀大詩人。

## 第十八章 第二次戀愛

有時雪梨也回想到他那十八歲大的妻子的甜蜜如小孩般的面孔，他想也許還可忘却一切，講個和好。寫了一首多情的詩他試告訴她一個人曾經在她熱情的眼睛之下生存過，現在便要在她的冷眼之下死去，那是如何的悲傷呀！這些詩句使她感動嗎？他從來不曾知道。她一天一天的更自閉在傲視與報仇的感情中。他有幾次會離開了她。無疑



的，這是一種報復，當他一面到倫敦的時候，她便帶着愛安同赴霸濕去了。雪梨不得不留在城裏，他年歲日長，可是事業尙未發展。他的律師使他明白也許有一件家庭訴訟使他失去了他的一切權利。他自己欠了一身債，但他堅持的要使他人能還債。哥德文所創辦的少年圖書館已經失敗，這位爲公平正義而戰鬥的老將被經濟逼迫憂抑，這境況使他年少的信徒與朋友有說不出來的悲痛。

可是要救哥德文須三千磅，一筆大數。但自從他一知道雪梨有救他的意思，他又表示出十分的友誼；因爲雪梨此時在倫敦是個『未婚者』，他的『美麗的一半』在鄉間住個無定期，所以每晚都被請到石坑街吃飯。

他極端想再看看那些女子，哥德文又告訴他將多碰見一位，瑪麗她新近才從蘇格蘭回來。他拿去一張她的引人注目的像片；十七歲，伶

俐，活潑，有極大求學的願望，和異常的恒心。老早，凡立和姐恩已經說她的聰明和美麗相等。至於她的母親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雪梨有十分的分企慕。他將遇着不曾相識的女孩，這使他非常動心。

爲幸福起見，他需要一位美麗的女人，可以把那些他幻想散漫在宇宙間的神秘而仁的「力量」聚集包含在一處。愛情對他祇是用情的羨慕，一種信仰的真正的行爲，又是肉感與靈感的精緻完美的混合。

如果瑪麗不在那危急存亡的時間出現，或者，即使出現，可是不能使人滿意，那麼，在他已傷的心靈中飄揚踟躕的情調，便會貢獻給凡立或姐恩；可是，瑪麗一來，因此他的運命便決定了。

她的臉兒很蒼白純潔，她金色的髮在頭的兩邊半部的束着，她的額頭平大，一雙熱誠的櫻色眼睛。一種靈敏多悲的勇毅的神情立刻使

雪梨感到同樣的熱烈，當他讀荷馬與布蘆塔（一）時。在這纖細少幼的女子裏，他看出一些英雄的東西，英雄的東西與女性的混雜便最使他感動的了。

『怎樣的莊嚴和怎樣的感覺！』他想着，一面高興的聽她年少新清的音調。一位女子站立小溪與河流會合的地方，有女性的美容，同時又有少年聰明的熱烈，這對於他永遠是藝術中一個最精細的東西。他渴想如兄弟般的去抱那細弱的兩肩，使那兩隻會有疑問的眼閃爍。當他帶着她在虛無飄渺的地境驚人的奔馳着。

哈淚葉西河祇是不完全的實現了他的理想。有一個時期，他希冀在她那裏可以找得美麗與智慧的可愛的調合，那調他是如此的愛的；但哈淚葉經不住時期的困難的試驗。她缺乏真正的腦力；即使她看來似乎對於主張有趣味，她的漠不相關的心情已被她的無深意的凝視

宣布了，最糟糕的，是她還帶着風騷，輕浮，有女人的詭詐技巧，就祇是個已足使他全身發冷了。

但是瑪麗，有栗黃色的眼，精細真誠。被「政治的正誼」的著者養大，她的心沒有沾染一點婦女們的迷信；她那清晰也許是刺人的音調，更證明她的教育得當。每晚都在石坑籬小屋裏同餐，雪梨看着瑪麗度他的時間，同時他似乎是在聽哥德文說明他自己事業的可歎的情況，又討論債務或是印書的法律諸種問題。

瑪麗，在她那方面，也快要愛上雪梨了。這段浪漫事蹟早就被那些姐妹預備好了；她們一月來在信中從來未提到別的問題，祇是談到那位美麗的詩人。可是，對於雪梨的描寫從來不能與事實相符。

瑪麗立刻察出她如何的使他感到興趣。他雖然不報怨生命——他從未這樣過——她可了解他不是快樂的；因此，一晚，當他們倆獨自

在一間懸着她母親的遺像的屋裏，她向他訴說她自己的苦衷。他信服她的父親，可是痛恨哥德文夫人，因為這個關係，石坑籟街的家庭對她祇是討厭；在世間她覺得安靜的地方祇有在她母親的墳旁邊。一到天朗氣清的日子，她帶着書到那裏去，讀書，沉思。雪梨被驚惶的問她是否可以同去。

因此，隔了五年之後，他才驚覺他自己又坐在墳場裏的一位少女旁邊，可是這回他的伴侶是個莊嚴有情的靈魂了。第二次這個「字」變成了「女人」，但是，哎喲，雪梨已經不再自由了。他自覺被不可抵抗的力量吸在瑪麗身上。他極想握她的手，用自己的嘴唇壓着她細巧彎屈的嘴唇；他知道她渴要他，正如他要她一樣，他們不敢使他們的視綫相交。他能獻與她些麼？他是一個已婚者。真的，婚姻不過是種形式而已。

當其一個人不再愛的時候，那人是自由的。除此以外，他并未許過哈淚葉別的什麼不單這樣，相信她已經是市長銳安的太太，他可不再替她打算了。但是，他的婚姻，法律上是不能解除的。他祇能獻給瑪麗那種墮落的生活。這種生活他不曾敢騙瞞他的第一個愛人哈淚葉格洛夫。

雖然如此，共同享着愛，縱使前途沒有希望，這也比不安定和道德上的孤單好多了。他決意向瑪麗吐出他的妻子的一切真情。結婚的愛，即使死了，也能很久的從沉默的面具之後伸出手來抵抗世界的攻擊者，但是總有一時，一個人將他的創傷赤裸裸的擺露出來，而他還感到辛酸的愉快。

雪梨以他現在所想着的哈淚葉，畫了一幅圖，牠不知不覺的對於價值改變了，便借用了精神方面的動機，這是他真的人的欺騙，他所需要的是一位了解詩歌知道哲學的伴侶。哈淚葉對於兩者都不行。這也

是很近人情的：他用苦痛的愉快賤視他曾經失去了的東西。

他贈瑪麗一冊「麻撲女王」在那會獻給哈淚葉的詩的底下，他寫了這幾個字，「市羅彭它白爵快要結婚了，那個女人祇是被財產而動心，後來在牢獄裏捨棄了他，這便證明了她的自私。」回到她自己的臥房瑪麗添上幾句話，「這本書於我是神聖的，既然沒有人會看這本書，我可以在裏頭寫些我願寫的話——可是，我寫些什麼呢？——我愛這書的作者難以言語形容，我在時與他分離，他是我唯一的愛——由那個愛，我們曾互相允許過，雖則我也許不是你的，但我不能爲他人所有，究竟我是你的，絕對是你的。」

「愛的接吻，無人看見的斜視，

無人可了解的微笑，

同盟的心兒，低語着的心思，

手握手震刺的緊壓。」

我已把自己典質給你了，這個禮物是神潔的。」

同時，這些無人看見無人了解的斜視和微笑已被哥德文看見并且充分的了解了。她的女兒和一位已婚者的詭計使他爲難了。他把其中的危險告知她，又用同樣的口氣給雪梨寫了封信。他勸他想法和他的妻子講和；又請他暫時別再到石坑嶺街來。

這個禁令看來是非常和平，其實促成了一件發生；若是沒有這個禁令，也許這串發生會遲緩些。雪梨瘋狂的愛上瑪麗，要剝奪了她的環境，決意冒一次險。他并不替哈淚葉懊惱，因爲他不管皮哥克與荷格的公平的證據，他總以爲她是有罪的。「祇有一件事她願意的，」他想，「那就是經濟問題了。我願供給她的將來，那麼她自然願意恢復自由了。」因此他寫一封信求她來倫敦。她來了；她已有四個月的孕，身體很不



好。總是鎮靜的仁慈的，貝洗告訴她說他將不要她，并且同別人私奔，但是他將永爲她最好的朋友，這個震駭帶來了一陣驚人的病。

雪梨虔心的看護她，這使她更不快樂。剛剛她好了一點，他又繼續那不可動移的議論。『兩性間的結合祇要不能給丈夫與妻子幸福時，便不能成爲神聖的了，并且當它的壞處勝過好處時，那結合便自然的消釋了。恒固的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反過來說，而且有弊，領導一個人在他所願的東西上犯了大過……』

當他在她周圍織成這些透光但是不能勝過的網子時，哈淚葉知道她無望了，正如昔日當她想保持她的宗教的信仰時，她在各方都被壓倒下來。她知道某種答覆「必定」存在的；她知道這樣多的懊惱，悲憂，與恐懼應該有某種表示，祇要她的心更爲清明一點。她了解可以找到這種表示；因爲她決不知道她該說些什麼才是。她夢想她正在奮鬥，

從看不見的縛束裏逃出。她僅有的解放祇是向瑪麗發一陣駭人的狂怒。就因為她才生出這些麻煩，就是她才使貝洗離了妻子，她利用他浪漫的心情，引誘他在墳邊私會，那種遇會是他最高興的事。她把她母親的記憶弄髒了。

瑪麗這邊，對哈淚葉却毫無一點憐憫。她對她已有個可惡的觀念。一個有幸福能同雪梨結婚的女人，尚不能使他快樂，這種女人祇是自私無用，愚蠢的。她知他將仁厚的待遇哈淚葉，她知他將以他的收入的大部分撥給她，這個心思安定了她的良心。『她會得到錢的，那便是她所擔憂的一切，』瑪麗帶着輕視的神情說着。

雪梨在異乎平常的神經激刺的情況中。所有一切矛盾的情緒在他心中交戰。當他看見哈淚葉墜入了碎心的失望時，他不得忘了許多從前同她一起度過的甜蜜的光陰，但是他祇好再到瑪麗的面前來虔

奉她那鎮靜的美麗。

爲安定他的心靈起見，他開始喝鴉片酒，跟他從前一樣，但這回他可喝得更厲害。他把酒瓶給皮哥克看，對他說：『我從未與這東西分離過。』他又說，『我無時不在對自己反覆的念着你從蘇服克理斯（二）繙譯出的詩句：

「人們最大的幸運是不生存；  
等我們踏着生命的荊刺時，  
最幸福的便是那一夥人們，

早早下降去到那永久的死。」

（第十八章註）

（一）布蘆塔 *Plutarch* 希臘大傳記家，他的名著是希臘羅

馬名人傳。

(11) 蘇服克理斯 Sophocles 古希臘最有名的悲劇家之一。

## 第十九章 六週的遊歷

早晨四時馬車已叫好了。雪梨終夜在哥德文住宅對門等着。後來，他看見星星與油燈都黯淡了。瑪麗悄悄把廳門打開。姐恩末了才決定走，她專心看守行李。

車中長途旅行使瑪麗很倦，但雪梨怕哥德文在後面追，所以不敢稍停。大約下午四時，他們達到陀佛，經過海關官吏和水手的照例麻煩之後，他們尋着一隻小船可以載渡到加勒。

天氣晴美。英國白色的懸崖漸漸隱沒。這幾位私逃者平安無事。跟着，颶風了，轉爲烈風。瑪麗身體失常，伏在雪梨的膝上過那一夜，雪梨因疲乏過度，用肩撐着她的頭，月兒沉落在暴風的地平線下；於是，異常黑

暗，一陣雷聲擊着船帆，急閃的電光現出一片漆黑澎湃的海。天曉時，暴風停息，風也改變了，朝日升起，廣大，鮮紅清澈無雲，照着法蘭西。

瑪麗在加勒的街市上散掉了她的疲倦；海灣快樂的嘈雜聲，漁人五色的服裝，說着新奇的語言的混亂營營聲，這些使她甦醒。那天的時刻消磨在旅店裏，因為祇得等候從陀佛郵船來的行李；可是行李一到時，哥德文夫人戴着綠眼鏡也到了。這身軀肥胖的夫人想至少勸姐恩一塊回到石坑籟街，但雪梨的雄辯得勝了，哥德文夫人祇好獨自回家。六時，他們坐一輛三匹馬拉着的篷車離開加勒赴布龍。

他們的計劃是到瑞士，但在巴黎住了幾天，囊中便羞澀了。雪梨有一封與某某塔文里的信，他是法商，要當他們的銀行人。他們請他在旅店裏同餐，都認他的十分愚人，因為他似乎很難了解這兩少女和一位

高而易受刺激的少年這次遊歷的必要。

雪梨不得已要典當他的錶和鍊了；他當得八個拿破倫。（法古金幣值廿法郎）這可以供給他們十四天的麪包與乾酪，因此心中無憂，他們便來探險那些布爾蛙，路佛，與諾當。末了，他們喜歡留在旅店裏，共同讀瑪麗烏爾斯敦克那夫提的著作與拜輪的詩。

那週的末日，塔文里爲人大體不差，願借他們六十磅。但因爲這點錢不够付他們坐車遊歷的地方，他們決意徒步旅行，去買一匹驢載負行李，他們輪流騎着。

雪梨到畜牲市場帶了一匹非常小的驢回旅店。次日，一輛四輪馬車送他們到俠朗登邊界，小驢在車後快快走着。

一八一四年法國的道路是不一定平安的。軍隊初才解散，羣盜掠搶客人，道旁工作的農人凝視這穿長黑袍的兩美人，捲髮的少年，和一

匹小得滑稽的驢。行了數英里後，驢太疲困了，雪梨和姐恩還得把它背着。在他們睡覺的村裏，他們把它賣給一個農夫，買了一匹騾代替。

全地方盡被戰爭蹂躪，半村被毀壞；房屋多半無頂帶着火黑色；如果問農夫要牛奶，他們呪詛哥加色人把牛領走了。

在可憐的小店裏，床舖如此髒，以至於瑪麗與姐恩都不敢用。無數老鼠在黑暗中在他們身邊輕快的跑着。他們習以為常整夜坐在農夫的廚房裏不睡。大火爐仍然熊熊燃着，使得四周空氣沉重，在半醒半睡時，小孩的叫聲和古木工的輾軋聲織進了夢裏。瑪麗想到她的父親，不知他是否因她的私逃而難受？雪梨的心填滿了哈淚葉的命運。

由脫葉他與她一封長信，促她出來到瑞士和他們結伴。她當同他們住在不遠，這樣她自少可以得到一個永恒長久的朋友。他報告她瑪麗身體的近況，——這件事在他看來是很自然的，他覺得哈淚葉不久

就可以同他們在一處了。也許，這「世界」將視這樣一種共同生活爲不道德，但是幹嗎顧及「世界」的意見呢？服從愛與仁的命令豈不勝於服從那荒謬的偏見嗎？哈淚葉無回音。

經過彭它利與牛俠特，他們達四區湖。雪梨想在布魯倫住下，靠近威廉特兒的教堂（一）——愛護自由者。那地方唯一的空地祇是一所古宮院，荒涼，頹廢。他們在那裏租兩間房，定期六月，運了些家具，床，椅，衣櫥和一個爐子。教區長和村中博士來拜訪這幾位新來者，就在那一天，雪梨起始寫一本長篇小說刺客。他們「永久」的住下了。

可是那爐子不通氣，雪梨不善運用手指，無結果的修理它。屋內像冰似的裝滿了煙。屋外的雨打着窗牖。這三個年輕的流放者感到無望的寂寞。他們回憶英國房子的舒服，英國的又熱又香的茶，英國溫和的天空冷靜良善的英國人說着他們的言語，能拼他們的名字。甚至於英



國的債主，本來雖然婪貪無厭，可是也有禮貌。

雪梨計算公共的錢袋。祇餘下二十八磅。三人都起了同樣的熱望，雪梨用幾個字表示『讓我們回家吧！』

剛剛一說出便決定了；他們的興趣也起了。『想起來最可笑的』姐恩寫着『是在我們進了一座打算住六個月的新房的第二天，我們便回到英國；全怪那火爐不適合！當我們離開陀佛時英國白色的巉崖隱滅，我想永不再見它們了，可是現在呢？』中夜他們決心，次晨，天正下着傾盆大雨，他們搭船到盧色。當布龍的教區長知道他們走了，他的驚訝可是不小。

從盧色搭客船他們到巴爾，再到可龍。天氣真是可愛。在黃昏的星光下，舟子們唱愛情歌。雪梨寫刺客，瑪麗與姐恩各人也起始作一本小說，兩岸帶着古蹟的小山給她們書中英雄們浪漫冒險的一個好背景。

於是，荷蘭郵車載他們經過安適木房，運河，風車的催眠的地方。到了敦譚時，他們又無一文了。經過長時間商量之後，一隻船的船長准許他們上船。海的澎湃正如他們離別時一樣。

雪梨利用這時候同一位搭客辯論奴隸制度的問題。瑪麗同姐恩盡力助他。她們毫不知次日有無喫的東西，但她們確知雪梨是個天才，而那個「人」又是可成全的。

(第十九章註)

(一) 維廉特兒 William Tell 瑞士的英雄，爲自由而戰者，後人築塔以爲紀念。

## 第二十章 流落者

抵達倫敦時，雪梨不能付馬車費，因此伴着瑪麗與姐恩與箱子，他

趕車到他的銀行人那裏去，不過祇知道哈淚葉已將全餘數取走了。一聽到這個消息，兩女子有不可抑制的憤怒。要免去困難和警察署的唯一辦法只好去找哈淚葉。雪梨有她的住址他們便驅車到那裏去了。哈淚葉起先以為她的丈夫又回來了；當她知道她的對敵在樓下門旁等着時，她反而大怒了。雖然如此，她借雪梨幾磅，這點錢使這幾個流浪者可以在一條窮陋的街得着有家具的住所。

一切似乎無望。哥德文堅持不見他們。雪梨辯駁說他曾實行政治的正誼裏的原則，但是這更使那篇論文的著者氣憤。在著者心目中，政治的正誼不過是篇理論而已，裏邊的原則在某某「烏托邦」這也許是很好的——雖則那篇論文他很久前寫的——但就在倫敦的冷刻的社會中，在他自己的家裏，使他和獨一的女兒受朋友們的奚落冷笑，這樣來違反他的教訓……不，他永不饒他們。

當他述及這段險事時，他用的是最嚴刻的字句。給諾威旗的某某約翰台立先生寫信，他說：

『我告你一段最痛心的事……你早已知雪梨這名字……不再瞞你，他，一個已婚人，同我女兒私奔了。我不想像再有比這事更悲慘惶恐的了。』

『瑪麗，我僅有的女兒，因身體不好住在蘇格蘭，上月三月三十號回來的。雪梨於六月十八日來倫敦，我請他到我家同餐。星期日，六月廿六日，他伴同瑪麗和她的妹子姐恩同赴瑪麗的母親的墳墓，好像就在那裏他想勾引她的壞心才萌發……他如瘋似的告知我他的計劃，請求我的同意。我盡力規勸他……我好似成功了，可是在七月廿七日的晚上，瑪麗同她的妹子姐恩從屋裏逃走，次晨當我起床時，在我梳粧棹上得着一封說他們已走了的信。』

他求台立關於此事嚴守秘密，以便這兩不幸女的名譽不被玷辱，他又說：『我用「玷辱」這兩字時，不用說，我加在兩女子身上的意思完全不同。姐恩祇是不慎之過……瑪麗却犯了大罪。』

可是雪梨從前曾借了大筆款子轉借與瑪麗的父親，因此，剛一打聽他回來時，法官們開始捕他。哥德文不但不能還雪梨的錢，而且自己還有別的需錢的地方，就因為這些經濟問題才使他很不甘心的繼續同一位卑污狡猾的少年通信。他良心受絕大的懲罰……至少他於每封信裏這樣的說。

他們曾經這般尊敬過的人，如今有如此僞君子的行爲，這件事使瑪麗與雪梨失望。『啊，哲學！』他們說着，太息着。至於哥德文夫人呢，她祇責備他們帶壞了女兒，她禁止柔和可愛的凡立去看他們。她有次親自去看姐恩，但在樓梯處，碰見雪梨，她便立刻掉過頭了。

他們同哈淚葉的往來有時平順有時艱難，這要看她的心情如何。她不需別的什麼，她還有雪梨的一部分錢，此外還得到老酒店主人的津貼，但她已有了孕，而且是很不快活的。她消遣她的時間或者是告訴鄰近的遊浪子以她的故事，或者是寫些多情的句子給她的朋友加色利陸隱——道布林地方的裁縫。

「每個時代有它的憂慮。上帝知道我有我的。親愛的愛安現在很好。她已十四個月大，並有六牙。若是沒有這親愛的嬰孩和我的姐姐，我不知怎樣才好。這世界對我們是一幕嚴重的考試的戲。我從不曾預備到我如今所遭逢的。但時間將治好最深傷痕，因那可愛小孩之故，我願再活許多歲月。時常給我寫信……告我你的身體如何。千萬別悲傷。則我眼看一切道德的變為詭詐卑污而失望。就這樣吧——這世界無一物是固定的。我推測有另一世界，在那兒凡是在這世界上曾大受過

罪的，將變爲快樂的。告訴我你對此事的意見。我的姐姐跟我一起。我想你與我一樣的清楚她。她是值得你的愛的。別了，親愛的朋友，祝你高興，這是你永遠忠心的朋友的第一個願望。愛安很好，非常可愛動人。

## 『哈淚葉』

有時她希望濃厚。她的朋友們告她說這類愛情上的風波是不長久的，她的丈夫不久就會再歸來的。這樣，她便覺高興，給雪梨寫了些友愛的信。她確信。瑪麗作鬼弄出這許多麻煩，瑪麗藉故說些無稽之談，把雪梨騙了去；其實他並不壞，永不會棄了她和兩孩子的。

有時她又有的陣陣的抑鬱和暴怒。她便盡其所知，想法使這對可恨的夫妻生活更艱難。她欠了一身債，叫債主去找雪梨。她宣說他同哥德文的兩女孩不清楚的住在一處。她尋到哥德文的債主，催促他們不必有慈悲心腸，瑪麗雖未見過她，也祇得歎口氣說『那個可怕的婦人！』

十一月的某日，哈淚葉非常不安而苦痛，自忖她大病了。在這種時分，她第一個念頭就是叫她的丈夫。她晚間請雪梨來，他立刻來了。不再是情人，他願當她最誠心的朋友。但是，既不明白其中的區別，所以當他表示禮貌時，她便戀慕了。這樣，他用柔和的堅心去阻止她。

十一月終，她產一個男孩，孕着八個月久的孩子。這也不能講和。雪梨疑惑這孩子是否他的。

跟着瑪麗，不管如何不幸，他也是甜蜜的快樂。他們脾胃相同，都視「生命」的一種求智的機會，一直延長至老年。他們讀同樣的書，時常大聲讀着。她跟隨他去拜訪律師或巡警官。當他同昔日一樣的在牛津時，坐在色澎潭河畔放下些紙的軍艦時，瑪麗坐在他旁邊用永不疲倦的手指製造那些小船。

在他指導之下，她學拉丁文，甚而至於希臘文。比哈淚葉受過更高



的教育，她從這些求學上不像第一位雪梨夫人那樣感着一件討厭的遊戲，但她感着的却是擴充她自己的娛樂。文學修養最大的好處是在把愛情人格化。加他喇（一）西阿銳他（二）與皮薩克連結起來使我們情人的接吻更爲甜美些。雪梨注視他的新伴侶工作，很佩服她性格的堅固，很願看見她比他自己還要優美些。

唯一的阻礙，一個小阻礙，就是姐恩，或者不如說是克萊爾，因爲她以爲這名字不美麗，便照自己的興趣改了它。一個聰明美麗的女子受着神經病，異常的易受刺激。對於她沒有比同一對可愛的夫婦相處的事再危險的了。她熱誠的愛慕貝洗，稍微表示得太明白一點。瑪麗恨怒，但雪梨不以爲他們彼此間沒有不合諧可怕的感情。

他不願孤寂，所以當瑪麗正盼望生孩子而不能出外散步或深夜談話時，他便領克萊爾同到律師，巡警官，和色澎潭河畔，每天他都求她

同他一塊兒度過黃昏。他給她講哈淚葉，講黑琴籟女士，講他的姐妹。他愛坦，白忠誠的談話和思想仔細的分析；同克萊爾一起，對他好像更容易真誠些，因為她不是他的情人。但是不能隱匿她的不耐心了，克萊爾受她姐姐的責備，祇得終日悶着沉默着。

晚間，等瑪麗去睡覺時，雪梨便來安慰克萊爾。聰明的耐煩的，直到中夜，他解釋他們這小小團體中似乎有複雜的情感。這就是他的溫柔的仁慈，克萊爾祇好含怒不言了。

『但是我已受了這麼久的罪！』她說。

『想像般的受罪，我親愛的克萊爾！你全誤會了，瑪麗從來無用意的那些言語和態度。』

『總是這樣，我真受過罪，但我如何的喜歡慈善，仁和直爽的人！』

雪梨把這段對話告訴瑪麗。在頭頂上那間屋裏他們聽見克萊爾

在夢中說話走路。立刻，她下樓來，她的神經大受打擊，不能獨自留在樓上。瑪麗讓她睡在她自己的床上，雪梨便上樓去睡了。

這種小小發生時常重演着。克萊爾的神經病好了雪梨。夜間大半的時間他們談些鬼怪故事，互相恐駭這樣才完事。

『你怎樣了，克萊爾？你像死人般的灰白……你的眼睛……不別那樣看我！』

『你也一樣的，貝洗，你看來有點異樣……空氣沉重，滿了鬼怪……讓我們別再在這裏了！』

他們說着晚安，各自回到房裏，但一會兒雪梨同瑪麗聽見大叫聲；有人從樓梯傾跌下來，克萊爾形狀昏亂的衝進來說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枕頭從她頭下抓走了。

雪梨滿腔驚奇，聽這段事，但瑪麗祇聳聳肩。她最希望這瘋女子走

了的好。

這幾個流落人發現新朋友。布娃維和牛頓一派雖然有大氣量的法國哲學，可是當雪梨告訴他們以他的新生命，他們也就以冷眼看待雪梨了。他們與哥德文一樣的以為言與行不能一致，因為某種不可解釋的理由，理論方面的放縱同實行方面的殘酷相吻合。反之，祇有懷疑派的荷格與皮哥克初次來拜訪。他們相信哈淚葉的天真，不贊成雪梨的行爲，但是他們滿裝着人類的好奇心，視愛的熱情如一種可笑的病症。

雪梨疑懼的邀請荷格。他怕這樣一個玩世之徒不能取悅於二女子。就是瑪麗對他初次的印象也不好。『當他說笑時，可够有趣了，』她說，『但一討論到正經的問題，他的見地便全盤錯了。』

荷格的實情是一天一天的變成更英國式，更守舊。唱頌風俗，遊戲，公共學堂，稱贊那最好的黑葡萄酒的年代。但是發覺瑪麗很漂亮聰明，他這樣的告訴雪梨，又重複的告訴她。荷格再來的時候，她以為他比前回要同情多了。無疑的，他談論道德正如盲人談論顏色；在這個熱情『靈魂』的家庭裏，他是『堅硬的罪人』；但他的好處被承認了。瑪麗以為他的冷淡是面具，以為他的實話總比外表好。他怕對他自己認真或更透視，因為那個將驅使他離開他所喜愛的許多東西，但他實在太聰明了，以至於覺到他的地位的弱點。

當瑪麗和姐恩的照常的老師忽然間不在了時，性情良善培養深厚的荷格總預備幫助她們繙譯裴維（三）或安納翠昂（四）他也伴着這些女子到製帽者而無絲毫怨憎，因為她們正同哈淚葉一樣的逛逛帽舖，雖則牠們去的心情全然迥異。如果她帶着狂喜的買了帽子，瑪麗

却帶着謙遜；所以雪梨不一定要准許她學時髦，這種時髦她自己首先就痛恨的。

(第二十章註)

(一) 加他喇 Catullus 羅馬詩人。

(二) 西阿銳他 Theocritus 希臘樂觀詩人，爲鄉間詩歌之主。

(三) 莪維 Ovid (43.B.C.—17 A.D.) 羅馬詩人，他的名著 *Metamorphoses* 裏重述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他又善於寫愛情

詩歌。

(四) 安納翠昂 Anacreon 約生於560 B.C. 希臘抒情詩人。

## 第二十一章 哥德文

廝所裏的僕人從站在對門石階上的女士那裏帶來了一封信。那

是凡立的信，警告雪梨說他的債主正在陰謀逮捕他。他與瑪麗一齊跑到街上，但是凡立一看見他們便逃走。她怕的是哥德文不許和這些流浪人有任何往來，並且，也許因為她曾經太關心雪梨，所以此時不願再眼看他已屬於她的姐姐了。然而雪梨既是位善跑者，不久便捉着了她。她告知他那些官吏正要追尋他，就因為他的印書人才告訴了他們以他的住址，並且哥德文決不用反掌之勞來救他。

既無錢使自己自由，他祇能隱逃。他決心另外找一間住所，瑪麗和克萊爾仍住原地不動：這樣可以欺詐對方。所以初次，這對情人不得不分離，一種雙方都不可忍受的分離。他們祇得在偏僻無人的客廡裏約會，偷偷的吻幾下，立刻就分散，不然，瑪麗便會被人跟隨着。每逢星期日，逮捕是不合法的，他們才聚首直到中夜。

一夕，他們無勇氣分襟，瑪麗跟着雪梨進了一個荒陋的客廡。廡主

含帶懷疑的兩眼看着這對無行李的夫婦，不願開一頓飯，如果不先付錢的話，雪梨乞助於皮哥克，一面等錢，一面打開那時刻不離的袖珍莎士比亞（一）又對瑪麗朗誦托衣臘司與克淚虛達。（這是却色 Chaucer 的詩）這樣使他們終日不覺餓。次晨，早餐時分，皮哥克自己也是窮光棍，送他們一些餅乾。倘若生命是艱難的，共同受罪也是快樂的。愛情與厄運造成一對快活的夫妻。

當他們彼此暫別時，正等着夜之降臨，他們憑着一位可信任的使者互相送些匆忙寫就的柔和簡短的書札。

『呵！我最親愛的人兒，』雪梨寫道，『爲何我們的歡樂這樣短促而且如此便打斷了呢？這種情形將延長多久……如果沒有別的預告，明日三時在聖僕兒會我。暫別了：就寢前禱告時，別忘了愛情。我也照常做「我的」禱告。』



『祝你晚安，吾愛，』瑪麗答道，『明天我將在的唇上密封着這個祝福。親愛的好人兒，緊抱着我，在你的心上緊抱着你自己的瑪麗。也許她有個父親：直到那時，請當我的一切，吾愛，真不錯，我將爲一個好女子，決不煩擾你。我願學希臘文和——但何時我們方能再會，那時我好告你這一切事情，你將可愛的獎勵我呢？』

一八一五年正月，這種難忍受的生涯被一件事阻止了：這件事他們早就盼望着，但並不願它的發生；他們也無什麼假悔恨的承受了這件事。老比其男爵八十三歲壽終。提牧士雪梨成了第二個男爵，貝洗當了直接嗣子。

他動身到父親那裏，克萊爾伴着他。克萊爾滿了激刺和極端好奇心。提牧士男爵因新稱位而高傲得意，比從前更生氣想到一位男爵怎

樣會生出這麼一個兒子，叫一從僕不准他進田地。他便坐在門階上，拿着瑪麗的袖珍爾頓（二）等候消息。

忽然，醫生出來告訴他說父親對他大怒。於是，他的表弟雪梨西得利偷偷的出露告這位糜費的孫兒以「遺囑」的詳情。

一個非常的「遺囑」老男爵比其的決心是要建立一大筆遺產，因之，打算能增加多少遺產就增加多少。他本身實在留下了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磅從這筆款裏有一部分價約八〇，〇〇〇磅成爲貝洗必得的遺產。當父親去世後。但是老比其願意他長久一生的積蓄應爲他的子裔保留在一處，應於將來雪梨家一代一代從長子傳給長子。因爲這個目的，他的孩兒的許諾和簽字是少不了的，他的希望是想用下面的方法來得着這兩件東西。如果貝洗贊同延長這些遺產，並贊成把未安派好的產業都傳給後代。那麼，當他父親死後，他方能享受全財產的

權利。如果他拒絕的話，他祇能在男爵提牧士死後，承受八〇〇〇〇〇磅，這筆數無法剝奪他的。

雪梨回到倫敦，細思這段奇聞，叫他的律師來一同討論。他自覺不能贊成遺產的擴大，因為他反對所有這些富豪的法則；他也不願（爲自己或子孫）有這般多的家產。他需的祇是卽刻的收入，使他能依照興趣去生活，還要一筆數來清債。要想得着這些錢，他藉着他的律師便提議把定產的承繼權賣給他父親。這個提議得了男爵提牧士的歡，提牧士早就不再希望管束貝洗，現在他祇希望於他的次子約翰。不幸律師們不確知這種辦法在「遺囑」的條約下是否合法。這些祇承認貝洗把一位叔祖的產業一八〇〇〇磅再賣給他的父親。這處置成功了，雪梨因此得到每年一千磅的進款。（在男爵提牧士與他自己共同生活時）此外，尚有男爵提牧士提出三千磅替他兒子清債。如果這不算

得一大筆款，至少也結束了窮困的生涯，房屋的僻陋，和債主的強迫。他第一個心思是想給哈淚葉津貼。他許她每年二百磅，再加上她父親給她的二百磅，很够她一切需要了。其次，他想擔任付還哥德文的債款，因為這個目的，斷絕了他第一年所有的年俸。

『可敬的朋友』發覺一千磅的貢獻離他的希望太遠了。聽他講起來，沒有再比借款更易的，憑那不久就要來到的遺產，而能借許多個一千磅，這許多個一千磅石坑籟的書店是如此急需啊！

雪梨大怒但是謙遜的，用一種曾經抑制着的憤憎告知哥德文說他如何驚訝瑪麗的父親應當寫信與他女兒的引誘者要錢，同時不願同女兒本人有什麼關係，這女兒真够蠢的受了不少的罪。哥德文回答說正因為他在向引誘者借錢，所以他不能容納瑪麗：他的尊嚴不能許他如此做！他不敢說曾經賣了女兒的名譽去還清自己的債務。他的過

慮太甚，以至於爲他的便利便把雪梨簽了名的支票退回，附說，雪梨與哥德文的名字不該在一張支票上。雪梨可以付這支票與約色夫休謨或姐妹馬丁，於是他（哥德文）也許才去取現錢。因此下面的信才交換了：

雪梨致哥德文書，

『我承認不明白我們兩人間不管經濟方面的關係如何，能限制你對我的行爲。這些情形在我們從法國回來時並不存在，可是那時你對我和你女兒的行爲同現在完全一樣……』

『據我看來，我和我的女兒和她的子孫都不該受從各方面遭遇的待遇。我時時以爲你的特別責任是祇要人類尊重你的主張，我們都受很公平的待遇。那末，你要知道一個年輕家庭，又天真，又仁和，又結固，不當雜着娼婦和誘騙人。我的驚訝（可是我只要被你很粗暴殘酷的

待遇時）我承認我的痛恨是非常深，而且我又了解（正如你了解我的性情一樣）你對我們如此粗暴殘酷，你自然有利益的。別再向我說什麼宥赦，因為我的血管沸騰，我恨一切有人形的東西，祇要一想到我（仁慈熱烈的愛人類）現在却從你和世界那裏受盡了殘恨和藐視。

### 哥德文致雪梨書

「我很抱歉的說你的來信——此刻剛到——是用一種很不講和的筆調寫成，所以如果我也用這類筆調來回答你，我們便會有永不消滅的痛恨的衝突。祇要我這軀壳裏尚有了解和感情，我總反對你那件行爲，這行爲我以爲是我一生很大的不幸。」

### 雪梨致哥德文書

『我們只限定討論事務……』

『我明白的知道你如何立刻需款，我很小心毫不失敗的去替你籌到這些款子。』

這封信的冷嘲並不會使借欸人灰心。

(第二十一章註)

(一)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英國最大的詩劇家，著作宏富。

(二) 彌爾頓 Milton 英國十七世紀偉大詩人，與莎士比亞同為英文壇上兩大明星。他的不朽作為：Paradise Lost; Par-

adise Regained; Samson Agonistes

## 第二十二章 \* 唐裘安被征服

瑪麗的孩子未到時期便生產了，醫生說養不大。雪梨不斷的在床與搖籃間守着，伴着黎葦 (一) 與孫立加。(二) 凡立從那反覆無常的哥

德文夫人那裏帶了些小孩用的布圍之類，可是「哲士」仍然強囑不饒恕。荷格有時也偶然來閒談，談那一天重要的新聞，從愛爾巴島歸來的新聞，因為他的常識和諷調使得瑪麗愉快。她時常同雪梨住在一起，她有一種甜蜜的（即使有點可怖的）傾向，想從世間從生命逃走，荷格却使她更爲真實。

不顧醫生的預言，這小孩反而活着，漸漸長大，瑪麗也起始心安。可是月終的那一天，當她醒來時，才察覺孩子死了。這是個大悲痛。

雪梨和克萊爾繼續一同散步，瑪麗則留在家裏。她坐着結網，同時想到她的孩子。『我曾是母親，而今呢，却不是了，』她不停的這樣說。夜間，她夢中看見她的小孩并未死，他們在火前擦擦這孩子，所以才活了。因此，她醒來，才知搖籃仍是空的。從街上傳來民衆的粗暴聲，那正是個暴動時期。法蘭西正在打仗。瑪麗從一層淚的霧中看外面一切。



克萊爾在家裏使瑪麗越來越煩惱。她相信克萊爾已經愛上了雪梨，永遠愛上雪梨。比其的忠誠不待證明而可知，他的道德是超人，如安琪兒一般；不過他自己以為與一位多情的女孩共同談皮薩克，指導她的課程，還同她輒夜的并坐，這是無危險的，可能的。瑪麗對自己說：『我的迷人的雪梨了解鬼精比了解女人更深。』

黃昏時，當她同雪梨一塊兒，她才明明白白說出她的嫉妒心。這是種雪梨不能了解的情感。他以為這是污濁，使他神聖的瑪麗變為渺小。他知道他對於愛的能力是無窮的，又知道這愛被別的女人分估時，他的愛人仍不受影響。同無拘無束的聰明的克萊爾一塊兒，這件事對於雪梨是很可貴，但是他得承認這三人間的空氣愈來愈緊張。

瑪麗請求他叫克萊爾走遠些去。『你的朋友』她現在總這樣稱呼她。他們許久都在替克萊爾找個管理員的位職，可是因為她逃到法

國來的事，這個壞名譽使事情全不易辦。

克萊爾本人，却無絲毫離開的念頭，她高興智慧方面能同比其親近，她無味的期等着將來難免的結果。最後，瑪麗的柔和的堅決戰勝了，所以決定克萊爾應當到寧臺，在那裏同哥德文的一位朋友住，——某蒲銳客勒夫人，一位寡婦。

### 瑪麗的日記。

『星期五——不甚好，早飯後，讀司賓塞（二）雪梨同『他的朋友』出外，他歸來。繙譯戔維九十行詩。極弗生荷格來。對荷格讀戔維。雪梨同那位女士散步出去。茶後，雪梨和『他的朋友』作最後談話。

『星期六——克萊爾去了；雪梨伴她。極弗生直到五點才來，擔心雪梨有什麼意外事，焦急，出外去遇他；回來：天雨。雪梨六時半歸；事情做完了。讀戔維。查爾士克勒忙來喝茶。談及圖畫。從我們的新時代起，我開

## 始寫新日記。』

克萊爾既逐放鄉間，當這場惡劣的風波後，起初享受沉靜的日子。但她却不是一個久受得起孤寂的女子。她必得尋個生活的理由來——而她并未失敗去尋一個。

當人們入於愛網裏，他們總以為（十分錯謬）因為他們遇到一位異常的人兒，啓發了感情，所以他們才愛。其實不然，其中真情是因為愛這樣東西已經在心靈中，欲找出一個適合的人兒；如果找不了的話，便創造一個。可是，倘若在平常的女子中這類承愛之慾是不自知的，那麼，聰慧熱情的克萊爾便不如此。她了解從她姐姐手中將雪梨奪過來，甚至於共同分受，都是不可能的事，她便小心的找別的英雄，她可以消費她未曾用過的愛情。在這種情形，有些女人給大文人，軍人或伶人寫

信。可是克萊爾很高超，情願有一位詩人。

她祇覺得爵士拜輪值得她的愛——在全英國最被信仰的同時，又是最被憎惡的。他深知拜輪的詩，因為雪梨時時用熱情唸給她聽。她知道他的故事——罪惡的和機巧的，鬼魔般的迷人和地獄般的殘酷。他的無比的美，他的稱號，他的天才，他思想的膽大，他的戀愛事蹟的傳說，一切一切都使他成爲一個完全的英雄。他有國中最貴族的情人，牛津的女白爵，弗蘭韋布絲特女士，和那不幸的加若林蘭女士，這位女士第一天遇見拜輪時便在日記本裏記下：『狂瘋，惡劣，危險！』下面她又寫着『可是這個蒼白美好的面孔掌握了我的命運。』

他結了婚，全倫敦人民都再三的述說這般事情！——當他行完了結婚禮後，走進馬車時，他對他的夫人說：『如今你是我的妻了，這樣我很可以恨你。你若是別人的妻，我也許還對你好些。』他如是的藐視她，

以至後來過了一年，她不得已只好離婚。

克萊爾僅找些難的冒險事做，自己非常自信，調查出拜輪的住址，決定冒一冒險。

克萊爾與拜輪書。

『一個十分陌生人冒昧的給你寫信……我並非是求你的憐憫，因為我不須要牠……我恐懼的替這封信的命運戰抖。縱使這信被認為是一種大膽的欺騙，我也不敢怪責你。也許這是個不近人情的話，可是我把我的幸福全交給你的手裏；這並不見得不真罷……倘若一個女人的名譽還沒有污點，倘若沒有父親或丈夫來管束，那麼，她祇有倒在你面前求你的仁慈；倘若帶着一顆跳動的心，她當承認許多年來她對你的愛慕；倘若她能以十分的愛心求無限的敬仰來報答你的仁慈，你還能忍心騙她嗎？你還能忍心像墳墓般的沉默不語嗎……我必要

你即刻回我一書，稱呼我：異富蘭石，聖瑪麗街，諾利坊二十一號。』

唐裘安不會回信，這位文章麗美的無名作者對於他是一件小把戲。但沒有再比一個對自己的道德已經倦疲的女人還要堅決些的人。克勒兒試第二次攻擊。『爵士拜輪晚上七時接見一位女士談論特別重要事，是否方便。她願私見拜輪，十分的秘密。』

爵士拜輪遣僕人說他已離城了。

於是，克萊爾用真名寫信說，因為她將演戲，並且知道爵士很喜歡朱麗巷戲院，所以她情願聽他的指導。拜輪的回覆是叫他在戲院經理那裏見面。毫無阻礙的他立刻巧妙的演了戲。那並非戲院事業，但那是她所希願的文學生活。她會寫了半部小說，極願請拜輪批評，既然他總是沉默，或回答些堅硬的話，她便冒險的把那惟一的東西貢獻給他，這

件東西，一個稍有自尊心的人很少拒絕。

『我在你心裏也許是荒唐，拗強，但是至少有一事時間會解釋明白的：就是，我柔和的愛你，我決不能稍有報仇，或惡憎你的感想。我明告你，你的將來將爲我的。』

『對於下面的計畫你有無反對之意？星期四晚上，我倆同乘車到十里或十二里遠的城外去。在那裏，我們自由，并且無人知道我們；次晨絕早回來。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別人決無絲毫的懷疑。』

『你願准我能同你生活數小時嗎？……何處？祇等你一叫我走，我遲滯一分鐘的……；不管你做什麼；不管你到那裏去，拒絕而不見我，對我殘暴忍心，但是我仍然永遠記着你舉動的柔和，你容貌的放任的本能。』

就在那時，唐裘安才被如此長久的追逐所圈套着，煩疲着；決定被

戰敗了。他早想離英國，長住在瑞士或意大利；因此，希望快些起程，來歡迎這不會被歡迎的愛。

(第二十二章註)

\* 唐裘安 *Donjuan* 此為拜倫未寫畢的最後長詩，含諷刺英人的虛偽，詩中主人名唐裘安，此處自然是指拜倫。

(1) 黎葦 *Livy* (59B.C.—17A.D.) 羅馬史家。

(11) 孫立加 *Seneca* (4B.C.—65A.D.) 羅馬哲學家，為有名的昏君 *Nero* 之老師。

(111) 司賓塞 *Spenser* 英國大詩人，著 *Faerie Queene* 等詩。

## 第二十三章 愛麗兒和唐裘安

結果，唐裘安沒勇氣的打算着。克萊爾已經決定跟他到瑞士去，這



位黑睛的女孩，却是一團火燄，一陣力量。她安派雪梨們應當伴隨她，因為她知道他們也願生活上有點變化。

自從她去後，他們一直都住在皮翁舖革，在文色森林的邊地；在這些橡樹的蔭影下，雪梨寫成了在麻撲女王後的第一首長詩。這就是阿拉斯德，（一）又名孤寂的心靈，這是他精神方面的經過，用一種幻像的解釋，並且其中又記載些昔日的美秀山川，和森林風景。作風和從前完全不同。憂鬱和抑壓戰勝了少年時的自信的道理；宗教和道德的訓條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經退後一層了。

在序裏他說明詩人渴望愛情，因不能之故，便死了。可是雪梨說這樣的死了，總比那些安適的俗人生存還要高明些，『那一般人，不被慷慨的過錯所誘惑，不被懷疑學問的神聖的渴慾所鼓煽，不被燦爛的迷信所迷着，在這世上不愛什麼，對於以後又不抱什麼希望——然而對

於人類毫無同情心人類的歡悅他也不高興；人類的傷憂他也不哀悼；這些這些人都有他們命定的厄運……他們道往方面是死了。他們既非朋友，愛人，父親，世界的公民，又非國家的恩人……他們的生命是無結果的生命，他們的老年祇是預備着悽慘的墳墓。」

祇要雪梨對於自己的行爲沒有懺悔心，那麼，何處都是一樣的，英國他有些討厭了。瑪麗未經正式結婚，社會的譏諷虐待使她受罪，她以爲如果他們跑到外國去，那裏無人知道他們的過去，她也許能更有機會交識朋友。

一八一六年正月間，她第二次產生了一個美好的男孩。她給這孩子取個名字叫威廉，以誌哥德文。家中用度，再加上乳母，很爲繁重，並且收入又少。在瑞士的生活程度聽說很低；克萊爾至少是這樣勸她的。

正如從前他們一同由倫敦初次逃亡一樣，這三位異常的小隊越

過法國，伯梗敵，舊拉，達到錦尼窪，在色琪龍安住了，在城外地方「英國旅次」住下了。房子是在湖邊，從窗望出去，他們看見每個碧水浪花在金黃的陽光下閃爍。遠處，黑暗的山嶺似乎在光明的空中抖顫。更遙遠處，一朵雪亮固體的白雲在亞爾布斯山上的雪上。從倫敦的愁悶和英國的灰色一變而爲這樣金黃的氣候，真是美妙無倫。他們雇了隻小船在水上度綿綿的長日，讀書與睡覺。

\*

\*

\*

\*

\*

當他們如是度着日子時，一隊快樂的小孩蔚藍的天空在他們上面，蔚藍的湖水在下面，黑洛爾（二）乘着最富華的遊車，正在經過弗蘭德來與雪梨們結伴。當時英國在一種令人可驚的與時俱變的瘋狂的道德之下，把拜輪追逐走了。當他一進跳舞場時，每個女人都得走開，好像他就是鬼魔一樣。他因此才下了決心永遠離開這樣一個虛偽的國

家。

人們都驚異他的動身。社會這個東西，祇要是創造本能的叛逆，它都得很嚴厲的懲罰；雖然如此，其實，社會一面贊美這叛逆，一面又忌妒他。在陀佛地方。當這遊歷者上船時，路旁站滿了的觀衆。有身分的女士們借了下女的衣服穿着，以便混入人羣中不被人察覺。人們互相指着那些龐然大物的箱子，其中裝着他的沙發椅，他的書籍，他的磁器。

海奔騰着，拜輪告訴你他的同船說他的祖父海軍將拜輪的外號叫『暴風雨的加格』因爲他一上船便是狂風雨。他把這一定的多風雨的背景當成他畫他自己的像——這樣他也覺一點趣味。不幸，他將把他的不幸弄成超卓的了。

幾天之後，在「英國旅次」裏有極大的擾動。每人都正盼望這位

貴爵的來到。克萊爾不管如何膽大，也顫戰起來了。雪梨很快活，可是等急了。他並不被拜輪和克萊爾兩人的事所驚震。他希望的可是願意有同樣的束縛在拜輪與克萊爾之間，正如他自己與瑪麗一樣的情形。

雪梨家人未被拜輪初次的出現所失望。他異乎平常的美。起初你爲他那又傲倨又明哲的神情所震駭，其次，你便留心到他那皮色的蒼白，他那輝煌黑藍的眼睛，他那黑而微捲的髮，眉毛的完美的線。鼻與頤的堅強顯明，嘴邊有豐富和浮淫的態度。他唯一的弱點從他行路時可以窺見。人說他是『畸足』。他勉強的說是『分趾脚』。因爲他願人們視他爲鬼魔，而不願當殘廢人。瑪麗看出他的跛步使他難受，因爲無論何時他在觀衆前面多走幾步，他便不得不做點惡魔似的趣事。在旅館的註冊簿他在年齡一項之下填了「一百」。

拜輪和雪梨很好的過着日子。拜輪發現雪梨是跟他一類的人，自

然高興。他不管受了多少困難挫折，結果還保存那樣舉動自然的態度。他的修養很驚人。拜輪也讀書甚多，但沒有雪梨很嚴格的應用。雪梨讀書的目的是求知識，拜輪讀書的目的是誇眩；這件事拜輪自己也非常知道的。他覺得雪梨的意志是一種力量，一個快要放的箭，而他自己的呢，却總是鬆散的浮在浪花上，任他自己的情感和愛人們所支配。

雪梨很自謙，並不看見他這種美點。而拜輪却很仔細的把它藏起來。當雪梨聽着黑洛爾遊記的第三段，被熱情與失望感動了。在這首詩裏的超人的力量，時起時伏，正如洪水的不可抵禦，他才認清了天才，自己失望，以爲永無相等的可能。

不過，如果詩人使他滿意羨慕，那麼，其爲人便使他驚訝。他希望的是一個革命者，而他現在找到的祇是一個受傷的貴族，全精神都傾向於虛榮的快樂與痛苦；這對於雪梨是太可笑了。拜輪曾經背叛過禮教，

制度，但同時他還是信仰。他曾站在他慾望的一條路上，他又把這條路拋開過，但是心中總是後悔。雪梨無意間所做的事，拜輪曾有意的去做。被社會驅逐，而他反轉最看重社會上的成功。他是個壞丈夫，不尊重正式的愛情。他的嘴邊洋溢着譏刺，但這並非出於自信心，這不過出於報仇而已。在結婚與墮落之間，他認為沒有中庸之道。他曾想做些膽大的行為來駭英國，但他會失望的祇做了世俗的事來征服國人。

雪梨視女人為一種引人向上的源泉，拜輪却當為消費時間的工具。雪梨天使似的，太天使了，尊敬女人。拜輪人間的，太人間了，追求她們，用頂藐視的言詞談論女人。『女人真是為災』他說，『使得你不能同她們住，又不能不同她們住……』他又說『我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她的天才祇够了解和尊重我的天才；但不要太多，以至於自誇耀起來。』

這一類的談論的結果很驚人。雪梨神秘而自己不明白，得罪於拜輪，一個『唐裘安。』

這不能使他們二人感情絕裂。雪梨總是靈魂中的探求者，想勝過他的朋友一種比較在人生中無用的概念。拜輪既用些燦爛的言論來保護他的意思，這些言論使藝術的雪梨高興，同時也一樣的使道德的雪梨痛苦。他倆均酷愛水。於是買了支小船，乘着小船，每晨都帶着瑪麗克萊爾和拜輪的醫生侍者——漂亮的意大利少年波利多銳。拜輪與雪梨默默的坐着划船，隨着他的凝視，去追隨在月光照到的雲間的飄流的形像：克萊爾唱歌，她那熱誠美妙的聲音帶了他們的心思很多情的飛揚浮飄在明爛的水上。

一夕，狂風，拜輪說他因抵禦暴風雨，將要替他們唱一首亞爾白尼歌。『唉，做感情些，誠心的注意我！』他唱的是一種野嚎；而他們盼望的



是東方的野調，都失望時，他狂笑起來了。自那日起，瑪麗和克萊爾給他一個外號叫『亞爾白尼』，簡稱之爲『亞爾白』。

這二位詩人同在湖邊有一次的文學旅行。他們拜訪盧梭曾放置他的『新愛綠綺思』(三)的地點，『格拉潤，可愛甜蜜的格拉潤，深情摯愛的產地；』又拜訪了璐沙與費勃，這些地方充滿了季龐(四)與服爾德的紀念。

雪梨的熱烈影響了拜輪，拜輪因此寫了他生平最美的一些詩。離墨籬雷不遠的地方，陡然間來了一陣暴風雨，幾乎傾顛小船。拜輪起頭脫衣服。雪梨因不會游泳，鎮靜的交着兩臂，坐着。他的鎮靜使拜輪更佩服，雖然他做這一件事比往常更要小心留意些。過了許久，雪梨談及這回暴風雨說，『我早知我的伴侶要救我，而且那是個卑陋的念頭。』

雪梨家人因厭倦旅次生活，同時又討厭同寓者的多事的好奇心，

所以才在哥利立的湖邊租了一所小村房。拜輪自己便在底阿達底田莊住下，距雪梨住處甚近。這兩所房子僅被一個籐園隔着，有些剪裁籐樹的人們早晨甚早時在作工，便看見克萊爾從拜輪田莊出來，跑到雪梨住宅。在半路上她失了一支拖鞋，但因羞澀的原故，不敢拾起。這些老實的瑞士農人冷笑着，急急忙忙把這位英國的「女士」的拖鞋帶到村裏的長官了。

她的愛情不會發展。她肚中有孩子了。拜輪異常的討厭她。他讓她知道。某一段時期，也許他曾經愛慕她的聲音，她的活潑，但不久她使他厭煩了。至於拜輪自己也並不覺得他應當同這位年輕的女人有什麼關係，這女人用這樣的毅力自己來到的……

『誘惑……在歷史裏除了這個可憐的「我」而外，誰有更遭誘惑的呢？……人都罵我虐待女人，但我却是她們的犧牲者……自從

脫洛大戰（五）以後，無人像我這樣被蹂躪的。」

雪梨去同他討論克萊爾的將來，和未生的孩子的前程。關於克萊爾的將來，拜輪全然不管。他一切的盼望祇是能如何快離開她便如何快，永不想再看她。對於這點，雪梨無話可說，但他爲這未生的孩子的權利辯護。

起初，拜輪打算把這孩子交託給他的妹妹阿格斯塔。克萊爾不贊成。這麼一來，他祇得自己去照顧送孩子，祇要他滿了一歲，並且他對這孩還要有絕對的全權。

漸漸雪梨們很難再住在拜輪的隣近。這並不因兩人間有什麼疏冷，這祇因爲雪梨覺得這種講和條件對於克萊爾是很痛苦，而拜輪却以爲這是很自然而應當的。不過克萊爾自己受罪，並且瑪麗時常憎恨拜輪的多諷刺的言談。當拜輪說明女人沒有權利同男人在一個桌上

吃飯，女人們的本來的地方是閨房與妾房，瑪麗烏爾斯敦克拉夫提的女兒便大怒起來了。她又思念祖國的風景了。在英國河邊的一所房屋，現在在她眼中雖然距離迢迢，却變成一個和平的休息處。雪梨給他的朋友們寫信——皮哥克與荷格——叫他們替他們做點事，因是返故鄉的旅行開始了。

他們去後，拜輪給他的妹子寫信：

『如今別罵我；但我能做甚麼？一個傻女子，不管我如何去做，如何去說，跟着我來——不這樣說，不如說先我而來（因為我在這兒時發現她的）我費了多少勁才把她勸回去，而結果她却走了。現在，吾愛，我真誠心告訴你我忍不住這樣做，我總算盡力去阻擋這事。我既不在愛中，又對於任何人無愛情；但我對於女人又不能十分實行克情主義，這

位女人曾經從八百里以外爬來褻瀆我……你知道的這事和我一樣多，此刻一切都風平浪靜了。」

雪梨仍舊同拜輪通信，仍舊抱着「救渡」他的希望。信中表示對於這位大詩人的天才的敬佩。但同時略略表示他對於拜輪爲人的不滿意。他反對拜輪時時刻刻關心於名譽、成功，和人們在倫敦如何批評他。

「要創造偉大和良善，也許命定擴張至於無限，這不是一件事嗎？要成爲人類心靈的力量與美麗的源泉，這不是一件事嗎？……如果荷馬和莎士比亞不會著作，人類又將如何？……我並不勸你努力求一名。」你的著作應當從更純潔更單一的源泉跳出。除了表白你自己的思想而外，你不當貪求別的；你祇能從那些和你有同樣心靈的人們那裏

得點同情。「名」這樣東西跟着那些無價值的人。」

爵士拜輪彼時正要到威匿士去，用一種厭倦的冷淡讀這類高超的論調。這種煩擾的尊敬使他討厭。

(第二十三章註)

(一) 阿拉斯德 *Alastor* 這是雪梨長詩之一，表明詩人成熟的  
的天才。

(二) 黑洛爾 *Childe Harold* 這是使拜輪即刻成名的一首  
長詩，計共分四篇，非一時所作，相差有八年之久；各篇所述  
不同，詩中的主人遊歷者為黑洛爾。

(三) 新愛綠綺思 *La Nouvelle Héloïse* 盧梭的一本熱情小  
說，出版時，震動全歐。

(四) 季龐 *Gibbon* 英國十八世紀有名的歷史家，著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五) 脫洛大戰 Trojan War 這段故事構成荷馬諸人有名的敘事詩，此事起頭是諸神的紛爭；後來才有人間的戰爭，祇因為一個美女 Hellen 的關係。戰爭打了多年，人間所受蹂躪真不少。

## 第二十四章 愛園裏的墳墓

在那些能給生機與趣味在石坑籟街的住所裏的女孩中，祇有凡立印勒是留着了。祇有她一人既非哥德文的小孩，又非哥德文夫人的小孩，但同他們一起住，也「爸爸」「媽媽」的叫他們。祇有她一人獨單，這般柔和可愛，反而沒有愛人或丈夫。她有男人所贊嘉的好德行，——安分而不自私；但無人誇許她。有時，她懷疑雪梨是否想念她，於是心

兒忐忑着，她才起頭給他寫信。但瑪麗的櫻色的眼睛把這些希望與追求全給消滅了，這些希望那膽怯的凡立從來不敢清白的表示過。

在這所寂靜的房裏，家計日迫，哥德文夫人祇好在凡立身上發壞脾氣；至於哥德文呢，他便暗示她說他自己不能再養活她，她自己應去自謀生活。她無更高的雄心，祇願當個教師；不過自從瑪麗和姐恩兩人私逃以後，這家人的名譽掃蕩，各學堂的校長都不相信哥德文家中的女孩們是怎樣教養的。

心中悲傷，又略有些妒心，凡立羨慕她姐姐在遙遠地界所度的無束縛的冒險生活——這種生活有時危險，但總是有趣的。她呢，怎樣的熱望同他們住藜曼湖，伴着大名鼎鼎的拜輪爵士；這位爵士全倫敦都在講論！

「他是否同他相片一樣的漂亮？告我，他的聲音是否美麗，因為那



對我是很大的魔力。他來到你的屋裏是否很隨便，很不客氣，很熟習的樣子？我願知道他的行爲是否如倫敦造謠者所說的相同。由他的著作裏看來，他不當是一個這般可恨的東西。請回覆我的這些問題，因爲我愛詩人，我也尊其爲人。

『雪梨同他乘船的遊玩定很有趣。我極欲讀詩人剛寫成關於久莉淹死的地方的詩。何時方能在英國出版？我可不可以預先得底稿一讀？告訴他說你有一個多憂的朋友，很想讀他的詩。……』

瑪麗，克萊爾和雪梨接讀這些動人的信，很表同情。可憐的凡立！她怎能住在石坑籟街？祇想着哥德文的小說，哥德文的債務，哥德文夫人的壞脾氣，是世間最重要的事件了！凡立的受罪使其餘兩位少女更覺出她們的自由。她的孤單使她們覺得她們愛情的可貴；在離開錦尼窪以前，雪梨與瑪麗替她買了一隻錶。

當雪梨們與克萊爾回到英國在霸濕住下時，路過倫敦，他們會見凡立。她神色黯然，不說別的祇說她自己的淒慘，自己的無用，與雪梨說「再見」時，她的聲音發顫。可是她寫信到霸濕給雪梨，信中仍是昔日明顯的愛意，雖然她的信中如今有種難以說明的譴責之意；這種譴責是那些生活無味的人對於生活有味的人的感想。哥德文的工作因新的經濟困難情形，所以耽擱；越來越暴躁。有一個姑母已經許可要帶凡立到她學校裏當管理員，可是過後寫信來說，瑪麗和克萊爾的姐妹，要當教師，自然對於中等人士的父母是太可怖了。

某晨，雪梨們從蒲銳什特接到一封怪信，信中凡立用神秘的語句給他們告別：『我現在正要到一个永不再歸來的地方去。』

瑪麗乞求雪梨立刻到蒲銳什特去。晚間，他歸家，未得着什麼消息。次晨，他又去了。這次才帶給瑪麗一些悲的消息。凡立會乘快馬車離開

蒲銳什特到司宛莎，在某旅館裏住下。一到旅次，她告訴侍女說她疲乏後，便即刻回自己的屋裏。等到第二天早晨，還不見她下樓，店裏的人把門破開，才發現她躺着死了，櫻黃色的長髮披在周圍。在她手腕上有瑪麗與雪梨贈送她的錶。桌上還放着一瓶鴉片藥酒，一封信如下：

『我早就決心，以爲我能做最善的唯有自殺——這個人的生既不幸運，而她的生又是繼續不斷的苦惱，這些苦惱使得那些救她的人受傷。也許，你們得到我死的噩耗，要會傷恫，但不一會兒，你們就會有幸福而忘記世間上會有像這樣生存過的動物……』

哥德文已經在他著的政治的正誼裏說明自殺不是種罪過；其中唯一的困難是在考察每個人的情況，決定繼續三十年的生命對社會所能做的利益，是否許其自殺。這場悲劇之後，他第一次（自從他們的私奔後）才給瑪麗寫信。『哲士』的意思是求這三個流落人對這件

「發生」保守秘密，這事也許能有害於家庭。

\* \* \*  
凡立的可怕的死使雪梨的神經異常震動；哥德文夫人用很柔和的方法勉強的說她死的原因是爲愛他。他於是想起了她對他的某種情感的表示，自責說他不當輕視她，並且以爲她祇有次等的靈魂。也許，他自己很不知道的曾經喚起了她的愛情，那時他被哈淚葉棄捨，在任何女性溫柔中尋找一個休息地方。也許，她會仔細的秤衡過，計量過，分析過雪梨的，每個字每斜視，——這些在雪梨祇不過表示友誼罷了。『欲了解別人的靈魂，是如何艱難！一個人在無意中可以使別人受多少痛苦！一個人怎樣可以生活在最深奧，有時甚至於最失望的情感而不自知！』因此，誠實或念有好意，也是無濟的。你可以從不明瞭中或從殘酷裏做出相等的災害。他被沉溺在空洞的絕望中。

想把這種絕望除掉，他便獨自到一位少年文學批評家黎季項德的家裏住幾天，這位批評家會很聰明的熱心的稱贊過他的詩。項德住在健康谷的地方，這地方樹葉稠密，今日亦如昔日的一般美麗誘人。批評家的太太瑪麗安樸素文雅。他有成隊的活潑的孩子，雪梨同他們散步遊玩。在那裏他可以暫時忘了可憐的凡立和哥德文。這個拜訪爲時雖短，但很美滿，回家時，他心中苦痛已減好些。

歸時，他發現一封胡克漢寄來的信急忙拆開。因爲他曾託過胡克漢代爲調查哈淚葉近況如何。兩月來她的音息沉絕。她在三月，九月會領取過津貼，那時她住在她父親家裏。但自從十月以來，便杳無消息了。

『先生大鑒，』胡克漢寫着，『得大扎後，幾已一月於茲，你自然奇怪我爲何不卽奉答。我當時也想卽作回覆；但一打聽，我才察覺欲得到你託我探聽的消息（關於雪梨夫人和你的小孩們）是很難很難的。』

『正當我努力尋找雪梨夫人的住址時，我才接得她死了的消息——她自殺了。你知道的，我當時不易輕信。我去拜訪西河先生的一位朋友；我的疑心才變爲信心。別人告訴我說她上星期二才從色澎潭河裏撈出……驗屍官驗死屍，未得什麼更多的報告……宣佈文祇是「淹死。」你的孩子都好，我相信兩個全在倫敦。』

雪梨心境很煩紊的回到城裏。他恐怖的幻想那美麗似小孩般的頭，那個頭他曾經如此愛過，如今拿給河裏的泥土所污穢，在水中漲大變成綠色。他自問她如何能捨棄小孩們，選擇了這麼一種可怕的死。

項德們和胡克漢極力安慰他，告訴他以他們所知的一切。泰姆士報有段記事：『星期四，一位高貴的女人懷孕很久，從色澎潭河裏撈起來。她手指上戴個寶貴的戒指。我們推測她因行爲不檢致成如此悲劇；她的丈夫在外國。』

她住的那條街上的閒談者重複述說他們所知道的事實：哈淚葉的丈夫不再給她寫信，因為她從前的房東不會交給她；所以她才絕望不再希冀她丈夫的歸來。她才行為放蕩。起頭同一位軍官住，後因軍隊開往殖民地，他不得不離別她。後來，受不了孤寂，她找到一個很微賤的人（據說是馬夫）那樣又把她棄了。西河家裏的人又奪了她的孩子們，不許她再回來。她孤單的怖懼的，怕將臨頭的謠言。因是才成了河中的死屍。

雪梨過一個惶駭的夜……『受孕很久……』她怎能這樣去死……怎樣的瘋狂……逼真而親密的可憐的哈淚葉的回憶，勝過他的意志力，在他頭腦中縈繞，他從想像中很可怕的清楚的看見最後的一幕……愛情中的哈淚葉，恐怖中的哈淚葉，失望中的哈淚葉……這些現象對他很清楚。呵，這個名字曾經有幾年對他是全世界，將來呢，他祇

得與那最卑賤最可怕的爲伴！哈淚葉，我的妻子，一個私娼！哈淚葉我的妻子，一個自殺者！」

有時他問自己是否應當負責，但他用全般力量將這個觀念排擠出去。『我已盡了我的責任。無論何時我都做了那些在我心目中忠心無私的事。當我離她時，我已不復愛她。我竭力維持她的生活，甚至於在我能力以外。我從來虐待過她……就只有那些可恨的西河們……我難到應該犧牲了我的生活與我的理智爲這麼一位對我不誠實而且平凡的女人？』

他的理智說「不。」荷格與皮哥克對他很親愛，都說「不。」他請他們重複再說，因爲有時他似乎窺看了某種神秘超人的責任，這責任他應對哈淚葉做的，但未實行。『在解除世俗的束縛時，一個人可以使那些無名的力量得着自由，而這件事結果是一人所不能預知的……』



自由祇對於強有力者爲有用……因他們是值得的……哈淚葉的靈魂甚弱……」啊，小而美的頭，溺死的哈淚葉……

第二天他寫封溫柔的信給瑪麗反而很想在她的靜柔中生活下去。他乞她當他的『可憐的孩子愛安與查爾士』的母親。他的律師剛告訴他說西河們將反對他管理孩子們，其理由是他否認宗教的主張和他納妾式的同哥德文女士私奔，因此使他不配教養這兩個孩子。

## 第二十五章 遊戲規則

一個結婚儀式能够增加一對已經感情溶洽的愛人的幸福嗎？這件事實已證明至少能改變一個迂儒的容貌。哥德文一聽到他的女兒將變爲可敬的而且是將來的雪梨夫人，心中實在歡喜不已。他於是使他的被驅逐的學生對他的品行表示一種輕蔑。

起初，人們都躊躇不決是否哈淚葉剛一死就慶祝婚禮爲合理，但世故深的人都以爲對於「自然」已經兩次賜福的結合，教堂的賜福是不能再遲緩的了。

剛等到第一個雪梨夫人的屍首從色澎潭河撈起來兩禮拜之後，瑪麗和貝洗在聖米耳拙教堂被一個牧師結婚了；哥德文滿面高興，哥德文夫人虛榮矜驕的很也來參加了。自從私逃後，那天晚上雪梨才在石坑籟街共餐。

家庭的慶宴真正慘淡。就在小小的飯廳裏，凡立曾經踱來踱去過；就在那裏，哈淚葉曾剛結婚後很興高彩烈的坐着過；她們受罪的不滿意的鬼影不息的來拜訪這間屋，不息的來擾亂生者。真的，哥德文的壞脾氣都給那早晨的婚禮變爲仁慈和靄了，但是因爲許多的記憶使來賓不能表示一種誠心的親熱。

就在那晚上，瑪麗的日記裏寫着：『到倫敦舉行婚禮。讀吉士斐兒和洛克』瑪麗的神經強健。可憐的淹死的哈淚葉對她不生影響。

這正式的婚禮至少生一種真利益。一般人想剝奪雪梨的孩子而談論的納妾的諷刺，自然消滅了。可是西河們不讓步。借着老的咖啡店主的呼聲，三歲大的愛安和兩歲大的查爾士呈國務總理一請願書：——他們說『我們的父親自己是個無神者，曾經印行一本「麻撲女王」加以註解，此外還有其他著作，都全反對上帝的存在，婚禮的神聖，和一切道德的法則。』因此之故，天真純潔的孩子們請求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不要交給這位無價值的父親手裏；他們乞求交給國中道德最高的人管理，例如他們的外祖父與仁慈的姨意立薩。

雪梨的律師，推測總理的意旨，不替「麻撲女王」辯護，他僅僅說

十九歲一個孩子所作的書是不重要的。

『不管雪梨君無論如何痛罵婚姻制度，但雪梨君在廿五歲以前已曾兩次結婚！剛剛從他那最反對的可怕的專制鐵鍊解放之後，跟着他又變成這種鐵鍊的犧牲者！我們希望總理能看透雪梨君行爲與言論這樣矛盾，不必如此認真計較這種無識年幼的著述』至於把孩子們交給他們外祖父家裏管理：『我們以爲西河君曾是咖啡店主人，自然不配教管雪梨君的孩兒。至如請西河女士，我們更是反對，因爲她目不識丁而且世俗；就因爲她的勸告，簡直可以說因爲她的計策，所以雪梨才十九歲時就同哈淚葉女士私逃了，那時哈女士不過十七歲，後來在蘇格蘭結婚的。西河女士（如今提議要當管理人）那時差不多三十歲；如果那時她好好的如像她應當那樣去指導她的小妹子，那麼後來生出的兩家所有的這些侮辱與悲慘都不會發生的。』

他的律師的聰明想替顧主得勝，因此借着顧主的名義放棄了他少年時的主張——這對於雪梨是件可惡的虛偽。他因此呈總理一文，內中述說他的主張並未改變，並且倘若他的行為是依照社會的風俗制度的，那麼他決不放棄批評那些風俗制度的自由權。

總理的判斷：『我們察出的情形是某某父親自己以為這是不得了的責任，借他有力的主張勸勉人們，自己以為是道德的。這種事實，法律告訴我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不能信任他，把這些孩子交給他管理。』

可是總理又不把小孩們信託給可厭的西河；他交託給某博士休謨，一位軍醫，這位軍醫計算把查爾士送進某個被正教教士所管的學校裏。至於小的愛安她將被休謨夫人教育，這位夫人早晨教她說早禱，飯前祈禱。休謨夫人還要給她一些有用的書，也有時教她讀詩，如莎士

比亞之類，如果好好的選擇過的話，每孩子每年的用度是一百磅。雪梨君可以每年去看他們十二次，但要當着休謨博士兩夫婦。約翰西河君也能去看他們十二次，不過不必定要在休謨夫婦監視之下。

這個宣佈使雪梨很傷心。這是經過法律的公認的。很可以進一步說，他從此不再列入上等人士。那好像是不可救藥的罪孽的銜頭。

\*

\*

\*

•

\*

這些手續正在進行時，他在馬羅快樂的小小鄉城買了一所房子。愛麗兒到後來同別人一樣，也該有個家。一間房屋如鄉間跳舞廳一般大安置好了作爲圖書室，室內裝飾些維納絲與愛波羅的型像。還有一個極大的花園：一八一七年春秋兩季時，園中可見兩個小孩維廉雪梨克拉拉雪梨；此外還有第三個美麗絕端的孩子名阿兒巴——拜輪爵士與克萊爾所生的女兒。她的父親聽說在威匿士度着淫蕩生活，克萊

爾未得他的信。

雪梨最近的遭遇留下些痕跡在他面容上。他比從前更瘦些，更病態些，更灣背些。腰邊因痛過劇致他終夜不能安眠，醫生不能治好，都說這是『神經錯亂。』

他的心境傷悼。生命給他如此多的痛苦，他的好心善意而結果僅遭受災害，使得他對每種行爲都有極端恐怖。他覺着一種深沉但是無名的欲望就是想從危險的人羣中逃出，這些人對他的反感是不能預知的，這些人都被這麼可怕的惡情所撼震。真實世界的革新如今對他是如此的不可實現，因此他不再在這個世界裏尋找他所愛所恨的滿足，但他在想像的馴柔能伸縮的世界裏去求這種滿足。空虛浮影似的詩題在他心中盤桓，這些詩題吸收他悲傷的心思，借着他的毅力，漸漸的成形了。

虛飄的建築以及空中樓閣從前因爲它們的薄膜使他不能看見，現在似乎被一個不可見的力量從地球分離而在空中飛揚。它們並未消溶，但輕柔的動着，很透明的光榮的升到純粹高起的詩境裏。從它們曾經佔據過的地方中，雪梨而今看見世界的真相，難於栽培的黃土，男人的兇臉，盡是神經病的女人，他極欲逃脫的冰冷社會。

常常佔據他心靈的詩是一個理想革命的故事。他不要流血的事蹟，流血使他憎恨那樣美麗的法國革命。他願他的革命是一對情人的工作。他親身經驗告訴他說祇有女人的愛情可以激動超凡的勇氣。

納翁與孫絲拉（二）（兩位理想中的無政者）便是他自己和瑪麗的化身。他願使他們在危急時死去，爲主張而死，正如他自己甘願死的一般，在火燄中互相接最後一吻，這樣甜蜜的一吻，以至於煩惱將淨化爲美妙的快樂。對於他，愛情是無疆的，如果他不能用共同所感的思



想與痛苦來連結它的話。到而今，他與瑪麗已經結婚，境遇又寬裕，似乎開始要過一種安適的生活；他甘願逃脫這類庸俗的幸福，自願在幻想中受着莊嚴而危險的運命，這種運命也許在別的世紀裏別的地界裏是他的。

他在泰姆士河裏小島間消磨他的時間；野鴿在那兒築巢。他躺在長艸避掩的小船中，凝望變幻的天空尋得些詩意。仔細注視那些飄浮不定互相纏織的形形色色永遠使他感到大快樂，一天一天的他更強的覺悟出他一生的使命便是去捉捕美麗的最透明的影子，用同那些影子一樣美麗浮動的字句將它們表現出來。

全夏天都消磨在這迷人的工作裏。於是他不得不回到倫敦。經濟問題漸漸困難；他得供養如此多的人口。除了瑪麗與小孩們以外，克萊爾與阿麗格拉也靠他養活，有時哥德文全家都得望他幫助。他的新朋

友黎季項德有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也需救濟。他曾許可每年皮哥克一百磅，因此他才能繼續寫他的好小說。甚至於查爾士克勒忙對他毫無關係，在法時曾與比他長幾歲的醜婦講戀愛，當然也是個窮光棍；雪梨又幫助他們結婚的用費。正同從前一樣，他不得已祇好在放賬人那裏去借錢，來開消這些無盡的需求。『你是一匹良馬，』哥惠文有天對他說『馬蠅都禁止你的跳動。』

這對他也很快樂，因為瑪麗想法使他入世；不過他寬恕她，現在祇把她看作他詩裏的孫絲拉。但她是位過慮的女主，不大睬那些太慇懃的客人，例如皮哥克每晚都要來，並無人邀請他，把一瓶酒都給喝個一滴不留。她要雪梨把馬羅的房子賣了，這房子買的時候太匆忙。她知道他受寒過甚，想把他帶到較暖的地方，也許到意大利去。

『最親愛的，』她在倫敦給他寫信。……『你的來函請言詞明白』

些，請把你的一切計劃全告知我。他已經登廣告賣房子，不過你是否告訴馬稻如何回答主顧？你是否已經決定到意大利或海邊？並且你知道麼如何弄點錢使我們能到那裏，此外還要在動身前買些絕對需要的物件？此外你能不能起程以前替我父親幫些忙？唉，究竟那豈不一樣的好，我們能在海濱一所小屋住下，那裏的用度比此地少多了？你尙未曾把你對意大利的意思告訴哥德文；但是假若你就決定了，我希望你即刻告訴他，因此在事實發生以前些日子，先談論談論總要好些。

『今天我第一次出外散步。這所房冷得可怕！我烤着火還陣陣打抖，花園看來陰霾冷寂；不過我剛一走到街上，我喜出望外的才覺得太陽正照着，空氣溫暖可愛。』

『我願維廉以後能同我一同散步。因此，如果禮拜一的車子來得及的話，請你替他買一項貂皮帽。那一定很時新的；請你特別說明一爲

男孩之用，」並且還要有一條金黃色的窄帶，如果太大時，以便可以縮小……我現在正被孩子們包圍。阿兒巴正在亂抓歡叫，維廉正圍着圍巾一個人玩，克拉拉小姐呆望着火爐……再見，至親愛的人兒，我得再說望你詳細一一答覆我。我如何如何的心焦想全知道你的身體狀況，和你的事情與計劃。」

唯一使瑪麗煩焦的便是阿兒巴在屋裏。隣人都說她是倫敦某婦人的女孩，因為健康的關係，所以才送住鄉間，但是無論誰從克萊爾的舉動方面都看得出這孩子是她生的。頭腦清晰的人們立刻推出雪梨是這女孩的父親。這樣一來，從前家庭中不清楚的舊謠言又發生了；古板的瑪麗因之難受。她願遷住意大利的原因之一就是把這位小女孩交還給拜輪爵士。

雪梨也想起程。家庭的友誼的事務的束縛在他身邊織成堅固的

牆，在牆的後面，他快要悶死了。他的意志力堅毅不屈，但是生命的狡猾的小波浪不停息的消蝕了它。在英國方面，最高的法律已經剝奪了他的公民權，他總覺得好像是帶上手鐐脚枷似的。他以為遠離英國，他將再變為一個自由空靈的靈魂；在另一個新國家裏，他的生命好似變為一張白紙在那白紙上，他可以再創造一個新生活，正如他能創造一首詩一般。

當起程的日期決定時，瑪麗請把這些孩子都受以洗禮。她的意思以為替他們着想，開始過生活，最好注意「遊戲規則」之為妙。雪梨同意了，同時維廉雪梨和克拉拉雪梨都受洗禮取了名字，拜輪的女兒也受洗禮，命名為克拉拉阿麗格拉。

(第二十五章註)

(1) 吉士斐兒 Chesterfield (1694—1773) 英國文人，議論多

關於禮儀修養方面。與其子的「書札」爲其名著。

(11) 納翁 Laon 與孫絲拉 Cythra 這是雪梨長詩 *The Revolt of Islam* 裏的一對男女，想從社會的桎梏殘酷逃出，逃到理想之鄉。

## 第二十六章 『大理石與泥土的女王』

意大利的晴天，永無雲翳的天空。第二次這三人旅行團向着遺忘和日光的地界走去。這次有小孩們和乳母們伴着，可是幾乎趕不上他們迅速的步履。

經過莽聖黎才達到米蘭，在那裏他們才初次停歇以便等待拜輪的回信，因爲雪梨已經寫信給他說他的女兒的來到。雪梨在天主教堂度過日子，讀「地獄」與「淨罪地」。(2) 那地方是在神壇後邊，很靜

寂，日光從高西克式的窗射進來，顏色棧黃而暗淡。教堂不再像昔日般使他恐懼。他自己都驚異發現自從深受了痛苦後沒有地方比教堂更適合他的感覺的，沒有地方比教堂更可作爲人的慾望之偉大的背景。伴隨但丁，又在溫暖豐富的顏色間，天主教對他已非欺詐人的東西了。

拜輪的答覆到了。世上一切都不能使他願見克萊爾，他將離開祇要她來到的任何城市。至於小孩，他願負教育之責。但要有全權。雪梨認爲這條條件太殘酷了，同拜輪辯議稍稍和平一點。但是拜輪最怕克萊爾的事，毫不容讓。某威匿士人在米蘭傳出關於『英國爵士』的消息說他在度淫蕩生活。如是消息自然難使人信阿麗格拉能有好教育，所以雪梨勸克萊爾別想求助於拜輪，不必把孩子交給他。照常的他擔負一切。可是克萊爾因阿麗格拉的血統而自驕，想替她獲得一切特權。她很信任瑞士乳母意立士；這乳母把阿麗格拉養大，因此她決心將乳母和

小孩都送到威匿士。不管雪梨如何親誠勸告，阿麗格拉仍被交給她的父親了。

不久小孩不安寧的新聞使克萊爾煩擾。拜輪僅保管這孩子幾個禮拜。起初看見孩子美貌，並且皮阿利的威匿士人都誇獎，拜輪很是驕傲；後來慢慢生厭，就託哈蒲勒夫人（英國領事的妻子）照顧。這位哈蒲勒夫人是誰？意立士寫信說她很仁慈，但克萊爾開頭就很難受了。整整一年她未曾一刻離開孩子。她愛慕它。自從她家庭拒斥她，以及她愛人不願見她，阿麗格拉便成了她在世上可以稱爲是她唯一的寶貝了。雪梨受不了看見她傷心，自願同她赴威匿士去。雖然瑪麗不願這兩個人一同走，後來也祇好答應了。僕人怕羅做事有力，似乎可靠，也隨同去。因爲恐怕于怒拜輪（他已早說過不許克萊爾進他住的城市）這樣才



決定她留在爬都亞等着雪梨的報告。但她眼看離阿麗格拉已如此相近，她忍不住要往前走。她以為秘密的可以設計窺見孩子，所以她與雪梨同乘小船，順着普輪塔河走。深夜時他們經過湖澤，狂風大作，電雨交加，但遠遠的威匿士的燈光在霧後隱微照着。

次晨，他們到哈蒲勒家中，客氣而仁厚的被招待。哈蒲勒夫人立刻叫意立士與小孩來。她長高了好些，蒼白，比以前死板多了，但一如昔日之美。隨後他們長篇大論的談到拜輪。哈蒲勒夫婦是世間有價值的人士，是年輕的愛人，被他們周圍的一切詭計驚駭（雖然威匿士的繁華稍稍使他們變爲人道一點）談論起來，也得擺許多次的頭。

自從他來到的第三天，拜輪預備（他喜這樣誇口）一隻小船和一位女士。這位女士爲瑪莉安娜色加提，某布商的妻子，是「詩人」的房東，因她的丈夫曾租房給拜輪過。一件頂輕率的手續，但布生意不興

旺。瑪莉安娜才二十二，有美麗黑睛，甜蜜的聲音。雖然屬於中級人士，因為她唱歌的原故，也同威匿士貴族來往。這件事正如化學最簡單的結合一樣的不可避免——她將醉心於那位高當的爵士，爵士之慷慨正如其漂亮，並且住在一個房頂之下。至於「威匿士商人」呢，拜輪總有錢給他不但如此，威匿士的道德至少也許一個愛人的。

哈浦勒夫人是位矮小可愛有智慧之眼的女人，帶着誠實婦女們所慣用的悲傷和貪厭的神氣，述敘這段故事，她的丈夫做出許多小心的形狀說這還不够。威匿士人民都傳說「英國爵士」在城中有一所秘密房舍，其中一個女神不能滿足，他把九個女神都給要着了。慢慢關於拜輪有一種謠言，寄居的英國人士都談論尼羅（一）和黑里諾格巴拉斯（二）下級人民景仰他，利用赴狂飲會時的假面具，婦女們便走近拜輪身邊。

這種閒談不能使克萊爾信心。她問她自己將如何做？那位領事勸她無論如何別使拜輪疑心她已在威匿士，因為他時時表示憎恨她的來臨。

三點鐘時，雪梨到莫森尼哥宮去拜訪拜輪。拜輪看見他很是高興；也許在世間祇有雪梨是拜輪可以傾吐胸懷的朋友，並且都是平等的。即使告訴了雪梨此次來此的理由，和克萊爾滿心想着孩子的事時，他精神很靜閑並且很講道理。他說他十分明瞭克萊爾的焦心，可是他又不能就把阿麗格拉送轉去，因為一般威匿士人已經在說他反覆無常，一定又會說她討厭這孩子了。雖然如此，他得將此事思維一番，總得想個辦法。因此他請雪梨沿着黎陀河騎馬一遊。

小船載他們經過湖澤，他們踏上多荊棘的島上，拜輪的馬已在那裏等着。雪梨愛一切荒野孤寂的地方，這在海邊的跑馬對他是快愉的。

祇有一想着克萊爾正在哈蒲勒家中等候他的回來，把他的樂事掃興了。

拜輪諷刺英人的愚蠢。那些來威匿士的英人因為他們的好奇心使他受罪，有些人簡直花了錢賄他的僕人以便一觀他的臥房。於是他又談到雪梨的劫運，很友誼的表同情。『倘如我在英國的話，我就得把天地都給翻動，要歸還你的孩子們。』

這事引起他講到人類的殘酷，在他看來這殘酷是無止境的。『人類互相憎恨。希望或圖求一種別的東西，那便是幻想的精神的表示。』

『怎麼呢？』雪梨問道。『你看來好像以為人類是本能的犧牲者而不能駕御本能麼？……我的信念便不然了。我認為人們的志願創造人們的道德……縱使罪惡是很自然的，但不能證明是不可降服的。』

拜輪指着貴族的城市，落日已泛濫出金色與紫色。『讓我們再回

到船上去吧』他說，『我給點東西你看。』當他們在湖上滑過一會時，『看呀西方。你沒有聽見鐘聲嗎？』

雪梨抬頭一看，看見小島上有一座無窗，怪狀，荒涼的建築，那上面有個敞塔，其中有一架鐘背着赤紅的天空愁慘的緩緩的搖擺着。濺濺的槳聲似乎雜着遠處被壓迫的求救聲。

『那就是』拜倫說，『瘋人房。每到黃昏這時刻，我經過水上時，都可以聽見鐘聲叫那些瘋人去做禱告。』

『無疑的，他們可以感謝主上，因他賜與他們的仁慈。』

『老是一樣的雪梨！』拜倫大笑起來。『虔信者，誹謗者！你不能游泳，小心神意！但是你剛才說到戰勝我們的本能。你不以為這種景象是生命的圖畫嗎？良心是使我們回到道德的鐘。我們服從它正如瘋人一樣不知何故。於是太陽一下山，鐘聲也止歇，這是死之夜了。』

他望着威匿士，威匿士在黃昏時已變爲玫瑰的灰色了。

『我們拜輪們，』他說『都死的早……我父系如此我母系亦如此……而我也不在乎，不過我第一總要享受我的青春。』

\*

\*

\*

\*

\*

第二天雪梨本來恐惶的來看拜輪，現在高興的察覺他很講道理了。他甘願把他在葉濕提的一所別墅借與雪梨和克萊爾兩個月，並且還准許阿麗格拉到那裏同她母親一塊兒住。雪梨滿腔歡喜的答應了。他便致書瑪麗立刻來同住：

『我不得已在未獲你的同意前就決定了這一切事。我努力做好了；唉，我親愛的瑪麗，你得快來，如果我做錯了，那就請你罵我，如果我做對了，那就請吻我。我呢，我一切都不知道，事實將會證明。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省去介紹的麻煩，我們認識一位女士（哈蒲勒夫人）她是如此

良善，如此美麗，如此天使般的甜蜜，不瞞你的話，如果她也一樣的聰慧，她簡直又是一位瑪麗，不過她沒有你那樣十全。她的眼睛像你的；她的舉動像你的，當你知道並且愛一個人時……替我吻一吻那些碧睛的寶貝們。別讓維廉忘了我。克拉拉太小記不起我了。』

瑪麗的旅行滯慢。在富羅綸絲，她被護照的麻煩所耽擱。克拉拉嬰孩因長牙的關係，受了天熱，疲困，和換乳；等抵達葉濕提時已經很病了。兩週間她繼續在忽冷忽熱的狀態中。那位大夫好像是個蠢傢伙，瑪麗決定一直走到威匿士尋更高明的大夫。在夫士納地方，澳國海關官吏阻止他們，並且想不許他們渡過湖澤。雪梨已到爬都亞去接他們，堅持到底猛烈的要越過，衝往去叫小船。這嬰孩眼和嘴都不停的扯動。在途中，她幾乎全無知覺。等到旅店時，病勢更劣。醫生來看，便立刻說毫無希望。一點鐘內，她靜靜的毫無痛苦的死了。

瑪麗察覺他站在一個奇異的旅店的大廳裏，懷裏抱着已死的孩  
子。哈蒲勒君來，把她和雪梨領到他自己的屋裏。第二天早晨，雪梨帶着  
小小屍首載在船上，到黎陀去葬。瑪麗努力想忘憂。哥德文有一條道理  
說唯有孱弱膽怯的人才憂傷；如果我們不私用一種在受罪中尋得的  
痛苦虛榮去滋養它，這憂傷也不能久留的。關於這點他的女兒意見相  
同。小的克拉拉剛葬的次日，她就在日記中寫道：

『禮拜日，九月二十七。讀黑洛爾遊記第四段。天雨。到多吉宮，太息  
泉等等。同哈蒲勒夫婦往某學會，參觀一些好畫。訪拜輪爵士，並看富兒  
納潤娜。』

富兒納潤娜是拜輪新近的情人，鄉間婦人，有古威匿士形式的美  
面孔，『這將知道她多麼美麗。』拜輪對雪梨這樣說『很大的黑眼睛，



和求羅（一）的身段，起波的黑髮反映着月光；一個能爲愛而到地獄的女人。我喜歡那一類的動物，並且我一定情願米第亞（五）而不願世上別的一切女人。」

自然這位美麗的製餅人的妻子是種非常的動物，而且十分不馴服。她這樣蠻勁，個個用人人都怕她，——甚至於強有力的小艇夫帝塔都怕她。她如鬼妖一般的忌妒虛假，自從她一定要用了時裝的長袍和飾以舵羽的帽子來代替面紗和肩巾以後，她就完全自驕了。祇要拜輪一看見這些東西，他都得把它們扔在火裏，她祇好到街上再買去。但是他容忍她的愚行，因爲她使他愉樂。他喜歡她的活潑，她的威匿士土語，她的猛烈。他以爲她的粗暴禽獸似的天性，是比精神工作後的一切東西還好些。讚頌她，因爲拜輪的詩有美麗的流動，有種海一般的狂放自然的波動，或一位女人熱烈的愛情。

對於雪梨們，因為他們太文明，這位被羨慕的動物，便很討厭了。他們彼此交換悲愁的臉色。他們在威匿士過的短期中，雪梨更認清了拜輪的生活方法，並且很嚴厲的批判。「詩人」因滿足愉樂，可以讓船夫在街中抓着最低賤的婦人。因此，自己輕視自己，他認明了人是可藐視的。他的輕視主義如今在雪梨看來一錢不值。——祇是遮掩他的獸慾主義的漂亮面具罷了。

後來，雪梨們回到葉濕提回來時沒有小女孩了，心中甚為悽愴。可是房裏仍是快樂。在花園裏一個葡萄架引到一個避暑室，在那兒雪梨用他的功。從那裏你可以看見葉濕提的古壘的頽址，於是，又有如綠色的海，冷巴弟的無波的平原，上面有許多城市和村莊像海島似的被蒸霧的空氣包圍着……遼遠處便是寂寥而多寶頂的爬都亞與威匿士的塔樓反襯着蔚藍的天在陽光中閃灼。

他努力工作。他已開始寫蒲羅迷沙被釋放，(六)照着加布的書的抒情劇。他試把最輕柔的秋天的悲憂的美麗安置固定在詩中。但是剛剛這創作的醉人的快樂纔消散時，他立刻又覺得他是孤獨的被遺忘的。那對他似乎是在異鄉的天空之下，一隻無力的小艇載着一羣被暴風雨從英國驅逐出來的少年流亡人，「憂傷」掌管着船舵。

(第二十六章註)

(一) 「地獄」與「淨罪地」 意大利最偉大詩人但丁名著神曲共分三部，一，地獄，二，淨罪地，三，天堂。包含歐洲中古宗教思想。

(二) 尼羅 Nero 羅馬的惡王昏君。

(三) 黑里諾格巴拉斯 Helioabaluss (218 A.D.—222 A.D.) 羅馬昏王。

(四) 求羅 Juno 希臘神話中的天空之后。

(五) 米第亞 Medea 這是希臘大悲劇家 Euripides 的戲劇裏的一位人物。劇中敘說 Jason 對他的妻米第亞生厭，再娶了 Corinth 國王的唯一女兒；米第亞憤恨在心，後來把 Jason 的新妻殺了，又把她自己的孩子們也都弄死了。

(六) 蒲羅迷沙被釋放 Prometheus Unbound 雪梨的抒情詩劇，根據希臘神話，劇中 Prometheus 的個性是反抗天神，反抗束縛的。

## 第二十七章 羅馬瑩地

第二個月底，那所別墅又得交還拜輪，阿麗格拉也要交還。冷清清多雨的天氣使雪梨萌發更向南走的念頭。要想覺到快樂，他須要溫暖

和同情。新地方和新氣候也許可以使他忘憂。

引向羅馬城的道路在已經緋紅的籐條中蜿蜒着。旅客一路都遇見成羣成隊純白美好的牛。他們經過費拉拉與波羅尼，在那兒他們看見如此多的石像，畫像，和教堂，以至於雪梨的腦海變成一個建築師的書夾或普通的書籍。行過淚迷麗，什婆黎陀，特里諸浪漫城鎮時，他們達到羅馬鄉野，一個十分靜寂之地，可是美麗莊嚴。當他們進羅馬城時，一隻大鷹正在他們頭上空盤旋。

羅馬的雄壯的頹址深印在雪梨腦裏。在色什提亞的金字塔的墳墓下，便是英國塋地，這地方在雪梨看來是從未親觀過的美麗而雄威的墳場。風在樹葉間低語，下面就是女人和少年的墳墓。要是一個人死的話，在那裏纔願意永遠長睡。

從羅馬他們走到納貝，在那裏他們住下，從屋內可以望過去看見

蔚藍的海灣，永在變化，但永是一樣。維蘇維亞正要噴出火來，日夜都看見出黑煙，海中也反映着火燄和影子。氣候像英國的春季，雖然稍稍缺少點在英國四月時使人們感覺的甜蜜。

他們到澎湃，到利籟落，到貝斯頓，得到些纖細可是虛幻的印象，在記憶中保存一種似半忘半真的夢境。但是除了這些美境而外，他們仍不快樂。他們不認識誰，長久的孤獨真難忍受。

在可愛的意大利日光之下曬着，他們渴望文色馬羅，甚至於倫敦。這許多山嶽這些藍天有何意思，如果沒有朋友的話；社會的享樂看來總是生活始終，不論風景如何真，如何美，可是祇要一個人想到某種很熟習的形狀時，這種風景在心中便煙消霧散了，這些形狀也許它們本身是很平凡，但在它們之上，昔日的回憶塗上了可愛的顏色。

在街上他們用妒忌的神情看着窮人們，窮人與窮人互相招呼。雪

梨自覺對人類很有同情心，反而痛苦的覺得在人叢中永遠如此孤單。瑪麗尤其怕走到那兒都當『外國人』。她又有了孕，克萊爾使她受不了。她有家庭中的大麻煩。意大利的從僕怕羅會拐誘了瑞士乳母，瑪麗堅持要他娶她，等到後來他許可時，於是他就立刻帶着他的妻子起身，發誓報仇。其次就是克萊爾害了奇特病症，瑪麗把這病症誤會了。

對納貝不滿並且厭倦，他們決意回到羅馬。時常的變改消滅了他們的安靜。他們正如一個病人，在床上總找新鮮涼靜的地方，但絲毫找不到，因為他移到那兒，他都帶着他的熱病的。南方春天的熱度使小孩受不了，維廉是他父親的寶貝。醫生勸他們把孩子即刻帶到北方去。剛要起程時，他已害了兇猛的痢疾。

六十點鐘之內，雪梨一直握着小孩的手；他愈愛他了。維廉是個多情聰明易感的孩子。他有美髮，如絲一般，淨潔的皮膚，眼睛給雪梨一模

一樣碧藍而熱情。當他睡覺時，意大利侍女們躡足進屋，互相把他指着。已經病入膏肓，醫生還一心一意想救他。再活了三天，於是在某天太陽的中午死了。他葬在英國墳地，雪梨初次拜訪羅馬時，已經深深被那個地方的可愛和莊靜感動了。風仍舊在樹葉間低語。在一個古墳附近，在光亮花朵點綴的草地，雪梨親眼看見他的死孩子隱藏。

凡立……哈淚葉……嬰孩克拉拉……維廉……他好像被病鬼圍繞，這些病鬼把他最親愛的人兒一個一個的奪走了。

這一時年輕夫妻，神明把他們虐待以爲愉樂，如今已經勇敢的忍受過痛苦。可是瑪麗這回不再奮鬥了。雪梨領她到鄉間的一個快樂田莊，但她對一切都暗淡。時時刻刻她想像小小的脚在納貝的沙灘上跑過，又聽見美妙的小孩聲表示愛情和快樂。不動的呆板的凝望着遠方，



她祇談到羅馬的墳。她替她美麗的男孩要一塊大理石，一些花。

哥德文接到她的消息，利用『父親與哲士的特權』規勸她。她放在她的同性之羣中。她須要什麼？她沒有合她脾胃的丈夫麼？一切財產的利益麼？和對人有用的憑藉麼？『但你已經失了一個孩子和世界的一切，和一切美麗的東西，和你的仁慈所有的特權，一切都等於零，因為已經三歲大的孩子是死了！』

雪梨自己却溫柔的瞞怨着：

『我最親愛的瑪麗，你爲何走了，

留下我一人在這無味的世上？

你的倩影還在這裏——可愛之像——

但是你去了，走下那乾枯道路，

那道路引到「憂」最晦暗的住處』

至於他呢，他有他空虛的藏身之地，祇要平安的躲在裏面，他生命中最可慘的悲劇都好像是些無稽的惡夢。他用蒲羅迷沙來估據他的心，——這是他的天才唯一题目的表現：精神與物質的相爭，自由人與世界宣戰。其中裘比得變成一種加色里銳拉爵士，提旦是另一個雪梨——一個滿了希望的犧牲者，自信「善」的最後凱旋。無雲的天空，野豪的西風的掃蕩，件件都使他藉故唱出他滿了失望中的樂觀的信仰，並且什麼劫運都壓不倒這信仰。

當瑪麗快分娩時，他們到富羅綸絲，以便易得良醫。但最好的良醫便是富羅綸絲本身，地方雖然靜，但不感冷寂。在富羅綸絲，可以伴着但丁；可以坐在莎王納若那（一）旁邊；可以看見吉阿陀（二）走過。在教堂裏，布朗列立琪（三）和東拿特諾（四）仍然友誼的競爭着。街中的雕像比任何處的都要有生機些，在一個地方，米琪安吉洛（五）的「大衛勝

利者」在挑戰班弟勒里的蠢（六）「海神」和笨「天神」一個人因不知在他附近遊戲的孩子們而少受些罪，因為一個人已有了德納樂比亞（七）的孩子們。

從山米尼阿拖的山上，雪梨喜歡俯瞰全城。紅房頂顯露出來，阿羅河黃黃的雨漲的水在古屋間流滾，古屋如人羣一般羣集在碼頭與橋梁的附近；遠遠的地方，山谷接觸青山的地平線。

在富羅綸絲的文明的環境中，瑪麗纔重新感覺生之趣。在寄宿所，她也同普通人談話。她快快的安全的脫了分娩時期。當她再覺得懷中有一個嬰孩時，她自從維廉死後這才初次微笑。

她給這兒子取名爲貝洗富羅綸絲。

（第二十七章註）

（一）莎王納若那 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僧正與

殉道者。

- (二) 吉阿陀 Giotto (1267?—1337) 意大利畫家。
- (三) 布朗列立琪 Brunelleschi (1379—1446) 意大利建築家，文藝復興期中羅馬式的建築家。
- (四) 東拿特諾 Donatello (1386?—1466) 意大利雕刻家。
- (五) 米琪安吉洛 Michelangelo 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大畫家。
- (六) 班第勒里 Bandinelli (1493—1560) 意大利雕刻家。
- (七) 德納樂比亞 Della Robbia 這是富羅綸絲美術的最有名的一家族。

## 第二十八章 破壞婚姻制度

生命中的一切都連帶的發生。一個朋友帶來另一個。瑪麗與貝洗受過了寂寞的痛苦之後，並未去追求，忽然察覺在一羣快樂的人們中。機會會造成這個奇蹟。首先，雪梨已經受着兩腰的痛楚。從阿彭萊茵來的風，在富羅倫絲冬天異常猖獗，使他真够受了，醫生諫議皮薩爲較安適的地方。

湯母墨得聞是他的一位表哥，來與他作伴。墨得聞是印度軍隊的退職長官，有文學的脾胃，所以才來尋找家庭中唯一的文人。他爲人頗好，雖則討厭，但他替雪梨們介紹了一對迷人的夫婦，維廉司們。

愛德華維廉司和墨得聞一樣，也是軍隊中退職軍官。他說因爲他身體不好，所以不得已才辭了職。他爲人坦白，樸素，不虛僞，對一切都有興味。雪梨們異常喜歡他，而他的女人是可愛，很美麗，舉止高雅，一位好音樂家。這兩對夫婦立刻成了好友；後來，雪梨們體會了種種樂趣，不正

式的拜訪，細微的獎揚，和構成真正友誼的信心。

祇要一個社會團體成立時，那便可以吸收所有一切飄泊無歸的人們。因此來了一個愛爾蘭伯爵大弗，一個希臘王子馬吳羅哥達多；此外還有一位異常的意大利教士，帶着一雙或匿士審查官的鬼怪刺人的眼睛。這就是可敬的教授怕琪安納，外號叫皮薩的鬼魔，無宗教的僧侶，無講席的教授，女性與繪畫的愛好者，考古家，龜鴿，雜藝之士，並且是普通一般的媒人。

他總是某宮殿的出租人，從佃戶或房主那裏取得手續費；他很用力的介紹教意大利文的教師，共同分所得的學費；如果有錢的英人路過威匿士時，他便悄悄的把某商人的住址溜過他手裏去，以便能售出一張安罪亞德兒莎脫。(一)

祇要他一進人家，很親熱的，他叫瑪麗與她的朋友姐恩，『美麗的

英國人』並且講些關於皮薩女界的名人的無稽之談，這樣來使她們高興；他對皮薩又是朋友又是自認者。

怕琪安納說一個故事深深的印入雪梨的靈魂。伯爵威威安利是富羅綸絲的一位貴人，剛纔第二次娶了一位比他年青得多的女人。他前一位夫人生下了兩個可愛的女兒，這位新伯爵夫人妒忌她們長得美麗，因此才勸她的丈夫把這兩女兒送到皮薩，分開的鎖在尼庵裏，等到有了丈夫來就這樣的娶了她們，也不須什麼嫁奩。這位教授從小就知道這兩個女孩，熱烈的談論她們的聰明和美貌。尤其是大的一個簡直是天才。

『樸爾仁娜！』怕琪安納說道。『她在那裏像個籠中鳥。她眼巴巴的看見她的青春悄悄的無目的逝去了，但她呢，是爲愛而生的。昨天她

在牢獄中洗花——她不愛別的祇愛她的花——是的，「她對它們講，「你們爲發長而生的，但我們有思想的人，我們生來是有動作的，不能在一個地方就萎凋了……」聖安娜尼庵真是陰慘已極；此刻，這兩個囚犯正在冷的打抖，不許有什麼取暖的東西，祇有一點火灰，她們把這點火灰放在土甕裏抱着走來走去。你當可憐她們。」

這段故事重新喚醒了雪梨對於武士飄遊的一切本性，這性情最近幾年已被結婚生活的安適所消磨了。他問許多問題，表示怎樣的憤恨老伯爵，又對於美麗的被犧牲者表示如此關心，以至於怕琪安納不能拒絕（老年人總以爲有趣的）將兩位年青人帶在一處的樂趣。他自願引雪梨到聖安娜尼庵裏去。

那真是個慘殺人的死方。客人經過一個愁暗的門徑，僧徒便去找愛瀾麗亞了。不久，墨費斯托費里斯（二）伴着格麗卿（三）回來了。他未



會誇眩她的美。她的黑髮用一個簡單的結繫着，效仿希臘女神的裝束。她的無疵的形象似乎是高明的雕刻師的工作：她如大理石一般蒼白的皮膚使她大而黑的眼睛更爲美麗；眼裏充滿了似睡夢的淫蕩，關於這點，有些意大利女人勝過了東方人。

她剛一走進那森黑的客廳時，雪梨覺得愛她了。愛情在他看來不是肉慾，但祇是對他所崇拜的對像的犧牲的必要吧了。在他腦後永遠有一個完全肉體和完全精神互相結合的理想，一個可愛的同時又是受罪的女性，他將當這女性的武士，正如安多米達（四）之於貝球石，（五）正如「公王」之於聖喬治；這種神話永是他愛情冒險的動機，這種神話使他同哈淚葉私逃離了她父親的殘酷，又使愛上了瑪麗，因爲她在家不快樂。那是一種他自己還不明白用什麼成分造成的情感——慾望與憐憫——這種成分也許當初是世俗的，但後來變成如此純潔，

到如今達到了他詩境的最高峯。

在瑪麗身上，他已相信尋得了這個神秘之愛。她比任何女人都要離女神近些。也許她第一次符合雪梨心目中的愛人。不過，天天住在一起，已經使他看出她不是女神的種種。瑪麗一家之母，一家之主，比從前石坑籟街的可愛有勇氣的少女自然是乾燥實際些的瑪麗了。雪梨曾經視爲水晶般的純潔，而今似乎只是冰冷，她的妒心僅變爲卑賤。最壞的就是他現在太清楚她，不能再從她那裏尋得他的夢幻了。

反過來說，在那美麗神秘的愛瀾麗亞身上，他可以產生他整個的靈魂，因爲他毫不清楚她。後來，他在這意大利尼庵裏發現了他自幼時就在追求的可慕飄流的幻影，這幻影剛剛他自信捉着時，便立刻又幻滅了，祇扔在一個肉和血造成的女人面前，使他易感的靈魂受傷。

一進客廳，愛瀾麗亞自稱爲籠中鳥，這在雪梨看來是世間最有詩

意的了：

『可憐的小鳥，你快要因抑鬱而死！我如何可憐你！你聽見別的鳥動身飛向更煖的國度，在外邊叫喚你，那時你是怎樣的難受！但你被命運所支配，正如我一樣，在這牢獄中完結你愁慘的生命……啊，我為何不能釋放你！』

她喜歡按照意大利的方法，隨口吐出詩歌，這些詩歌質與量兩方都不見得差。但雪梨發現她是真天才。他辭別時說還要再來。帶他的妻子和小姨子一同來。她慨然的許諾了。

當他告訴瑪麗這次拜訪時，他毫不隱藏的表明他心中的熱情，他們倆都愛讀柏拉圖，(六)因此瑪麗了解一種只是沉思那高超的美的愛情。不過他願意這種愛情被塑像所激刺，或者雪梨與但丁相同，永無與貝阿垂絲 (七) 談話的機會。雖然這樣，當雪梨請求她一塊兒去看這

美麗的囚犯時，她也欣然而應了。

她認為愛瀾麗亞是希臘石像的美，極善雄辯，但老實說她情願平庸沉默的英國婦女，而不願這位太表現的意大利天才。她以為愛瀾麗亞的聲音太大，她的動作即使有力量，但缺乏文雅，當她緘默時，才最為可愛——但緘默時最稀少不過瑪麗很小心的別顯露她的真情；反而對愛瀾麗亞表示熱誠。

克萊爾比瑪麗更易受刺激，同雪梨一樣，立刻被愛瀾麗亞的魔力所降服了。瑪麗送這位囚犯一些小贈品，書籍，金鍊之類，窮苦的克萊爾把她唯一的財產貢獻給她了；那就是英文課。愛瀾麗亞欣然收受。在尼庵與皮薩間有不斷的往來，那祇是『親愛的姐姐！』『可仰慕的瑪麗！』『靈感的貝洗！』『親愛的弟兄！』甚至於有不必說出的神秘意味。『可愛的妻子。』真奇怪『親愛的姐姐瑪麗』有時露出微微的冷淡。

「但你的丈夫告訴我說這種顯明的冷淡祇是遮掩着一顆熱愛的心  
的灰。」

實情如此；親愛的姐瑪麗漸漸有點受刺激，因為雪梨正忙着在愛  
彌麗亞周圍構造一個他慣於逃入的虛幻世界。他正在獻給她一首宏  
大的情詩，他想把這首情詩弄成給但丁的新生命或莎士比亞的十四  
行詩一樣的神秘：

「我永不相信那種道理，以為每個人祇要從人叢中選擇一個愛  
人或一個朋友，其餘的人們，縱使如何美麗聰明，都以冷淡待遇。可  
是這便是那些可憐的奴隸的信條，他們用疲乏的足步在死者之  
間走着世界的大路回家；因此，帶了一位鎖鏈着的友人，或許帶了  
一位妒忌的仇人，這旅途成爲最枯乾最長遠的路線了。真的愛與  
金或土的情形不同，分開並非減少。愛正似智慧，更光明，更照澈了

許多真理……狹隘那顆愛心，那個沉思的頭腦……一個物體，一個形狀。」

他於是描畫了愛瀾麗亞的像，那是她的美麗的歡歌：

「溫緩的芬香似乎從她的輕衫與疏髮上墜了下來：她的鬢髮被她自己行動的速度披散了，微風裏也好像瀾漫了馨郁。」

「她的神聖的光明經過她的四肢抖顫着，好像在露的雲朵之下，凝結於六月無風的天空，在有翅的羣星的爛燦間，月兒正不息的美麗的照着。」

「配耦！姐妹！天使！黝黑無光的運命之嚮導者！啊，愛得太遲了！被我崇拜的太快了！」

「愛瀾麗亞，現在海港處有一隻船在那裏浮着……」  
這是最熱情的邀請，飄航到一些可愛不可能的樂園仙島上去，在

那裏：

『我們將合而爲一，我們將成兩個形骸中的一個精神，哦！爲何兩個呢？……我們的呼吸將混雜，我們的胸膛緊連着，我們的血管共同跳動……兩個意志裏的一個希望，一個生，一個死，一個天堂，一個地獄，一個不朽，一個滅亡。我悲傷！我的靈魂將透進愛的珍奇宇宙之絕高處，我用的這些有翅的字句如今祇是鉛一般的鍊子，圍鎖着它的火一般的飛翔——我喘氣，我沉墜，我發抖，我死！』

雖然瑪麗安慰自己，重復的說所有這些美妙的詩句祇不過獻給愛瀾麗亞的神聖的原素，並不是寫給一位黑睛黑髮的美女，但同時，看見雪梨用這麼熱情寫這首詩，心中也有些討厭。幸而他整個心情都放在寫詩裏，他便沒有時間去看這詩的女英雄。正當她的柏拉圖式的愛人在增加他的隱喻時，愛瀾麗亞從她的父親伯爵那裏得到一封冷刺

的信。他已經找好了一位丈夫，不花一文的便把她帶走，他問她是否同意。這位某某紳士，是某拜陽底，並不動人，住在一座遠的堡城裏，周圍盡是澤沼。愛瀾麗亞從未會過他，就是在結婚以前也不能相見這類土耳其的風俗真可恨，但她能怎樣呢？「妖王」與很真實的瑪麗結婚，顯明的不能使她離脫牢獄。假如嫁給拜陽底，這或者是較快樂的生命的起始。假若她不愛這個人，她還能遇見她可以喜歡的人們，因為「騎士的礮手」即使在沼澤裏也可以找到。

\* \* \*  
雪梨的詩尙未殺青時，愛瀾麗亞已經結婚了。  
\* \* \*

半年以後，瑪麗給一位友人寫信：

『愛瀾麗亞嫁與拜陽底了；人說她使他和他的母親受罪。我們友誼的結論使我回憶起一首搖籃曲：



當我路過灘布小巷時，

灘布小巷真齷齪，

那裏我遇見一個美女，

她向我鞠了個躬。

我給她餅乾我給她酒，

我又給她一些糖；

唉，啊！小小玩皮的女孩，

她向我要白蘭地。

『現在用必需買的東西（不是一點錢的）來代替白蘭地酒，你就可以知道一切關於雪梨的柏拉圖式的戀愛故事了。』

雪梨在後面加了幾句話：『我不能再看我的詩了！我歌頌的人兒才是一朵雲，才不是一個女神。我想一個人總是在愛裏；這毛病——我

承認在肉與血裏的靈魂仍不易避免的——是要想在凡人身上尋出一個也許不朽永久的形像。』

(第二十八章註)

(一) 安罪亞德兒莎脫 Andrea del Sarto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有名畫家。

(二) 墨費斯托費里斯 Mephistopheles 哥德傑作浮士德 Faust 裏的魔鬼。此處指怕琪安納。

(三) 格麗卿 Gretchen 是浮士德裏的女角。此處指愛瀾麗亞。

(四) 安多米達 Andromeda 這是希臘神話裏非常美麗的女人，快被海怪吞下時，被貝球石所救。

(五) 貝球石 Perseus 希臘神話中的少年，因性命關係，借神

力把女妖的頭殺掉。

(六) 柏拉圖 Plato 古希臘大哲人，主張靈魂之愛。

(七) 貝阿垂絲 Beatrice 大詩人但丁的情人，他的傑作神曲是貝阿垂絲啓發的；據說但丁祇同她見了一面；永無談話的機會。

## 第二十九章 武士的從僕

克萊爾離開威匿士後幾日，她多半從哈蒲勒那裏接到阿麗格拉的消息。這孩子捱着寒冷，她變成沉默莊嚴像個小老太婆。哈蒲勒君以爲不如叫她離開威匿士。但是同她父親商量不能有何圓滿結果，這父親一天一天的更沉入淫蕩荒佚。

數月過去了，毫無消息。克萊爾很焦心，一封一封的信寄給哈蒲勒

們，但無回音。跟着她知道拜輪有一個大變化。起初他病得厲害，不得不輪在床上。哈蒲勒來同他閒談，談到他的戀愛故事，不能如他所信所望的那樣能玷辱威匿士人民；那些現在祇是於己有損的閒談罷了。人們說他是娼妓的犧牲者，她們騙他，用威匿士語同他開玩笑。唐裘安狂怒起來了，因此莫森尼哥宮的尼姑都被驅逐出來，都送回她們各自的洞穴裏。

等到病愈時，人們又見他在威匿士飯店裏，這些地方他好久沒有去了，所以他遇見一個頂美的女人，十七歲，剛嫁給一位高貴斑白鬚髮的伯爵吉其何利。「遊士」喜歡這女士的模樣，尤其喜歡她的臂。第一天當他告別時，他就悄悄遞給她一封短箋，她把這箋巧妙的藏匿着。那是個幽會。她來了。對她表示愛慕者是位大詩人，年輕漂亮，高貴有錢。她雖然四周都很如意，但她即刻不掙扎的降服了。

幾天之後，伯爵帶他的妻子到拉文拉，德利莎也請拜輪同走。『美人忘却了一個人可以被遣使到任何地方或先……或後。』浪漫的常久的愛他已經厭惡了。他不曾動搖，很自誇他的心的力量。

從拉文拉她又寫信說她大病，愛的懇求既已失敗，隨後就是憐憫的乞求。唐裘安起身了，但在沿途的城鎮在費拉拉停留以便鈎本土本地的女色。雖然表面上裝着冷淡乃至於討厭的神情，但他很高興與德利莎一起。聰明的女人，比如說拜輪太太或克萊爾使他討厭：他太看不起女性，以至於不要同女人有什麼心靈的結識。糕餅人的女人和威匿士別的蕩婦，都是比他差得多的例子。但伯爵夫人溶合了愛慕的愚蠢和身分高尚的美秀。她沒有費多少力量便把這位「永遠的浪人」捉着了。唐裘安此刻當一位虔心忠誠的病人的看護。『如果我失了她，』他寫道，『我將失了一位替我冒過大險的人兒，我拿無論那面來講，都』

得愛她——但這個我不當以爲是可能的。倘使她死了，我不知如何才好，但我當擊出我的腦漿，我希望我能。」

當這位戰勝者要離拉文拉赴波羅尼時，他也跟着去了。他變爲古典的從僕：『但我不能說我不覺得這事辱賤。寧肯當一個不精巧的園丁，一個笨拙的殖民，寧肯當一個獵人或別的東西，而不願當游民的諂媚者，與女人的持扇者……如今我是武士的從僕！哦上帝！真是怪事。』

克萊爾全知道這段事實，拜輪叫人把阿麗格拉帶到波羅尼。一想起她的孩子將同拜輪的新愛人一塊兒住，這愛人自然不會愛她，也許會恨她的，這個念頭使克萊爾恐怖了。她寫了一封誠心的信要她回來。拜輪答覆道：

『我極端反對雪梨家裏教育小孩的方法，所以我以爲把我的女

兒交送給你，就等於送她到醫院無異。是不是？……也許她將回英國，也許我安置她在尼庵裏。但這孩子不能離了我，去餓死，或吃生果子不消化而死，或許被教訓相信無神之說。」

接到這封信，克萊爾在日記中痛苦的記下：『拜輪爵士來信談及生果子與上帝；』但她哭的厲害。阿麗格拉住在意大利尼姑院裏，這些尼姑不知清潔，不愛小孩——這對她似乎太可怕了。她寄些失望的兇猛的差不多侮辱的信與拜輪；拜輪寫信雪梨怨恨她，並且告訴說他以後不再同她通信。

『我一點也不知道』雪梨答道，『克萊爾的信裏說些什麼。我祇看過她很早給你的一二封信；但我以為其中意義太幼稚太荒謬，我會勸過她別寄去，後來她告我說她另外寫寄了一些。我不能講我那次所讀過的信是否寄與你未。我總奇怪你怎會被克萊爾的信觸怒，雖則她

很可能寫些使人生氣的東西。我總明白你對阿麗格拉的責任。——克萊爾想看她的女兒是很自然的事，她的痛苦自然煩擾了她，她的煩擾自然使她寫些荒唐的信。但是可憐的東西，她很不快活，身體又太壞，她當受盡量的仁愛才是。孱弱愚鈍的人們在這點裏便是國王——他們不會做錯的。」

他自己需要同樣的靈魂的高超，超出婦人的爭鬧，這爭鬧擾亂了他的家庭。瑪麗越來越變暴躁。哥德文一定向她要錢，雪梨已決心不再作答。他差不多已經寄給岳父五千磅，還毫無結果，費了這麼一大筆錢所得的祇是滌淨的智慧和對於哥德文醜陋靈魂的悲傷的了解。哲人灑在瑪麗身上的嚴厲責叱使她的乳回了，雪梨告他說以後他將把所有要使她難受的信都給扣下：



『瑪麗沒有，並且也不該有處置錢的權利。倘使她有呢，可憐的瑪麗！她一定都會給你的。這樣一個父親——我的意思是說這樣一個有天才的人，應該以這樣題目來使她爲難……』愛儂兒變爲強硬了。

瑪麗焦急着她的父親，克萊爾懸念着她的女兒，兩人都急了。她們共同所羨慕的唯一的家庭主人，不但不能幫助一點，而且是互相了解的大阻礙。瑪麗努力表示她不需克萊爾，又同從前一樣，克萊爾不得無理會這種表示。一位英國老太太在富羅綸絲替她找了一個女管理員的職務；她離開了。

雪梨給她寫些長而可愛的信，但雖然信中全是天真之語，他也沒有給瑪麗看，並且託囑克萊爾與她姐姐通信時，別提一個字。——雖然這種不公開很不合於他的性情。他從前對於愛情的觀念是意思與行動的結合，統合的這樣完美，所以在情人間不須要什麼解釋的。但是生

命曾經教訓他說完美是不能得到的，世事總不能十全的。純粹的真理對某種人是毒藥。瑪麗祇嘗了些稀淡的分量。

### 第三十章 一封毀謗的信

一八二〇年九月十六號哈蒲勒從威匿士致拜輪爵士一書：

『我親愛的爵士，……你將被驚駭，並且有理由的，知道我對於戲樂（拜輪給雪梨的外號）的意見的變遷；我的確的已非昔日那樣看待他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把那可怕的秘密報告你時，也許對於他不幸的妻，也許對於我的太太和我的原故，那麼，你不要讓雪梨們知道我們是知道這事了。這點請求你當然不必見怪，我十分相信你贊同的，因此我才告訴你將如何處置阿麗格，並且可以使你那已經決定的良策，永不把這孩子交給她的母親照管。

『你當知道當雪梨還在這裏時，克萊爾已同雪梨發生過關係，並且有孩子了；或許你尙能回憶聽見過她時常說身體不好的話，還有一位內科醫生時刻照顧，我也够缺德了，相信她吃過的藥，並非欲恢復健康的原故。我又了解了她甘願不怕鬼不怕賊的獨在葉濕提住，而不願在這裏與雪梨們同住。

『不管如何，他們從此地動身到納貝去，在納貝時的某夜，雪梨忽然被叫去看那病得厲害的克萊爾。他的妻子自然很奇怪爲什麼要叫他去；但是雖然她還看不出他們倆人的關係，她已很能證明雪梨的冷淡和克萊爾的恨她；此外因爲雪梨要她安靜些，她便也不敢干涉了。

『收生婆叫來了，這一對有價值的夫婦未曾準備收受不幸的嬰孩的降臨，這時祇好賄賂這婦人把這嬰孩帶到某地方去（剛生下來半點鐘）同樣的也得賄賂醫生嚴守秘密。在她分娩的時期內，雪梨夫

人表示十分關心，但不許走近；而這一羣禽獸不但用最少的仁慈話來安慰她對於克萊爾的焦心，反轉此後更恨惡她，虐待她，克萊爾想出許許多多的方法使她的丈夫捨棄她。

『可憐的雪梨夫人，無論她怎樣懷疑他們的關係，但總不知他們在納貝的秘密；不過如果知道了，可以增加悲傷，那不如不知道的好。這些報告都從意立士來的，她今年夏天同一位英國女士路過這裏，這女士很誇許她。她又敘述說克萊爾並不猶豫的對雪梨夫人說她願意她死，就當着她的面前對雪梨說她莫明其妙他怎能同這麼一位動物同居……』

『我想你聽過這段消息以後，你不再懷疑我爲何對雪梨沒有好感。他有天才，這我不得不承認的，但我不相信一個人，正如你所說，「瘋狂的反對道德」而能夠有名譽。我曾聽過盜賊的名譽，但那只是利益

而已；至于雪梨的利益，他可以用他公佈過的言論方面，能够裝成一個令人可敬的人士，但我明知名譽不能指導任何人的行爲。

『我怕這封信的文筆不連貫，可是我真不能再讀一遍這件可厭的事；我望你能如事實的盡量去了解就是了……』

『再見，我親愛的爵士，請信我。我永是你的忠僕，

哈蒲勒。』

拜輪致哈蒲勒書：

『我親愛的哈蒲勒；來信和紙件都平安收到，雖然稍稍遲緩，僅趕掉了一次的郵遞。戲樂的事情自然無疑，雖則意立士祇是一種公務的證明。你記得她怎樣心急的要回到他們，跟着她走了，便侮辱他們。雖則如此，關於事實，是毫無疑慮的；就像那樣的。你當知我將依照你的教導的。永是忠誠的拜輪。』

## 第二十一章

### 拜輪爵士的緘默

雪梨被拜輪邀請到拉文拉以便討論一些重要問題，看見一遊歷者一興味勃勃。他的身體看來很好；從前在威匿士時因淫佚過度以致形貌憔悴。吉其何利夫人的管治把他從放縱生活的危險裏救了出來。從僕富雷氣也長胖了，正如物體與影子成正比例的增減。

吉其何利宮真是堂皇，貴族。在大理石梯上，雪梨碰見各種動物很自然的住在那裏。八個大狗，三條猴，五隻貓，一隻鷹，一隻鸚鵡，有家庭的爭吵。馬廄裏有十匹馬。

很熱忱的拜輪歡迎他，那全晚上就祇又讀又討論拜輪的詩。唐裘安的幾段新詩雪梨愛慕之極。他一同拜輪的天才接觸，總使自己失望。同拜輪的固實的詩一比較，他自己的詩看來真奇異的脆弱。他告拜輪他將寫首詩，這首詩之於他的時代正如綺麗雅德之於希臘人。但是拜輪藐視後裔，對於詩毫無興趣，除非每段詩值一千古力。

隱逸的雪梨又得照着華麗的拜輪度日子了。他們正午才起床，兩點才吃早飯，一直工作到晚上六點。從六點到八點他們騎馬，吃飯，夜間談話一直到次晨六時。

拜輪不單談論詩。從第一天起，帶着世間最友誼的態度，他報告了雪梨，那些流傳在意大利的英人間的謠言。不管他曾經許可哈蒲勒別傳出這點消息，他反而把意大利的誣告的信拿給雪梨看。自然的，他說明他絲毫不信這些傳說，不過雪梨想到哈蒲勒這樣輕信別人，心中真受了一個大打擊。他即刻作書與瑪麗。

雪梨致瑪麗書。

『拉文拉，八月七日，一八二一。

『拜輪爵士告我一個使我大受刺激的消息，因為這消息裏包括着罪惡，真不知要如何敘述才好。當我聞得這些事情時，我的耐心和我

的哲學更能證實，同時我不願去尋些幽晦的地方，在那地方人類的面孔從不再遇着我了。看來好像是意立士（這裏他給瑪麗說哈蒲勒信中的一切控告）……你想想像我這樣脆弱易受刺激的性情，怎能在這樣地獄似的人羣中掙扎！你當寫封信與哈蒲勒辯駁這種控告，以你所信的所知的證明這控告是偽的。我不必告訴你要說些什麼，我以為我也不必鼓動你去抵抗，這種抵抗你自己都能實行的。假如你把信寄我，我將轉寄與哈蒲勒們。」

### 瑪麗致雪梨書

『我親愛的雪梨，不能形容我怎樣受震駭，我立刻寫成所附上的信。如果不使你太難受的話，那麼請替我抄一遍。我不能抄，請同時抄上你的信裏的控告。我試一試，但不能抄。我想我不久就要死了。我也把意立士最近的信寄上，附不附上，隨你的意思罷了。昨晚，我用很異常的感



想給你寫信啊！我最親愛的朋友。我們生命的小艇真多風波，但愛我，如你昔日愛我一樣；上帝保護我的孩子，我們將有充分的力量抵禦我們的仇人。……

『再見，最親愛的！珍重爲要——一切都仍然好。我受的震駭過了，我現在藐視毀謗；但總得證明清楚。我深心感激拜輪爵士的不信讒言。』

『再者——別以爲我鹵莽的說出克萊爾在納貝生了病。直接說出事實是好的。它們的狡猾與惡劣是相等的。我讀過我這封信；匆匆草成，但是也好，因爲可以表現感情第一次的流迸。』

瑪麗致哈蒲勒夫人書：

『皮薩，八月十日，一八二一。』

『兩年未通音詢，如今我再執筆與你作書，而我痛苦的懺悔這次

寫信的情形……

『我寫信是爲一個人辯護，辯護那些最污髒的謠言——這個人，我有共同的幸福，我比一切還愛還敬；因此，我給你寫這信，你是如此仁慈，又寫給哈蒲勒先生，你們兩人我無論怎樣都銘感在心。這真是件痛苦的工作。雪梨現在已去拉文拉拜訪拜輪爵士，今日從他那裏接得一箋，其中敘述這樣令人驚駭的報告，使我的手幾乎抖顫不能握筆。

『人說克萊爾是雪梨的愛人，所以……啊上帝，我告我不能寫出來。我與你雪梨來箋的一部分，你便可以領會我將辯駁的事，不過我情願死，而不願抄寫這東西——這樣污濁，這樣含惡意的假僞，這樣想不到的鬼怪。

『但是你應當相信！我最愛的雪梨在你們心中受這樣的毀謗——他，人類中最柔溫最仁善的——使我心中受痛苦，難以言語形容。我

需說我和我的丈夫之間有不曾被擾亂的結合嗎？愛情曾釀成了我們初次的無禮，——愛情被尊敬與信任所改進，日日增加以至無疆。……

『了解我的人們相信我的話。不久前，我父親還在一封信裏說他從未聽過我說謊。但是你，如此易信惡言，也許更聽不見真理——我對你發誓，用我在天地間所珍貴的一切來發誓，如果我說了一句謊話，我甘願死——我用我的孩子的生命來發誓，用我多福可愛的孩子來發誓，我說我知道那個控告是偽的。但我已經說一切能使你相信的話，我還不相信嗎？修改——我懇求你——你的罪惡，快別相信立意立士那樣一個污髒卑賤的東西；快寫信給我說你現在擯斥她那不名譽的謠言的一切。』

『你會對我們仁厚，這我永不能忘的；如今我要的是公平。你定當信我，並且我鎮重的請求你，公平的承認你是相信我的。』

雪梨以這信示拜輪，並詢哈蒲勒的住址，但拜輪請求他自己能送去。

『哈蒲勒們，』他說，『曾與我約過別告知你這件事；現在明明白白宣佈我不守信約，我必得注意一點形式，那就是我要自己交信的緣故。並且，我的註釋更有力量些。』

雪梨立刻答應了，把信交給主人。瑪麗永未得到回音。

\*

\*

\*

\*

\*

拜輪要同雪梨討論的重要問題是阿麗格拉的命運，假若他（拜輪）要離開拉文拉的話。吉其何利伯爵夫人願意到瑞士；拜輪喜歡達斯甘梨，請求雪梨寫信伯爵夫人，描寫富羅綸絲與皮薩的生活，描寫的這般動人，以至於她將贊成不到這個城便到那個城。

雪梨尙未見過他朋友的情人，但是他成爲習慣的被人要求干預他的朋友的事務，所以他並未躊躇，卽時寫了這封所請求的信，他寫得如此動人以至獲了全勝。忽然間決定了——拜輪與伯爵夫人將同雪梨們在皮薩結伴。至於阿麗格拉，拜輪贊成也帶她去。克萊爾又不在那裏，他找不出不帶她去的理由。

在離開拉文拉之前，雪梨親自到巴納喀瓦羅的尼庵裏去看這孩子。他長高些了，但同樣的更細巧更蒼白。她的可愛的黑髮捲曲着披在兩肩上。在她的同伴中，她好像是個更高更美的人。一種沉思的莊嚴似乎壓死了她昔日的活潑。

起頭她怕羞，但雪梨送了她一條他從拉文拉帶來的金鍊，她纔變成更親熱一點。她引他到尼庵裏的花園去，又跑又跳的這樣快，以至他幾乎不能趕上她。她引他來看她的小床，她的椅子。他問她，他對她的媽

媽將說些甚麼。

—— *Che mi manda un bacio e un bel vestituro.*

—— *E come voi il vestituro sia fatto?*

—— *Tutto di seta e d'oro*

對她的爸爸：

—— *Che venga farmi un visitino e che porta secola mamma.*

一個很難傳達到她貴族的父親的消息。

這孩子的顯然的癖性在雪梨以爲是虛榮。她的教育是不完全的，但她能熟背許多祈禱詞，談到「天堂」，夢着「天空」，並且知道聖賢的冗長的名單。這就是拜輪所喜歡的那種教育。

## 第三十二章

迷蘭達

貴族王子遊歷時，總激動起很大的騷擾；現在在皮薩的團中，期等着「遊歷者」的來到，也有騷動。因為雪梨的命令，瑪麗替他指引城中最美麗的房子——蘭藩其宮。又有威廉司們的幫助，所以努力把這所房子整理一下。先來的是吉其何利夫人與他的父親幹巴伯爵；雪梨們表示熱誠歡迎。伯爵夫人是位令人驚奇的美人，「她是個很美，多情，而天真的意大利人，」雪梨寫道，「如果我了解一點人類的性情和我的拜輪，這個人不久將會後悔她的粗暴。」

等到唐裘安來時，皮薩的人都在窗邊窺看這一「英國鬼魔」和他的獸羣。這個排隊是值得看的；五輛車，六個男僕九匹馬，狗啦，猴啦，孔雀啦，還有什麼紅鳥啦，全是排成隊的。雪梨們有點兒焦心，不知拜輪以為這個宮如何，但很幸運，拜輪對這房子滿意。他說他喜歡那些追回到中古時代的古老地址。其實這些古地追溯到十六世紀，還有人說是米琪

安吉洛所作的圖案；但是這位貴爵士總把建築的形式無辦法的雜起來。使他高興尤其是那些黑而濕的房穴。他說它們是地獄與地下的小屋，此外還帶了墊子放在下面，以便他可以在那裏睡覺。

他立刻變為皮薩小團體的社會的中心，雪梨是道德的中心。人們因為好奇與羨慕而拜訪拜輪；雪梨却因為同情。雪梨老早起床，讀歌德，(一)司賓諾莎，(二)喀爾德龍，(三)一直要到正午；過後就到松林裏去，在林中孤寂的一直工作到黃昏。拜輪正午纔起床，稍微吃點早飯，出去騎馬，或是練習打靶。黃昏時，他拜訪情人，十一時回家，這才多半工作一直到早晨二三點鐘。於是在一種神經變態中，他才上床，睡的很壞，次日的半天都躺在床上。

在皮薩地方的英僑都攻擊他。即使那些純粹的清淨教徒都不能對他尊敬，這位正確的爵士替他們帶了這樣一些英國的虛榮來到異



國。他對造謠的樂趣是否祇是個正教敬從的表示嗎？如果冷淡是被認為一種干犯，那麼，無疑的，反抗一定是種謙卑的表示。那豈不顯而易見？如果不與社會接觸，求愛於女人，赴宴還席，他便不能活了。他遇着最大的奢放。但當他要強迫雪梨時，反抗的力量就够兇了。在社會裏，雪梨討厭，但不避免。關於道德的問題，我們很易推測，他把精神放在文字之先，但相信「贖罪」而不信「本罪」。人的成全性的信仰是最可恨的罪過，因為一朝相信，它會強迫人爲成全而工作。祇要有一點的話，都會使社會立即毀壞。真正有身分的女人都把雪梨們當作流民，無賴。

雪梨笑起來了，一千倍的甘願夜晚的涼氣，而不願炎熱多煙的娛樂場。但瑪麗切望那裏都去。一位某某伯克劣夫人是皮薩的英國女士最享樂者，開些跳舞會，拜輪說她『受着罪，生了一窩七個女兒，這些禽獸的年紀都到不得已而跳舞以維持生計。』瑪麗的最大希望是被請

到這個跳舞會。『人人都赴會』她說。雪梨悲慘了，呆望着天。『人人！誰是這位神怪？你會看過嗎，瑪麗？』

想得『人人』的歡心，她甚至於去做禮拜，但牧師宣傳反抗無神，不斷的注目她，因此，不管她如何想要好，她爲妻的身分使她永不再去了。

所有一切的社會煩擾，跳舞會，餐宴，在雪梨看來，似乎是不可信任的俗事。當他二十歲時，他已經把時髦生活當爲罪惡，現在他視那種生活爲可藐視的，——那自然更厲害些了。因爲要瑪麗的責備和悔恨，所以他才躲在維廉司家中。那裏，他重新找到他認爲最要的合諧親熱的空氣。愛德華維廉司有快樂仁厚的天性，一點沒有瑣屑的氣習。姐恩的儀容，可愛，她舉動的柔溫，她聲音的和順的美妙，像個甜蜜花園的安靜愉快。或者在雪梨二十歲時，她不能這樣使他高興。那時的雪梨老夢想

着女人的豪爽，如今他所求她們的祇是遺忘的可能，而不要勇氣與毅力。

姐恩唱歌，她的歌聲暫時使他忘了悲慘的過去和家庭的冷淡。正同從前一樣，當哈淚葉傷了他時，他就在瑪麗的眼裏找到將來能得的一切安慰，所以現在他又在姐恩的身上看出一個會死的安笛宮（四）的形像，這形像他前生一定知道的，並且愛的。

但他不再以為一定要破壞，以便建設；棄了瑪麗，以便同姐恩逃飛。姐恩已嫁給一個忠實的人，雪梨想永遠當他的朋友；並且也應該替瑪麗想想——瑪麗是位良好可憐不樂的女人。他愛上了姐恩，但那不是物質的愛，沒有希望，甚而至於沒有慾望。

她巧妙的承受了這場浪漫的遊戲，把她的手梳過雪梨的髮，摩摩他的額，試拿她個人的魔力治療他的悲憂。她和她的丈夫是個友誼的

奇怪的泉水，在這泉水中，一位因悲傷過度的詩人可以減少他的狂熱。  
姐恩與愛德華是費丁蘭與迷蘭達（五）——一對美麗皇族的夫婦——  
雪梨便是他們的忠實的愛儷兒……在這對快樂的愛人周圍，飛翔  
着一個純潔服從的妖精。

威廉司們時常對雪梨談到他們的一位朋友，醉樂利，是位異常人，  
是水手；當他二十八歲時，已經就過着冒險的生涯，無處不去，海上陸上。  
現在他竭力想加入皮薩團體，寫些逼人的信給維廉司們：『倘若我來，  
我能不能認識雪梨？最要緊的，我能不能認識拜輪？能否走近他？』

維廉司們天天和這兩位詩人一起，已經司空見慣了，所以稍微不  
耐煩的回信道，『自然你將看見他們。雪梨爲人最簡單不過了……至  
於拜輪，那就全在你了。』

醉樂利到皮薩時，已經很晚，立刻就去拜訪他的友人維廉司們；他們三人正在熱烈的談話時，他在離打開的門不遠的過道處看見一雙星眸正凝視着他的兩眼。姐恩走到門邊，笑道，『進來罷，雪梨，這不過是是我們剛來到的朋友醉樂利。』

雪梨滑溜進來，如處女似的紅着臉，拿出兩手同這位水手熱誠握手。醉樂利驚訝的看着他。很難相信這副怕羞樸素的面孔能是天才與逆叛的，在英國被視爲怪物，並且總理已經剝奪了他當父親的權利。雪梨呢，他羨慕醉樂利的大膽野放的面孔，極黑的鬚鬚，一半像亞拉伯式的美貌。兩人都太驚訝了，因此一句話也沒有說的。姐恩看見這種困難，要想解圍，纔問雪梨手裏拿的什麼書。

『喀爾德龍著的驚奇的魔力。我正在繙譯裏頭的一部分。』『呵，讀給我們聽聽！』

雪梨立刻擺掉了生命中平凡無味的禮節，起頭從打開的書裏繙譯，繙譯的這樣熟練，這樣完美，以至於醉樂利不再懷疑真是雪梨本人。讀後，室內如死一般的沉靜。醉樂利抬起頭一看，原來讀書人不在，問道：『他到那兒去了？』

『誰？』姐恩說：『雪梨？』哦，他來去如妖精，沒人知道何時何地。』

第二天雪梨親自領醉樂利去拜訪拜輪。這裏一切環境全改變了。一所大的大理石的廳堂，一條廣闊的樓梯，僕人和暴怒的狗。醉樂利與別人一樣，從拜輪的外表上看出天才的痕跡，但這位大人物的談論使他失望了。他好像做一種職務，一種不時髦的職務——驕奢浪子的職務。他講些故事，都關於戲子，拳師，酒漢，他又講他如何游泳過赫勒斯彭海峽。這件事他最驕傲。

三時，馬都準備好了。騎了兩個鐘頭之後，這隊人停在一個小旅館。

僕人帶來些手鎗，屋後的地上插了一根棍子，一塊錢幣放在棍上的一個小縫裏。拜輪，雪梨，醉樂利的擊中都差不多。醉樂利高興的看見不管雪梨的容貌如何帶女性，也還能同男人平等。

在回去的途中，他們談詩，醉樂利從唐裘安上引了兩句詩，作為例子。拜輪被克服了，把馬牽過來，在他旁邊走。

『現在承認吧，』他說，『你以為我是雅典的敵夢（六）或是噁咀提木爾（七）但你失望了，祇發現一個世俗的人——決不熱誠——對世上一切嘲笑？』

他便低聲喃喃道：

『世界是一細乾草，

人類是拉草的驢。』

樂樂利同雪梨與瑪麗一塊兒回來。『拜輪如何一點也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他對他們說道『他一點也不神秘。他說話太自由隨便，說那些他不如不說的事。他好像同婦人一樣的忌妒生氣，說不定也許還要更危險些。』

『瑪麗』雪梨說，『醉樂利已經看透了拜輪了。我們從前多麼傻——我們費了多久才看出來。』

『這理由是，』瑪麗答道，『因為醉樂利同活人住在一處，而我們同死人住在一處。』

(第三十二章註)

(一) 歌德 Goethe 德國代表詩人，浮士德爲其不朽傑作。

(二) 司賓諾莎 Spinoza (1632—1677) 荷蘭哲學家。

(三) 喀爾德龍 Calderon (1600—1681) 西班牙戲劇家與詩



人。

(四) 安笛宮 Antigone 這是 Sophocles 的戲裏的女主人，因違反國王禁令來安葬哭泣她的弟弟的死屍，以致活埋。

(五) 費丁蘭與迷蘭達——參看第十六章註。

(六) 雅典的敵夢 Timon of Athens 有名的恨世者；莎士比亞有雅典的敵夢一劇。他生時約在迫樂旁利西安大戰時

Peloponnesian War.

(七) 噠明提木爾 Timour the Tartar. 東方著名的征服者。

## 第二十三章 門徒

這位水手來到皮薩的目的是在拜慕這兩位大人物，反而他纔被他們敬慕了。真的，當醉樂利走開時，拜輪說到他『如果我們能叫他把

手洗乾淨，不叫他說謊，我們將使他成爲上等人，」但當他在跟前時，拜輪很尊敬他。同一切藝術家一樣，拜輪與雪梨創作的目的是因爲不能生活聊以自慰，現在有一位實際的人對於這兩位白晝做夢者是個可驚可慕的現象。

『雪梨請教醉樂利關於水手所用的語句，同在阿羅河沙岸上畫些平底船，帆船，和航海圖。』我選錯了職業，』他說。『我該當個水手才是。』

『一個人既不吸煙又不游水，永遠不能當水手，』醉樂利這樣告訴他。

拜輪是個想像的水手，現在要從真正水手那裏學得一切方法與習慣，同醉樂利在一起時談話總竭力做出諷刺勇敢的樣子。醉樂利一下就看出了他給拜輪的影響，想利用這種情形來幫助雪梨。

『你是知道的，』當他們一天同騎馬時，他說『你可以在你下次的著作裏毫無損失的說一兩句讚美的話，就很可能有益於雪梨的，正如你曾經幫助過那些比雪梨大不如的作家。』

『一切生意都有其中的秘密，』拜輪答道。『假如我們稱揚一個流行作家，他連本帶利的報酬我們。但是雪梨！一個壞買賣……誰讀這條「蛇」？（指雪梨）不單這個，倘若他脫了神怪的形而上學的蛇皮，他又不須我幫忙了。』

那麼你倫敦的友人怎麼這樣高傲看待他？他們在你屋裏遇着他時，也並不注意他。但他却同他們一樣的高貴……他們怕什麼？

拜輪笑笑，在醉樂利耳邊低低說道：

『雪梨不是基督教。』

『他們是麼？』

『問他們吧』

『如果我在你棹邊遇到那「鬼魔」時，』醉樂利說『我將看待如你的一位朋友。』

這位「遊行者」不動眼的看着他，想知道這話裏有沒有雙關意思，跟着把馬牽近點，帶着假敬畏的神情低語道：

『鬼魔是位王族的人。』

\*

\*

\*

\*

\*

同維廉司們，醉樂利更直爽了。他們三人組成悲劇裏的合唱；明知不能當主角，他們樂於批評別人。

『我們可以想像，』醉樂利說，『拜輪是忌妒雪梨。印書人祇要每次印了黑洛爾遊記的一段新詩，他真得報告巡警，以便保護他的書舖，但是可憐的雪梨還不上十個讀者，拜輪有高出身，金錢，美麗，榮耀，愛情

……」

『是的，』維廉司打岔了話說道，『可是拜輪是他自己情慾的奴隸，一切稍有愛情的女人的奴隸。雪梨獨自在一隻船的厚殼裏，在阿羅河的中流浮蕩，但不許水把他帶走了。他的意思很有根據，他堅信一個道理。拜輪却連着兩個鐘頭都不能繼續保持一個信條。他自己很明白，自己不能饒恕自己。你在他談到雪梨的玃運時所用的驕傲的聲音裏，就可以了解了。』

『拜輪，』姐恩說，『是個污壞的孩，但是他也好，雪梨也好，都不了解人類。雪梨太愛人類了，拜輪却又不夠。』

『雪梨最糟糕的是，』醉樂利道，『一點也沒有自存的本能……那天我在阿羅河游水時，他說他很後悔不能游泳。「試試」我說。「直直的躺着，你就會浮起來的。」』

『他毫不躊躇的脫了衣服，跳下水。他沈到水底，躺在那兒動也不動，像一條鱈魚似的。如果我不立刻鈎了他起來，他定淹死了。』

姐恩嘆口氣，知道自殺的念頭如何時刻縈繞雪梨心中。他常常重複的說差不多他所愛的人都這樣而死的。

『可是他看來並不悲傷？』

『不，因為他在夢境住居。但是在實際的生活方面，你豈不以爲他的受罪是因不能傳播主張，不能使他的著作銷路廣，因爲家庭的不樂嗎？死神一定時常在他眼中出露，正如從惡夢中驚醒一般。』

『他信來生，』醉樂利說『叫他着無神主義者的人們不了解他。他幾次告我說十八世紀法國哲學之假偽有毒。在他看來，柏拉圖和丁曾戰勝了狄德洛。他並不後悔他對於建設好了的宗教的態度……』

『怎麼，』我問他，『你不是自命爲無神主義者？它堵塞了你在世上的

機會。」他回答我說「那是個化粧過的鬼怪來駭傻瓜的。」

這合唱隊異口同聲的如此談着，也許還不知道他們對雪梨的敬慕養成了他的不幸。我們易於愛我們能可憐的一切，而不易於愛我們必愛慕的一切。人在僥倖的失敗中找出諂媚的議論，這些議論解釋了他自己的不幸。慕仰與同情的混合是一種最可靠製造愛情藥方。維廉和醉樂利要需很多的謙卑才能對榮華的拜輪有同樣愛心，這愛心他們對可憐的雪梨是有的。

當這些門徒正如是討論之際，「老師」在皮薩城外的松林中工作。那裏海風把一株松樹給吹倒了，這松現在懸掛在一個波光明滅的深池之上。樹幹的無風處，幾乎全被掩蓋，「詩人」坐在那裏好像一種野東西，引向他所在的地方都分散了凌亂紙張，被未寫完的詩稿所蓋着。

在白日作夢時，他把一切忘了，甚至於午飯；瑪麗和醉樂利才去找他。他對這位被棄的女士自任爲「騎士的僕人」，用水手式的禮節求寵於她，這在她是很有趣的。

疏鬆的沙和赤熱的太陽不久就使她疲乏了。她坐松樹涼冷的蔭影下，醉樂利一人仍舊繼續「追求詩人」。後來他找到他了，但是他太集中在內心的幻境裏，所以怕驚他。醉樂利起初用松針爆裂聲引他的注意。他拾起一本阿斯基拉斯（一）一本莎士比亞，跟着又拾起一張塗了字的稿紙：『寄與彈琴的姐恩』但他祇能解釋頭兩行。

『愛儂兒對迷蘭達道：

帶走這音樂的僕奴……』

他招呼他，雪梨回過頭，微弱的答道，『唉！來吧。』

『這是你的書房嗎？醉樂利問。



『不錯』他答，『這些樹全是我的書——它們不說謊。在創作時，一個人的能力不能分散：在房裏沒有清靜：一個門關上的響聲，一個脚步聲，鈴響，人聲，都能使你心中不靜，破滅了你的意境。

『這兒你身旁有河流濺濺聲，鳥鳴嚶嚶聲……』

『河水流走正如時間逝去一樣，一切「大自然」的聲音都是和諧的……就祇有人類動物是衝突的擾亂我的。呵，多難知道我們幹麼在這兒，這對我們自己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是個永遠的痛苦！』

醉樂利打止了他，告訴他的妻子在林邊等着他呢。他陡然起身，抓起散亂的書與紙，插在帽裏背心袋裏，嘆息道，『可憐的瑪麗！她是苦命。她受不了岑寂，我又受不了社會——活人配了死人。』

遇見瑪麗時，他求原諒，但她或是隱藏着情感，或是由於哥德文式的缺乏情感，將用戲弄聲音說道：『你是怎樣一隻野雁，貝洗，倘如我的

心思離開了書本時，那就是到劇場去了，想到快從富羅綸絲來的新衣，尤其想到我髮上的常春藤花冠，並不想到你，你傻小子！我離家時，我的緞拖鞋還沒有來：這些才算是要事……』

但在瑪麗的談話裏總有些假偽的成分。

(第三十三章註)

(一) 阿斯其拉斯 *Aeschylus* 希臘大悲劇家。

## 第二十四章

### 撒謨爾第十二段第二十二節

拜輪已經答應了雪梨把阿麗格拉帶回皮薩，可是來時却未帶來。克萊爾特別從富羅綸絲來等着要看她的女孩，一聽到女孩還留在巴納喀瓦羅尼庵裏，大受震駭了。她的意大利朋友們寫了一段關於這尼庵的陰惡的描述，坐落在諾蔓納的沼澤中間，氣候最壞。尼姑一些也不

講衛生，不會養小孩，連火也不給一點。克萊爾一見火就不知不覺的想到她的可憐的小寶貝從未見過或感過可愛的火燄。

這高超的少婦因為有慈母的心腸，現在發出了神潔的反抗了。她寫信與拜輪，如果他許可安置阿麗格拉在一個良善的英國學校裏，她將放棄永不見她。『我再抵不了，』她說『我心中不可解明的感覺，這感覺在我心裏繞圍着說我永不再見她了。』

拜輪置之不答。在克萊爾的友人間，有些人出計想救濟阿麗格拉，但雪梨要她耐心一點。他們兩都同聲說拜輪的殘忍，他不贊成不用心思的暴烈……『拜輪爵士爲人不屈不撓，你如今在他的手裏。記着，克萊爾當你從前不納我忠誠的勸告時，用一種我不當受的藐視待我。現在你後悔也是枉然！這是我預言書的第二部。倘若你要等第三部那也許價錢更要貴些了。』

他去拜訪拜輪替克萊爾辯護，但拜輪剛聽見她的名字，就做出一個不耐煩的聳肩。『呵，女人不多生事便不能活下去了！』雪梨告訴他克萊爾聽見那所尼庵之不適當。『我毫不曉得？』他說。『我一次也未去過。』跟着，當克萊爾的煩悶，恐怖，痛苦，描寫給他聽時，一個毒惡的滿意之微笑掃過他的臉上。

『我差不多忍不住要打倒他，』後來雪梨在夢底加席兒夫人的家裏這樣說。『我真怒了，但我是錯的。不能再當他，不如這個門能當門。』

但是年老的泰席先生告他，『你的命定論真是大錯而特錯。設如我鞭策那扇門，它將仍是一扇門，但是設若拜輪爵士被人們好好的鞭策，我的意見是說他將改爲仁慈，正如他現在不仁慈一樣。』

一聽見雪梨的失敗，克萊爾失望得厲害，瑪麗和雪梨都怕讓她一

人孤零零的回到人地生疏的富羅綸絲。他們打算同維廉司們在海邊消夏，請她一塊兒去。

雪梨眼巴巴盼望着這個計劃。維廉司與他在醉樂利面前商量一隻小船，不久熱洛亞有他的一位友人名樂貝磁船長者，要替他們造一隻。他們已經取命爲「唐裘安」以誌拜輪。拜輪呢，他也叫樂貝磁替他造一隻較大的雙桅船：「博利娃。」

雪梨與拜輪自視爲地中海的主人。他們的妻子們却不熱心多了。當這兩位少年在沙上畫海灣的地圖時，瑪麗與姐恩一同走，一邊深思，一邊在路旁採紫羅蘭。

『我恨這個船！』瑪麗講。

『我也這樣』姐恩同意說道。『說也無用，祇打斷了他們的興趣。』

要實行他們的計劃，就不得不在海邊找兩所房子。他們想到什伯銳亞海灣。雪梨與維廉司在海邊找了許久毫無結果。爵士拜輪要來同他們作伴，一定要個宮殿，但他祇得立刻別作妄想，因為連兩所漁夫房子都找不到。維廉司和他的妻子決定作最後一次尋找；要使克萊爾忘了困難，他們帶她一同走了。

剛剛他們纔離開皮薩幾個鐘點，拜輪給雪梨信說他得到關於阿麗格拉的壞消息。諾蔓納有熱症流行，尼姑一些不曾預防。這孩子已經孱弱疲倦，得了熱症。她死了。『我不知道』他加了幾句。『我得責備我的行爲，自然對這孩子我的感情與意思都沒有什麼可責備的。但有時我們也易於想到如果這個或那個曾經做了的話，這種事也許不會發生——雖然每天每時都在告示我們說這事是極自然極不可避免的。我推測「時間」將做他的工作；「死」却做了他的。』

雪梨們去拜訪他。他比平常更蒼白，但與平常一樣的鎮定。

兩日後維廉司們和克萊爾從他們的小旅行回來。雪梨怕她有什麼意外，如果她知道了她的不幸時，並且拜輪又在隣近，他們決定在皮薩時一字不提。

維廉司還沒有找到兩所有木器的房子。沿着海邊，僅有一所出租的房，一所大而無木器的頹房，稱爲喀色曼黎（在勒立其）還有一個洋臺，面對着海，幾乎在海上面。

雪梨最希望叫克萊爾離開皮薩，決意租喀色曼黎。這兩家人祇得同住一處。不便嗎？那不要緊。沒有木器嗎？木器可從皮薩搬去。雪梨一旦真決定一件事，那就決不反悔。『我向前去，』他說，『直到我被阻擋時。但無事能阻擋我。』

海關官吏，船夫，生出許多許多的麻煩。雪梨用強意志力都給一齊

掃除了，毫不顧及外面的世界。不到幾天，這兩家人在海邊住下了。

喀色曼黎是個全體白色的房子，站立幾乎在海中，背後靠着一座森林。拱門持着涼臺，伸在可愛的什伯銳亞海灣上。樓下未修砌，不能住人，祇要海水澎湃時，波浪可達這裏。祇是用以放置船纜漁網之類。上面唯一的層樓分爲一個大飯廳與旁邊開着的四間小臥房；雪梨同瑪麗佔兩間，維廉司們佔一間，克萊爾佔一間。地方太逼狹，頭一夜真够不舒服。下面海水悲慘的打着崖石。維廉司們和雪梨們祇想到克萊爾，而她呢，却對於這場悲劇仍是茫然，以爲明明知道房子過小反而來同他們住居，一定麻煩他們了。她講出來了，甘願回富羅綸絲。每個人都反對這提議。姐恩在瑪麗耳邊唧唧噥噥一會兒，兩人便回維廉司們臥室。雪梨也來了。等一會，克萊爾也到那間屋裏；她看見他們專心談話，他



們一見她來，便不再往下說。於是，一個字都未說出時，她才說：

『阿麗格拉死了嗎？』

次日，她與拜輪一封駭人聽聞的信，拜輪把原信退給雪梨，慫恿克萊爾的無禮，並託雪梨轉告克萊爾說他願聽從她的意見安葬小孩。她用沉鬱的諷刺答覆，說以後她一切都讓給他，她所要求的不過是阿麗格拉的像片，和一束頭髮罷了。拜輪這次變成異常柔順，立刻寄上一幅小像和一束髮。克萊爾告別了喀色曼黎的朋友回到富羅綸絲在人間生活，這些生人毫不知她的悲心，自然不能安慰她。

拜輪決意把他的女孩葬在英國，在哈若教堂裏，又在墳上的牆上放置一塊大理石，刻着：

紀念阿麗格拉——拜輪爵士的女兒，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歿於巴納喀瓦羅，時年五歲又半。

「我將去她那裏，但她不回到我這裏來」

第二撒謊爾第十三段第二十三節。

但是哈若的教主和委員些都認爲私生子安葬在教堂裏是不道德的，尤其是碑上寫着父親的名字。所以阿麗格拉安埋在教堂之外，又無碑銘，因爲這樣方便些。

當阿麗格拉在世時，拜輪爵士從未踏進過巴納喀瓦羅尼庵，等女兒死後一些時，才去拜訪，因爲現在他的追悔能激動他的浪漫的多感的趣味。他可以因之尋到死與他自己的美麗の沉思。『我將去她那裏，但她不回到我這裏來。』

第二撒謊爾真是不錯。

第三十五章 躲藏

雪梨被喀色曼迷着了。他喜歡那地方的荒野，屋後的森林，巉峻多樹的海灣，和漁人窮陋的村莊。

但瑪麗覺得失了什麼似的，不快活。又要生小孩了，焦急，暴躁。她極願住城中易得名醫。熱洛亞的土話使他不高興，正如達斯甘梨的俗語使她喜歡一樣。在皮薩時，她這樣看得起姐恩，現在漸漸使她討厭了。女人們共同管家真是水火之不相容。關於僕人和鍋蓋都有些口角。雪梨極端贊揚姐恩的美全，獻了兩首聖潔的夜歌給她。

不管瑪麗怎樣抱怨，他總拿平常甜蜜的態度去對付。用十分的柔和，他安慰她，愛護她。『可憐的瑪麗，』他談到她，『真是可憐，天賦有如此的美德，尚且不能在家庭生活中有什麼同情心。』

他明知不能改變她的，她的身體的失常已經說明了她大部分的怪脾氣，這他祇得仁愛的忍受着。她時常責備他的就是說別人都注意

的事，而他却冷淡置之。她和從前一樣的羨慕他，祇有在他身上她可以找到依靠的力量。但是爲何他不能利用這種力量來使自己有益處呢？他似乎沒想到自己的益處。他的人格不同別人一樣，不爲範圍所拘束，他的人格光明的與朋友們的混合傾瀉出來，不，甚至於與陌生人溶混一處。談到社會的風俗與顧慮，他仍然不管。

每月他都赴梨吉活取款。他帶回了一口袋的銀幣全給倒在地板上。用火鏟子他把這些錢積成一堆，又用腳弄成像餅子似的。總是用鏟子把餅子分成兩半。一半給瑪麗；房租與家用。其餘一半再分爲兩份，一份給瑪麗當私自錢，一份留着給貝洗。但瑪麗明白「給貝洗」的意義：那筆錢是給哥德文，（不管一切的發誓）給克萊爾，給項德們的……

一天，瑪麗請了一些好奇的英人來看詩人。吃飯的時候，雪梨還未來，他們便坐下了。忽然間一位女人大嚷起來，『呵！天呀！』瑪麗回到一

看，看見雪梨一絲不掛的從室裏走過，打算在女僕背後躲着。

『貝洗，你怎敢！』她叫着。

她是粗率了，因為以為不該受如此攻擊。捨了躲藏的地方，直到桌前來解釋。女士們都拿手遮着臉不敢看。可是他還值得一看，他的如海草般的髮，他的纖細的身體被海的鹽味所打濕所弄香。

但哥德文的女孩怕壞了這類的發生。

\*

\*

\*

\*

\*

雪梨和維廉司像小孩一般的焦心的等着小船，剛剛一隻新奇的航船從梨吉活方面來，把勒立其的小頂顯大時，他們即刻跑到海灘上。自阿麗格拉死後，雪梨曾寫信樂貝磁把船的名字改爲「愛儷兒」，「不再用「唐裘安」。祇要使他想起拜輪的一切，現在他都恨憎極了。當他的小艇來時，船帆上畫着幾個大字「唐裘安」，他因此大驚了大

氣了。拜輪聽見要改換船名，不管雪梨的命令，強迫樂具磁仍然印上鬼魔的符號在這高潔的小艇上。帶着熱水，肥皂，和刷子，雪梨同維廉司開始工作要把這個不名譽的名稱洗掉。但毫無成功。他們用松脂，也一樣的失敗。於是他們請教於專家，專家都說舊帆祇得割去，另加上一塊新帆；除此以外別無他法。雪梨立刻實行了。

這位熱洛亞船長曾駕駛這小船到勒立其，批評船還不差，就有點不易馭御。雪梨與維廉司雖然熱心但無資格，一定要按照一隻小船的模樣改造，這模樣的美麗使他們醉心。但如果要實現計劃，又得需兩噸鐵來鎮壓船底，就是這樣，祇要起點微風，還是易於顛覆。

這兩位「愛儷兒」的船主決意自己來駕御，請查爾士威威安（一位青年水手）幫忙。同婦女一樣的，雪梨做船上的工作，真是笨拙得可笑，但用意是不壞的。他纏在繩索上，讀他的蘇服克理斯，同時把舵，幾

次幾乎失足墮水。但他有生以來未曾如此快樂過。當醉樂利看到這種情形時，他握着維廉司的臂子，勸他去找一位對於這個海灣熟習的高明水手。維廉司大受刺激了。他豈非船長嗎？他沒有雪梨嗎？

「雪梨！你永不會同他做點好事，等到你把蓋着他的眼睛的長髮剪掉，把他的「希臘詩人」扔在海裏，叫他把兩臂幾乎全放在水桶裏。

「愛儷兒」吃水過多，不能靠近喀色曼黎的岸，所以維廉司借木匠的力量造了一隻極小的船以作籃子之用，被油膠的帆布所蓋着。那是個一撞便倒的玩物。雪梨喜歡它，雖則它不停的，傾顛使他麻煩。

一天晚上，他正在把輕舟從屋裏拖出時，他看見姐恩和她的兩個孩子站在沙上。他請她帶着他們划一次船。『小心些，』他說『我這大船裏能裝載我們全體。』她同她的孩子一塊盤着膝坐在這隻脆弱的

船底，船身已經大約沉下六寸；稍稍一股風，乘客無論誰略略動身，這隻船就得顛簸。

姐恩知道雪梨的意思祇不過在岸邊的水上浮蕩，但他驕傲的想在這位可愛的女人前面顯出他划船如何的好，搖着槳，頃刻間他們已在海灣外的藍水上了。跟着停了槳，他便沉入深幽的幻想裏。姐恩怕得要命。四周無人，四周無船，眼看岸邊快快隱藏，海水越來越深，「詩人」仍在做夢。她問了幾聲，但無回答。

陡然他抬起頭，臉上像得了靈感似的閃出一陣光，他欣然的叫道，『現在等我們一同來解決這個大奇疑。』

假如姐恩叫一聲，她的孩子們都會失掉了。也許雪梨會忽然動一下，小艇便會翻覆，海水便把他們一齊給捲去了。壓下了他的恐懼，她迅速回道，『不，謝謝你，這不是現在的事，我願先用飯，孩子們也是一樣的』



……看呀，愛德華同醉樂利一塊兒來到岸邊……他們定會奇怪我們這時划船出去。愛德華還說這船有危險。」

『危險？』詩人不耐煩的叫道，『我到梨吉活或任何地方都乘它。』

姐恩覺得「死神」總在水上伴着詩人，現在才張開翅飛走了。

『你還未寫好印度歌的詞句，』她無精打彩的說道。

『是的，』他答道，『但你得再替我彈彈……』

同時，船已經來到淺水處；剛剛姐恩一看見沙底，她抓起孩子們，快爬出來，她這樣急以至於漁船翻覆過來把詩人蓋在下面了。他連着船用背頂起來，恰像蟹在空殼裏。

『姐恩，你瘋了嗎？』她的丈夫嚷着，驚怪她下船的粗笨像。『你多等一會，我們就會把船拖上來。』

『不，謝謝你。呵，我這才從最危險中逃去！我從此以後決不再踏進那個可怕的棺材。』解決這個大奇疑！……怎麼，他是一切奇疑的大奇疑！誰敢預言他要幹嗎？……他正在追尋我們避免的東西——死。我願離開這裏。我將永在驚駭中過活。』

但是「詩人」的小孩般的面孔上罩着天真明潔的神情。在這一個人光榮的夏天，似乎沒有東西能阻止他的歡樂。晚上，他喜歡在月光下乘着一愛儷兒。瑪麗坐在他足旁，頭靠着他的兩膝，回想起了十年前她怎樣也相似的這樣坐着在狂風暴風之際經過海峽。十年……十年之內有多少的遭遇。他們倆從未夢想到「生命」是這樣更銳利更殘酷，更詭詐。

坐在船尾，姐恩伴着琴絃唱出一首印度夜歌，雪梨凝望着六月深藍色的天空，月兒在那裏不滅的燦明，泛溢雲朵以無窮的光彩。他不再

思索。他的感官在纖巧的愉快裏化爲烏有了，他的靈魂抱着一個露光織成的網，似乎飄浮在愛與芬芳與豐富音調的浪花上。他又在美神的幻想間，水晶的宮殿間，虹色的煙霧間走動着，這些地方好久，他就認爲是唯一的實體了。他現在知道還有另一世界，一個粗厲殘硬的世界，但是在這些高超的地界，祇有空流蕩蕩的歌聲的甜蜜，祇有清澄境界的看不見的波動，在這些地界裏，女人的妒忌，經濟的逼迫，政論的爭吵，看來如此渺小，簡直不能接觸他這個豪野，可愛，孤絕的幸福。他情願心醉的昏過去，同浮士德（一）對現在的時刻一樣的說道：『呵！停住，你是如此的美麗！』

（第三十五章註）

（一）浮士德 Faust 德國大詩人歌德 Goethe 的不朽傑作浮士德。浮士德是一位解決人生之隱秘者，追求宇宙之蘊

義者。

### 第三十六章 愛麗兒被釋放

許久，雪梨就想叫他的朋友項德們來意大利，他們在英國因為債主和政治上的仇人的關係，受盡了生命的苦痛。他願出路費，但自然不能供給他們和他們的七個小孩。他對拜輪說了許多關於這事的一切，因此他才得了他的許可，在意大利同項德合辦一種自由報，並且可以享受拜輪所有著作的版權。這唯一的特權已可擔保報紙的成功，項德獲利。這在拜輪是件極慷慨的貢獻，他同項德一起做事，得不到什麼利益，反而要失掉許多。可是他所做的還不止此；他容許項德家人住在蘭藩其宮的樓下，雪梨的工作是佈置家具。一切都安排好了，項德家人纔開始動身。

經過了無數的困難與耽擱，一八二二年的六月底他們方達到梨吉活。醉樂利在海港的「博利娃」船上等候他們。雪梨和維廉司乘「愛儷兒」也到了，很美麗的趁着風馳進海港。雪梨看見項德時，高興的說不出，同他同這一羣人動身赴皮薩。維廉司在梨吉活等待他的朋友一塊回家。

不幸，項德同拜輪初次相遇便不相會。雖然拜輪以為項德的政見是放大之言，但他對他有種保護的友愛，視他為一個忠摯的作家，一個好父親，好丈夫，一個好人。但他却受不了項德的妻子，他以為她是個散漫可厭的婦人，她的無禮和她的愚笨是一樣。項德夫人（瑪麗安）是平等主義者，一刻也忘不了不平等。她要表示她看不上拜輪的財產和地位，她用最低賤的人都受不了的侮辱待遇他。對付仁慈美麗的伯爵夫人吉其何利，她戴上英國主婦的神氣。拜輪還守禮，但變為暫時的了。

支持過一天，他再也受不了了。七個無規無矩的孩子在宮裏戲鬧，毀壞一切東西。『一羣野人，比耶胡（一）還髒還頑皮。』他討厭的，看着這羣畜牲，叫他的猛狗守着樓梯：『別讓小倫敦人經過這裏！他已經對於報紙厭惡了。』

雪梨也是那天就要離開，不能棄了項德，因為事情尚未弄妥當。他柔化了拜輪，勸告了瑪麗安，安慰了項德，一天一天的說走又不走，直到一切事務都安派好了。他的毅力老是勝過拜輪的高傲性情。

他得到拜輪的許可，新辦的報的第一期可以有裁判的幻想的版權（這是拜輪最近作品）。這當然能使項德獲利不少。

維廉司在梨吉活等着，急了。他抱怨說他從來沒有同他的太太分別過這樣久。雪梨一封又一封的信寄給他說明耽擱的原因。

七月的天氣真熱死人；『意大利的太陽真够殘酷。』農夫從十點

到五點在田間停了工作。缺乏雨水，成隊的僧徒帶了神怪的雕像乞雨。在初八的早晨，醉樂利同雪梨從皮薩來。他們到雪梨的銀行取了錢。買了許多東西來修飾喀色曼黎的住所，他們同維廉司三人到海港去。醉樂利要乘「博利娃」，伴着「愛儷兒」。天空漸漸滿了雲，微風向勒立其的方向吹。船長樂貝磁預言有暴風雨。維廉司想急於動身，說無論如何七個鐘頭後一定可以歸家。

正午時，雪梨、維廉司和查爾士威威安上了一個「愛儷兒」船。醉樂利乘「博利娃」也預備好了。哨船趕上來要檢查他們的書籍：『唐裘安船？船長 貝洗雪梨？是的不錯。』

但醉樂利未領到衛生證明書，想硬混過去。衛生局的人員威駭他說要十四天不許入港。他提議立刻去領取證明書，但維廉司心焦生氣不願再多聽一字。不能再耽擱時間了。已經兩點，又幾乎沒風，天黑以前

抵家是很難了。

兩三點鐘之間「愛儂兒」出港，差不多同別的兩隻意大利船一齊出發。醉樂利不高興的又下錨，捲了船帆，用望遠鏡探看他的友人們的船。他的熱洛亞同伴對他說：『他們應該今天早晨三四點鐘就起錨。那船快靠近海岸；水潮會把船定在那裏的。』

醉樂利答道：『不久就有大陸風的。』

『也許不久就有太多的風，』同伴又說。『那個風帆在一隻無甲板無水手的船上，真是傻透了！……看那些黑綫，和那些在空中飄着的髒破布，看那些水上的煙霧。「鬼魔」在預備作怪了。』

站在碼頭的邊上，船長樂貝磁也同時注視「愛儂兒」。當他再看不見時，他才爬上一個燈塔，從塔上一望過去，百又可以大約看出到海外十英里。海灣上明明起了暴風，他看見「愛儂兒」取下第一接檣帆。



隨後，被雲全遮着了。

海港上火一般的熱。空氣的沉重和一種異常的沉靜麻木了五官。醉樂利回到船艙，不管自己的便去睡了。他被船板上的鬧聲驚醒：人們正在收起一根鐵鍊，再下一次的錨。上面有一種喧嘈，取下帆杠桅竿，放鬆索纜，投下鐵鍊。天是漆黑。海看來好像同鉛片般的固體光滑，上面蓋着油光光的泡沫：陣陣的風掃蕩過去激不起一點波紋，大點大點的雨落在海面上跳躍着，似乎不能穿透水面般。漁船成羣的迅速的混亂的流過；可以聽見吹哨聲，命令聲，吶喊聲。忽然來了一陣可怕的雷聲把所有這些人類喧嘩掩滅了。

二十分鐘以後，天空有點明亮起來，醉樂利與樂貝磁憂心望着海，想探看雪梨的船在許多散漫的小艇間。海上連船的影子都沒有。

\*

\*

\*

\*

\*

\*

在海灣的另一邊有兩位女人正期等着消息。瑪麗心中不安定，壓迫。夏天的炎熱使他恐怖。就是在如此的夏天小維廉死了，她畏懼的看着臂內的小孩。他似乎身體健康，但她站在涼臺上凝視如此美景，仍然是悲傷。她的兩眼充滿了淚，她也不知爲什麼道理。「可是」她思索，「當他，當我的雪梨歸來時，我就高興了——他將安慰我；如果我的孩子，他將醫好他，鼓勵我。」

禮拜一，姐恩到她丈夫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禮拜六。他說雪梨還在皮薩耽擱，「可是倘若禮拜一他還不來，我就一人乘別的船回來，至遲禮拜四下午等着我。」這個禮拜一是死神的禮拜一，——暴風雨的一天。

但瑪麗與姐恩從未夢想到這樣小的「愛儷兒」在這樣的天氣能放在海裏。禮拜二，下了一天的雨，海是平靜的。禮拜三，從梨吉活吹的

風很好，幾隻別的小船來了。有一位船主說「愛儷兒」禮拜一就動身，但瑪麗與姐恩都不相信。禮拜四又是一天好風，這兩位女人在涼臺上不停的渴望着。每分鐘她們希望看見小船的高帆增高海角兩倍。中夜時她們還在等着，但不見半隻船，她們這才怕起來（不是怕那件真的發生——她們怕的是疾病或不幸的事使他們的丈夫在梨吉活耽延。夜晚愈深了，姐恩太悲愁，因此決定次日雇了一隻小船親自到梨吉活去。但第二天起了逆風，沒有水手敢冒險。

正午，信來了。有一封是項德寫給雪梨的。瑪麗周身發抖的拆開看。項德寫：『請示知我們你歸家的一切情形；因為自你禮拜一動身後天氣太壞，我們正掛念着呢。』

這封信從她的手中掉下。姐恩拾起來一看，說道：『那麼，一切都完了！』

『不，親愛的姐恩，還沒有完，但這個疑案令人可怕！跟我來——我們一同到梨吉活去。快快的去，去決定我們的命運。』

從勒立其到梨吉活的道路要經過皮薩。他們暫停在拜輪的家裏想打聽有無消息。他們敲門，一位意大利女僕叫着『誰？』因為天色很晚。拜輪已經睡覺，但伯爵夫人滿臉帶笑，下樓來會他們。一見瑪麗的面色可怕，非常蒼白，像大理石一般，他站立着，受驚了。

『他在那兒有雪梨的消息嗎？』瑪麗說。拜輪尾隨着他的女主，祇知雪梨於上禮拜六離開皮薩，禮拜一遇了壞天氣乘船起身。

雖然已經中夜，但這兩位女人不願住宿，繼續走，早晨二時才抵梨吉活。她們的御夫引她們走錯了旅館，又找不到醉樂利，又看不見樂貝磁船長。她們不脫衣服的躺在床上，祇好等第二次。六時她們拜訪城中所有的旅次。在地球旅館時，樂貝磁來遇她們，帶了一張報告最壞的消

息的面孔。她們由他那裏才知道那駭人的一週內所發生的一切。

可是也不見得就絕望了。「愛儷兒」也許被暴風吹到哥爾西加，到愛爾巴，甚至於更遠的地方。他們派了個驛卒沿着海岸從這村到那村，目的是想尋找消息，上午九時，她們離了梨吉活回到喀色曼黎。醉樂利也一塊兒去。經過維亞銳吉阿時，他們才知有隻小船，一個水桶，和些瓶子，扔在海邊。醉樂利去一看，認出來是「愛儷兒」船上附帶的小艇。但也許有這種可能——他們覺出在暴風雨時這隻小艇的笨重麻煩，因此把它扔在海裏的。

當姐恩與瑪麗歸家時，村人正在宴會。跳舞的，狂笑的，歌唱的鬧聲使她們終夜未能睡覺。

大約五六天過後，醉樂利曾經懸賞說無論誰祇要報告他消息，都

有獎金，被叫到維亞銳吉阿，那裏有一具爲海水沖蕩過來的屍首。難以注目的一具屍首，因爲臉和手和未被衣服遮蔽着的身體的各部都拿魚咬吃了。但是那高長纖細的形狀，短衣，一個袋裏的蘇服克理斯全集，一個袋裏的濟慈詩集，（）使他更回想起這位讀者正在讀書時，立刻又把書扔在一邊，這一切一切對醉樂利太熟習了，以至於不能懷疑這具破爛的死屍，不是別人，就是雪梨了。差不多同時，維廉司的屍首也在不遠的地方找到，更破爛些，再過三個禮拜，第三個屍首又發現了，那是查爾士威威安（是小孩水手），大約距前兩具死屍有四英里遠。那僅是骨骼罷了。

醉樂利暫時把這些遺骸埋在沙裏以防海水的沖洗，便拼命向喀色曼黎奔去。

他停在門檻。一個人都沒有……大廳裏燃着一盞燈……成者這

兩位寡婦正在互相計劃新的希望……醉樂利想到他在那裏最後一次的拜訪。那時，兩家人都在涼臺上，涼臺幾乎是在如此平靜清澈的上海中反映着天空的每顆星。維廉司曾經叫道：『美麗的夜晚！』醉樂利曾經乘了「博利娃」划着，停在海灣裏。從遙遠地方，他曾聽過姐恩伴着琴唱些快活的歌調。雪梨的驚人的笑聲曾響遍了沉靜的夜晚，他曾惆悵的回望着那些人，那些人在他看來是全世界裏最快樂最投合的。

一個叫聲打斷了他的沉思。乳母加特倫那經過大廳時，看見他在門口。他走上樓，不做聲的進了屋子，瑪麗和姐恩正坐下等着。他說不出一個字。瑪麗雪梨的櫻色大眼帶了可怖的專一呆視着他的眼。她嚷道：『沒有希望了嗎？』醉樂利不回答，出了屋子，叫僕人把孩子們領到兩位可憐的母親面前。

(第三十六章註)

(一) 耶胡 Yahoos 英國大文豪 Swift 著古佛歷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共分四部，中有一部述某地某民族叫着耶胡，異常醜觀。

(二) 濟慈 Keats 英國十九世紀偉大的詩人，詩中多豐富帶感覺的字句，最有名的是他的幾首 Odes。

第三十七章 餘波

瑪麗願意把雪梨葬在羅馬塋地，離他們的小男孩不遠，他曾經說這地方很是美麗；但衛生部的規則禁止一個已埋在生石灰的屍首再遷移到別的地方。因此醉樂利纔提議把這些遺骸在海岸上焚燒，依照古希臘人的風俗。決定了舉行這個儀禮之後，他通知拜輪與項惠（他



們都願參加）而他自己却乘着「博利娃」來。達斯甘梨的官吏派了一小隊兵帶着鏟與鏟。

維廉司的骨骸掘出來了。他的朋友們圍繞着站在燒焦脚的鬆沙上，看着兵士們工作，好奇的恐怖的期等死屍的出現。一張黑絲手巾拖出來了，隨後又有些麻布塊，又有隻裝着腿骨與脚的靴，隨後就是一大堆不成形的骨與肉。祇須一碰，四肢就從身上瓦解了。兵士們用的是長柄的火箸，鉗子，長竿，鐵鉤子等等……這一切器具都像一種受罪的刑具。

『那是人體嗎？』拜輪叫道。『唉，不如說像一隻羊體！』

他大受感動，努力把情感藏起來，因為他以為被感動是近於婦女性，近於肉麻，所以他才裝出冷淡的神氣。當他們舉頭骨時，『等一會，讓我看看顎。』他說。『我能觀察牙，認出與我談過話的人。我總注意別

人的嘴，嘴告訴我眼要含隱的秘密。」

一堆火葬的柴已經預備妥當，醉樂利點火，木薪如此乾燥，火燄立刻猖獗，熱氣把旁觀者逼退很遠。正身和頭顱燃的特別厲害，發出不可描寫的光明與純潔的銀白起波的形狀，同火花混在一起。火光慢慢有點滅時，拜輪與項德扔乳香、鹽和酒在火裏。

『來，』拜輪忽然說，『讓我們來試試淹死我們朋友的這些水的力量……你想他們走了多遠船才沉的？』

也許同他的悲傷混合一起的念頭就是——他曾游過赫勒斯彭海峽，絕對不會讓他自己淹死在這樣比較不危險的海裏。

他脫衣跳入水中，游泳出去了。醉樂利和項德跟着他。等他們回頭看火堆時，祇是一小塊光燄在沙上燃着。

次日對於雪梨也有同樣的禮節。他埋在沙裏，更近維亞銳吉阿，在海與一株松樹之間。

天氣真可愛。在強烈的日光裏，黃黃的沙和深紫色的海生出驚人的襯映。在樹梢之上，還帶着雪的阿彭萊茵山用似雲一般的背景點綴天空——雪梨最愛這種風景。鄉間所有的孩子都圍繞來看這樣非常的禮節，但無人說一句話。拜輪自己却沉默深思。「呵，鐵一般的意志！這就是你的力量所剩下的一切……同蒲羅迷沙一樣，你反抗大神，唉，如今呢……」

兵士們挖了幾乎一點鐘，還尋不到那地方。陡然間挖了一下，隨後就有一聲低沉陰抑的聲音，這才告訴他們說鐵具已經碰着頭骨了。拜輪發一陣抖。他回想雪梨在藜蔓湖上遇了暴風時，兩臂交在胸前，看來雖然勇敢，其實祇是柔弱，一切情形當時真能象徵他的一生。「人們怎

樣不了解他！我從未見過這般良好不自私的人。他是最完美的君子。屍體被石灰包裹，幾乎全被燒成炭質了。於是又投了些香油，鹽在火燄中，還有更多的酒倒在雪梨的死屍上，這些酒比他在世時所喝過的還多。劇烈的熱度使空氣爲之震顫。三個鐘點之後，心是異常的大，還未燒成灰。醉樂利把那顆心從火裏抓出，手被火燒了。頭顱的前骨被鐵具撞了一下，現在分開了，腦漿迸出沸着，燒着，熬着，這樣過了很久。

拜輪不忍再覩了。同前一天一樣，他脫了衣，游泳到停在海灣裏的「博利娃」。醉樂利收集起骨與人灰，放在他帶來的一個橡木匣裏。村中小孩瞪着大眼看，彼此相告：這些骨頭祇要一到英國，死人又會活的。

現在來說說這段故事裏的別的演員的下落。

男爵提牧士雪梨活到九十一歲，死於一八四四年。他給一點錢與瑪麗，但她要答應在男爵未死之前，不能印刷她丈夫的遺稿，也不能替他作傳。他死時，貝洗富羅綸絲承受爵位和財產，哈淚葉的男孩十一歲就死了。

同樣的不幸連絡着兩位寡婦——瑪麗與姐恩。她們住在意大利很久，後來又住在倫敦。雪梨的朋友們對她們太忠心，所以醉樂利向瑪麗求婚，再晚一點，懷疑主義的荷格向姐恩求婚。瑪麗拒絕了，說她以為瑪麗雪梨這個名字太美，願意她的碑上刻着這個字。姐恩答應了，但必得承認她從未與維廉司結過婚。她還有位丈夫在印度。這並不使荷格難受，這反而使他們兩人免除一切禮節。他們從未分離，表面上看來很為適合。雖然荷格是位精確勤奮之士，但他是位平凡的律師；他雄辯的激烈的辯護着。快老的時候，他成爲一位膽小無興趣的老先生，成天讀

希臘文拉丁文來消磨時間，忘却疲倦。

克萊爾仍住在大陸，是俄國的女管員；男爵提牧士死時，承受了雪梨留給她的一萬二千磅，因之經濟不再恐慌。

越年紀老，這三位女人越常吵鬧。姐恩對人人宣佈說在喀色曼梨的後幾月，雪梨祇愛她一人。這些言辭老在瑪麗耳邊重複，使她大怒，以至於她永不願再見姐恩。慢慢的，迷蘭達變成老婦，有點耳聾，但仍是可愛。當她談到「詩人」時，她的兩眼仍閃着光。

許多年之內，克萊爾努力寫一本書，書中他想借雪梨與拜輪與她自己的例，來說明對於愛情問題是如何需要世俗的意見。但是，因為有腦病，她祇得停了許久不寫。她死在富羅綸絲，那裏她當了羅馬天主教徒，專做慈善事務。

一八七八年春天的一日，一位少年因為收集拜輪與雪梨的材料，

來向她要關於兩位詩人的紀念品。當他說出這兩個名字時，老婦繃皮下現露一股微笑，羞澀的但滿了的希望，這微笑使她十八歲時如此迷人。

『好吧』她說，『我想你同大多數人一樣粗魯，以為我曾愛過拜倫？』

於是，他驚異的看着她：

『我的小朋友，』她說，『總有一天你會更清楚女人的心。我被拜倫炫惑過，但那並非愛情。那也許可以慢慢變成愛情，但從未有過。』

周圍靜寂無聲。客人略躊躇一下，問道：

『你從未愛過麼，夫人？』

一陣玫瑰色漲滿了枯癯的面頰，這次她不回答，祇呆看着地。

『雪梨呢？』他低聲道。

---

『用我的全心靈，』她答道，眼睛仍不向上看。  
跟着，很迷人的嬌媚的，用摺着的扇她輕輕擊了他的額一下。

(完)



標商冊註



(6262)

**0.95**